旅行雜誌

第十九卷 第三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

中國旅行社印行



石梁飛瀑

重慶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地　址：重慶陝西路二十四號

電話：四一〇四〇 / 四一〇四五

電報掛號：一五七九

分支行共卅餘處

復興實業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分支行處

總行暫遷芷江

重慶　貴陽　吉安

南平　洪江　安江

靖縣　沅陵　北碚

湘鄉　漵浦

重慶分行　第一模範市場　電話四一九八五

和成銀行

辦理業務

存款：利息優厚

匯兌：手續敏捷

儲蓄：基金穩固

總行——重慶中正路

昆明分行——寶善街

通匯地點

上海　屯溪　長沙　柳州

衡陽　貴陽　資中　南充

遂寧　閬中　成都　雅安

康定　西昌　會理　樂山

瀘縣　宜賓　涪陵　合川

化龍橋　沙坪壩　磁器口

魚洞溪

重慶分行

聚康銀行

總行：貴陽省府路

分支行：安順・畢節・都勻・內江・赤水・五通橋・

行址電話

重慶陝西路

四一四九五

重慶中南銀行

本行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手續迅捷簡便存款利息優厚備有各種存款簡章承索即奉

地址：重慶第一模範市場廿一號

電話：四一七七七　電報掛號：一五一一

總行：上海漢口路一一〇號

浙江興業銀行

遜清光三十三年創設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行址　第一模範市場二十七號

中英文電報掛號　八六七五

電話　四一二三七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開展旅行事業

第十九卷　第三期　目錄

編者與讀者……編者　一
紀游文章
興龍山之遊……克齋　二
北泉雜詠……奥[illegible]　二
峨嵋雲海……黃大受　四
旅程紀述
天台山遊蹤……張列文　七
一般新的旅行……吳秀中　一四
青海南部旅行記……李式金　一五
成都坊巷古蹟考（續一）……李致剛　三八
西南行（三）……孫芳　三九
櫻園書藏集詠……張繼等　四七

民國十六年創刊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陷區報導

從東北歸來……趙如晦……四八

成都坊巷古蹟考（續二）……李致剛……五八

淪陷七年之上海景象……覺人……五九

游蹤處處

蒙自的辛酸回憶……周革農……六五

塔兒寺瞻禮……止戈……七〇

海外風光

孟買驚濤……程志政……七七

旅黔雜綴……柴髣陸……八二

苗族特寫

貴州安順苗夷喪祭習俗……陳國鈞……八三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版

茂華商業銀行

辦理

存款 放款 貼現
匯款 儲蓄 信託
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竭誠為社會服務
盡力謀顧客便利

地址 重慶鄒容路
電話 四一二五七

永利銀行

資本收足國幣一千萬元

經營商業銀行業務

★營業要目★

存款 放款 貼現 匯兌 押匯

★分支行處★

成都 西安 蘭州 廣元 寶雞
平涼 達縣 合川 南充 窍角沱

總行地址
重慶陝西路一百二十九號

電話
總行 30814
業務部 49414
電報掛號 1702

[illegible]

辦理各項儲蓄存款

通匯地點國內各大商埠

勝利銀行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手續簡便 服務週到
如蒙惠顧 無任歡迎

總行 重慶陝西街
電話 四二〇六九

編者與讀者

這一期內容，可向讀者介紹的，有吳秀中先生的「一段新的旅程」，作者由川滇東路到重慶，在途中敘述到時候，遭幼兒之喪，文中充分表現出偉大的母愛。作者在艱難的旅程中，冒着風雪，苦霧，懷着渴望與光明，雖已抵達，不幸遭逢命運的支配，[illegible]醫藥的延誤，將可愛的幼兒摧折了。當我們讀了[illegible]向亡孩訴說的一些話，是深深地感動了，人類總其有同情心的，這一種率真的文字，會在我們胸懷間發揮，而不容易消滅的。

「青海西部旅行記」，原[illegible]交通[illegible]組織的考察團，考察青、甘二省的交通，作者[illegible]先生，其團員之一。此團的行程，由蘭州出發至西寧，經青海湖，柴達木的東南隅，沿黃河上源，越巴顏喀拉山，渡通天河而抵玉樹，復由玉樹入康，至昌都，渡瀾、怒二江順流而下，經雲南西部以到大理，計共時半載以上。這一篇「青海西部旅行記」，僅錄過扎陵湖至玉樹的一段，雖然是民國二十九年的事，但內容仍甚真實而有趣味，我們可以讀到很多陌生的地名，知道旅行團一行人所遭遇的艱險。

在本期中，有兩篇關於淪陷區的文字，其一是趙如晦先生的「[illegible]東北[illegible]」，另一篇為覺人先生的「淪陷七年之上海景象」，無疑地，都是動人的血淚文字。如果，我們對於東北或者上海來到內地，讀了這兩篇文章，以親身體會所得，一一印證，當有切膚之痛，而久居在大後方的人們，細細閱讀一過，必可知道在淪陷區的同胞們是怎樣在水深火熱中苦度？現在盟軍已在中國海岸登陸，於解放淪陷區的前夕，我們應該有一個認識，認識敵人的卑鄙無恥，從這兩文中，提供了不少寶貴資料，請讀者注意。

[illegible]元齊先生的「西行鴻爪」，共計七篇，自去年起，已陸續在本誌發表了。本期刊載的「雁蕩山之游」，是最後一篇。每篇自成段落，無論[illegible]，[illegible]，則對於[illegible]，[illegible]有正確的認識。

「天台山遊記」是一篇同樣性質的稿子，但是我們並不嫌其重複的在明媚的春天中登載出來，此其原意，蓋在於激發讀者依戀東南佳山水的精神。尤其是[illegible]杭州中的江浙大[illegible]從這篇短文裏得到一些慰安。故鄉的一草一木，一邱一壑，無時不在我們夢魂縈繞之中，譬如這天台山的景遊勝蹟的，本不知有多人，而本誌所刊登的天台遊記，也僅許多篇之一，或許常被大家忽略過了，現在重讀斯文，必倍覺可喜之感！我們期望明年此日，流亡在大後方的人們，重返故鄉，同作天台山之游，山靈有知，應以清新美麗的姿態迎候我們！

程志政先生所寫的「孟買驚濤」，為印錫隨軺錄的第三篇。由於編者的請求，程先生寫述每期文字，多各自成篇，而每篇的資料，又都有其中心思想，但在整個遊記言，仍保持前後一貫的聯繫性。這一篇「孟買驚濤」，係描寫孟買大爆炸後的實況，作者親歷其境，[illegible]險述，所以寫來有聲有色。程先生[illegible]，非常親切，讀來毫不費力，我想大家都具有同感的。

本誌自桂林撤退，遷[illegible]以來，[illegible]已逾十月。由於印刷和[illegible]作的困難，[illegible]期二三個月，經努力[illegible]，[illegible]本同週，近期[illegible]，此後當能按[illegible]期[illegible]一[illegible]

承各方[illegible]

[illegible]待，日前[illegible]無法[illegible]還有外[illegible]之稿件，[illegible]特別之稿、[illegible]，與本誌商洽後刊登，篇幅有限，亦非得已，並請原宥！

本社所舉辦的大學生獎學金徵文，原定去年十二月底截止，關於各地同學來函，以戰事關係，交通梗阻，獲悉徵文啟事之時，已屆截止之期，囑為展期至暑假一節，本社當即照辦，決定展延至本年七月底截止。目前已收到各校同學來稿不少，但我們還熱望愛好寫作的青年同學，千萬莫錯過這個機會，因為這一回徵文，除了爭取優勝而外，將以佳卷刊成專集，凡是大後方每一個角落的事事物物，彙列一編，真是一件有意義而且富於情趣的事。現距截止之期，尚有四月，各地同學，請自即日起執筆。 編者

興龍山之遊

无一齋

興龍山在榆中縣境內，離蘭州約四十八公里，山分東西兩脈。中間一條溪澗，水盛時急流如瀑，噴珠濺玉，自成一景，乾涸時瘦石見骨，清流無聲，風景減色不少。我們遊山的時候，適逢雨後，得觀臥瀑，跨澗有一橋曰雲龍。其建築法則兩兩以巨木作挑樑，逐層架疊，漸向河中心伸出，至中間聯接而成橋，蘭州這一類橋甚多，名握橋，就兩臂伸出，在河中心握手也。雲龍橋跨澗而造，無非將東西兩山的風景，聯為一氣。我們先上東山，經山神殿曲折至太白宮、元太祖成吉思汗之靈櫬，即停駐是處。守靈的蒙古人，為數不多，據告初移靈時，全山廟宇，俱為隨靈來的蒙古人員所佔，現已絡續減少。櫬為一銀質方匣，形如小手提箱而高倍之，[illegible]供桌上，置香匣以末香滲成廻篆，一端燃點，可延燃數日不熄，與吾人書齋內所焚之「芸香」相同。靈櫬外罩紅色綾套，插[illegible]上有丈八戈矛，據護靈人見告，即係太祖征討歐亞兩洲時所用之武器。桌上另供有矛頭數個，云亦係太祖作戰時遺物。我們以工程師學會團體名義，前往謁靈，自不免有一些簡單禮節。禮畢之後，致謁敬（謁靈繳費故杜撰謁敬兩字）兩千元。太白宮地位極小，二百餘人已無回旋餘地。建築則尚整齊美觀，遙看西山，烟巒雲樹，如在几席間。

成吉思汗的陵寢本來是在伊克昭盟札薩克旗的伊金霍洛（鄂爾多斯），設七個旗，名叫達拉特，杭錦，鄂托克，札薩克，郡王，準格爾，烏審。除札薩克旗，是封給太祖的功臣外，其餘都封給太祖的六個兒子的。七旗之外，另有達爾罕族，為太祖守靈的達爾哈特所居住。太祖死時，即指定他生前拱衛軍五百戶為護靈隊，蒙古名字就叫達爾哈特。伊金霍洛的靈櫬，為三個蒙古包，一個儲太祖和他的皇兄的靈櫬，一儲祭器，還有一個為祭禮官的住所。太祖妃子的靈櫬，是在小伊金霍洛的地方，也是儲於蒙古包內的，離沙王府不過十五里。大伊金霍洛離沙王府三十里，後代的蒙古人，均視大伊金霍洛為聖地。在離大伊金霍洛九十里的蘇泊淖，為保存元太祖的長矛，和四個小矛的地方，也分開在兩個蒙古包內儲藏的。蒙古人尊敬太祖的遺物，無異太祖的靈櫬，此次中央因敵偽有盜靈的企圖，並有鼓勵阿王武裝移靈的陰謀，所以特派專員到扎薩克旗，赴伊金霍洛啓靈，二十七年七月一日安抵榆中的興隆山。現在隨靈來山的達爾哈特，有三十六人，尚有一九一師的隊伍一連，駐山警衛，並由行政院命令組織成靈保管委員會。（此李孤帆君所述護靈人語，轉錄於此，俾知梗概。）

出太白宮，再登山巔，中經祖師殿，三官殿，玉皇殿，靈官殿等處，規模狹小，建築亦均陋劣，都為護靈之蒙古人

員所居，無可瀏覽，均未入觀。至山巔有太白泉，屋宇甚小，位置極佳，叢[illegible]四[illegible]，濃陰匝地，極目環顧，身處大森林之中；木之高者達數十尺，圍可數抱，小亦徑尺，遠望彌漫，如置畝間之禾麥然。蘭州四郊之黃土嶺，童山濯濯，寸草不生，到此森林蓊鬱，自覺景象驟變，成爲蘭州名勝，固極宜也。現已定爲國有林，周密保護，不許採伐，若干時日之後，其茂盛自可推想。徘徊移時，猶留連不忍去，出太白泉，急足下山，再去西山。

西山一名棲雲山，山麓的左側，有一扶坪，名叫東嶽台，因爲那裏建築了一座道觀，叫做東嶽行宮，故名。觀屋甚多，在東山遠眺此觀，亦覺屋瓦琳瑯，自成一景。但到此近看，則破敗畢露，實不足以供山林點綴。由東嶽折回山麓，路左有招待所一座，爲×××官邸，全係摩登建築，完成於三十年年底，熱汽管衛生設備浴室餐廳等應有盡有，面積雖小，而屋宇之結構設備均佳。屋外有平台一方，花木參差，在此周眺，則前對東山之五峯，右臨深谷，左憑東嶽台，後倚西山，足稱勝境。出招待所再上西山，路雖羊腸，但甚曲折清幽，耐人尋味，坡度甚平，步履亦易。每在曲折處，築有平壤，建有道觀，規模不宏，具體而微耳。如朝元觀，上天梯，風月嶺，黑虎殿，二仙洞，靈觀殿，白雲窩，壽星菴，七星嶺，雷祖殿，自在窩，混元閣，通天柱，（峯頂）或以地名，或以觀名，無非點綴名山，聊作如是觀耳。林木幽邃，一如東山，峯巔遠望蘭城，則黃河如帶，臯蘭聳峙，大西北氣象，盡在目前了。

北泉雜詠

吳　缶

松林別墅

林際宵初潤，嶺雲白未平，春來纔幾日，霽色滿郊闉。

北碚泛舟遇雨

雲壓千山黑，雨洗一江明，七里[illegible]烟艇，風光繫客情。

嘉陵江客航

帆影溪光動，棹聲客夢搖，睡起朦朧坐，宵川暗相招。

峽雨

嘉陵綠未褪，園徑香泥深，峽雨幾番雨，春光何處尋？

游泳池晚浴

夕照半沉水，月光[illegible]浮天，柔波人欲倦，溫峽月初妍。

三花石道中

微雲山入夢，細雨草成烟，麥浪侵坡[illegible]，豆花明屋邊。

金剛碑遇驟雨

濃煙咽寒日，雲氣散秋濤，雨吞諸山失，渾疑白霧高。

[illegible]晨看山

清[illegible]簾幙捲春寒，極目遠山入畫欄，洗出蛾眉濃更好，美人端合浴中看。

不寐

綠屋欲隨涼風起，啼鳥頻催曉月低。何處笙歌猶未歇了一庭清露夜深共。

峨嵋雲海

——峨山會記之三——

黃大受

峨嵋山峙西蜀中，秀甲天下名隆隆，中有仙厓多奇景，縹渺無際白雲封，我[illegible]楚狂[illegible]止，蹤跡直上最高峯，借人導我游觀盛，報道雲海起溶溶；絪縕絕似衣無縫，山河大地付溟濛，突成三尖成島立，[illegible]約蓬萊宮，定有仙人偕玉女，手採靈芝與芙蓉，有時[illegible]驟與湧，喧騰一片耳為聾，有時流霞絢成綵，赤城高燭林谷紅，欲窮斯景目睛喪，幻像更僕難數終，廻瀾先世遺手澤，尺幅汪洋閱雲龍，名流魁宿競舐筆，墨海翻瀾今猶濃；（先祖父樹齋公於前清道光戊子典試江南得雲龍圖本極精題者皆當代鉅公）峨山之雲其世出，挾龍有澤代天工；宙合塵氛都洗滌，化行南朔與西東；卿雲爛兮且復旦，有虞盛世將毋同；我如孤鳳翔千仞，高唳一聲震長空。

先伯父黃聯芝登峨嵋絕頂觀雲海歌

凡是高山，都可以看見雲海；而且乘坐飛機，高翔在天空時，更容易看見雲海，雖然也是茫茫大觀，但它覺不及峨山雲海來得更有趣，更壯觀。

中國本部的高山，高度都很低，像峨嵋山三千多公尺的極少，北方和東南一帶的山，雖有些是孤立在平原中，但高度均在一千五百公尺上下；西南一帶雖多高山，但多是在高原上，看不到平原上雄聳的氣概，而且是萬山重重，翻山越嶺，游山的興緻都減低了，對雲海的欣賞，自然減色。至於飛機上看雲海，因為心神不安，而且過限雲烟，不容停留，好景也不能多欣賞一下，真是憾事，惟有在峨眉山，却可以免除這些缺陷。

峨眉山因為是處在四川盆地邊緣，峨眉縣城離山腳十五里，就是在平原中心，再向東九十里到岷江邊的樂山，也是一大塊平地，中途只有幾個小山坡。由峨眉縣城向北，除了夾江以北有些小山以外，一直是平地連結到成都平原，因此有人說在成都還可望見峨眉山呢！事實上據筆者經驗，成都看峨眉山是極不容易的。峨眉山便因為在平原旁邊突然地向天矗立起立，加上有三千二百公尺的高度，特別地雄壯，渾偉。在山頂上向東向北，有極大一塊的平地，來作欣賞的背景，眼界是何等的遼闊！加之向西向南，却萬山重重，一山更比一山高，真是奇絕妙絕。在如此的場所，來看雲海，當然值得我們大大的留戀徘徊！

我們知道，峨眉山分成四部分，叫大峨、二峨，三峨，四峨，我們通常所游的，都是大峨山，二三四峨雖然也有雲海，但是和大峨較低的地方去看，並沒有多大分別，筆者就從山下說到山上。

看雲海，需要在相當高度的山上看，至少要在千公尺上的山頭，才有機會遇着，因爲峨眉山的雨景很多，所以雲也多，山下固然可以望見山上的雲，但只是看雲而已，看雲海，是要居高臨下，鳥瞰式方看得到。

從伏虎寺上去，新開寺山可以看見雲海，但嫌地勢太低，看不見茫茫大觀，雲只是在山谷裏飄來飄去，像層稀薄的霧籠罩着山林樹木。

清音閣下黑龍溪，過洪椿坪蛟倒退到孤立一峯的大坪，可以欣賞到雲海，大坪是峨眉山的一孤脈，孤立在羣山之中，四周圍繞着許多的高峯，而大坪之下，也有小山峯環繞，每當微雨時候，就可以看見山谷裏雲冉冉而出，漸漸由稀到濃，一層一層，堆積起來，像一個小小的雲海，我們立在大坪的峯頭，看見四周的雲，像飄絮似的浮來浮去，也是非常美妙。四周環繞的高峯，就像是海中的島嶼，我們不過是站在數百羣島中的一個島上，看島中的海而已；假若我們作爲爲自已已經是在海島上了，那末，松濤不是變成了海濤嗎？一陣陣風吹來，處處山上的松林，都漸漸地擺動，由遠而近，由外邊到裏邊，濤聲由小變大，由緩變急，有時風大些濤聲也像海潮一般，洶湧而至，閉目遐思，這不是在羣島中。又是在什麼地方？

然而當風停了下來，只有那微微的松濤聲，你也許以爲這是風平浪靜的時候吧！雲海平平靜靜地，在羣山中半腰中流來流去，一片和平安靜的氣概，令人也覺能安適，恬然自得，在大坪，只有在陰天，才有機會看到雲海，晴天，便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山峯」，才可如願以償，而且大坪看雲海時，頭上常常還是滿佈密雲，我們是置身在雲與雲間，山與山間呢！

再上去到華嚴頂，是孤立一峯，突起在半山之間，東下是萬年寺大道，西下再上陡坡，經鑽天坡上洗象池。華嚴頂因爲孤立，所以也看得到雲海，除了比華嚴頂高的洗象池，弓背山，和絕頂三峯不被遮沒以外，全都滿佈了雲海，這裏松樹很少，就是風起，也難得有很大的濤聲，不過只是看看波濤洶湧的壯觀而已！可是爬過了五里路高的鑽天坡以後，向東看，那就見腳下的華嚴頂，像一個小島在海中。俯視台下的雲海，翻來覆去，浩浩蕩蕩，雲海看不見邊際，而身後却有山林重疊，山林中露出房舍的屋角，到像海上山居的世外別墅，我們置身在洗象池的月台，也正像別墅的露台一般。海在前面奔騰着，風在狂嘯，我們是置身在祖國東海之濱，廻念大好河山，多少名勝佳境，現在都淪陷到魔掌之下，不勝感慨！那年那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欣賞那美妙的風光!?

洗象池的廟宇很大，分成兩層，可以居住一二百人，後面一殿，緊連着山坡，坡後又是山，層層綿綿，直到金頂峯下，所以邵潭秋先生有詩記云：「樓殿壓山山復連，清時有味靜思禪，故應萬壑崩雲穩，洗象池頭禮普賢。」

從洗象池以上，因爲漸漸接近山頂，只要是開闊的地方，都可以看見雲海，不過不及洗象池和絕頂三峯兩處的雄偉。因爲前者有山襯託，造成海上山畔的形勢，而後者則置身一島三峯的地方，四周皆是雲海飄浮，所以恰到好處。

在洗象池和金頂，各十五里之間，有一個接引殿，這廟

很大，雄壯，是山上大廟之一，這裏也值得看一看雲海，而且可以看見佛光，自然這裏的佛光，不及三頂的好，而機會也較少一些。到接引殿，便近山頂，特別令人有清靜自在的感覺，佛意漲深了！邵潭秋先生有詩詠接引殿云：「白雲爆上方，乍開露招提，祁寒被我體，登涉忘痛疲，松杉浩成羣，禿頂黛髮枝，聞是冰雪折，成此形支離，高殿來接引，對此誰能疵？殘僧出凍雲，菜色神安怡；豈非先聞道，迴曬金仙姿，天闕呼吸近，鐘聲撼夢癡，抖擻西來意，齋心還杖藜。」可見接引殿的形勢和多雲了，途中的白雲寺，更是終年為雲所封；雷洞坪下面，懸岩壁立，洞下終年冒雲，蔚為奇觀。

到了金頂或者是千佛頂，萬佛頂，便可看雲海了，有時天朗氣清，長空萬里無雲，然而環頂四週卻是雲層綿綿，除了絕西遠遠矗立在康藏高原東邊的大雪山，瓦屋山、因為它們拔海的高度有六七千公尺，仍然像屏風地遠立天際，餘外遠近的山水，概埋藏在萬尺雲海波濤之下了：

絕頂三峯，有時雲層濃厚的時候，三峯之間，也各自被雲環繞，成了三個小島，彼此站在各島互望，都覺新奇，高聲狂呼，音波顯得很是渺小，呼應也不方便，環頂四周，大概有幾千方里的地方，一望無際，遠處天邊，分不清那是藍天，那是白雲，只有滿眼的雲濤湧來湧去，萬頭波濤，好像有雷霆萬鈞響聲的情勢，可惜頂上樹木很少，我們只是像置身荒島，有時天氣不佳、雲層很亂，天上有好幾層，下面又有幾層，有時雲裏，還可露出山峯，那種奇怪的樣子，真有如入仙境之感：黃聯芝先生有詩云：「登臨不怕白雲封，穿過溶溶越幾重，俯視岡巒齊下拜，振衣人立最高峯。」所以昔人有「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的名句，在這種場合，你把雲海當成大海，便能體會到這種境界的開闊偉大。在三峯上，我們的思潮，也像雲海的雲一樣的翻騰，感覺到宇宙的偉大，人生的渺小，個人的一切，在茫無頭緒的時候，也不是像白雲茫茫嗎？在這時，人的思想，也會像白雲一樣飄然，瀟洒，清趣得很。

「峨山之雲其世出，挾龍布澤代天工，宙合塵氛都洗淨，化行南朔與西東，」這是何等的寫實描繪，有聲有色，如身入其境！

附帶說一說峨眉山的佛光：佛光的道理很簡單，和虹的成功原理差不多，在接引殿也可看見，佛光一定要在中午前後才可看見，光的種類很多，有童子光，淨身光…………等多種，淨身光就是一光如鏡，人可以對照動作，但各人只能看見自己本人：佛光在泰山，廬山，青城山，都可以看到，不過峨眉山看見的機會最多，因為是峨山較高的緣故。看佛光一定在晴天，而且要岩下沒有雲，佛光初現的時候，岩下要現出一層稀薄的雲，才可以反射佛光，到山上看見佛光的機會不多，因為要看天氣的晴朗而決定，不像雲海，一上山多半可以看見。其實，雲海的壯觀，比佛光的奇觀更值得欣賞，近代科學發達，佛光也就毫不希奇，和況又缺之藝術的價值呢？不過遊山的人、自然總希望能看見，飽飽眼福，邵潭秋先生有「金頂見佛光」詩記云；玉地雲鋪就，「金曦過午晴，半規紅艷綵，一氣蜃蜺滋，佛現原吾影，家倚助日精，奇文通造化，妙手不貪營」！真是寫實的佳句！

天台山遊蹤

張列文

寄閒路滬委會滬油比起西北，在蘭約就擱一日餘，客中無聊，遊城隍廟，於一家舊書攤中獲得天台山指南一小冊，路寄交集，書爲寧海徐珠著，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一時恍若獲寶，以法幣四元購歸，而於二小時內讀完。天台一別，迄今已整整五年矣！回憶五年前，抗戰軍興，上海陷落，孫家長命返浙，借讀天台中學，春假中，曾偕同學朱文彬等四人，出發遊天台山而於同月中，因故被迫離散，半年來，患難伴我們相聚，而各人的命運，又被迫分散，命運之神何如此捉弄人耶！茲五年來，海角天涯，同學間音訊杳然。其間雖也曾獲得一點消息，但時過境遷，前時熱情都已消散。閔正師已畢業浙大，文彬、丹梅則在中正、英士，而我一念之錯，一事無成，去年也曾企圖升學，終以時間隔久，功課荒疏，終究歸不能成功，今夏經友人約，遂赴甘肅來隴，客中孤單，倍覺寂寥；

天台山，離天台縣約七十餘公里，循新嵊台公路二小時可達，[illegible]，約可分南北二路，南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曾文晦標新山十景：

「赤城棲霞」「螺溪釣艇」「石梁飛瀑」「桃源春曉」「雙澗迴瀾」「清溪落雁」「寒山夕照」「華頂歸雲」（陳渭十景詩作題「華頂觀日」）「瓊台夜月」「南山秋色」（萬曆志康熙志均易作「斷橋積雪」）。

明僧傳燈撰天台山方外志三十卷，又謂天台山有十勝：

山在下游，高千丈，及見其巔，四面八隅，其間數十里如平地，其勝一也。

[illegible]天海，有[illegible]巖，[illegible]，北眺[illegible]一覽可盡，其勝二也。

俯瞰羣峯，皆在其下，羅列环繞，或如蓮葉，或如花簇，恍疑一朵芙蓉，浮於海上，其勝三也。

僧寺、道院、桑麻相接，鐘梵鳴於上，雞犬吠於雲中，其勝四也。

雖極其幽邃之地，皆明爽開豁，使人襟抱灑然，其勝五也。

山與通衢本近，車馬絡繹其下，勝概羅列其巔，可望而不可到，其勝六也。

山無背向，四面如一，其勝七也。

山有八支，八溪爲界，以華頂爲車軸，山之週遭，如八軸輻，亦如八葉蓮花，其勝八也。

山產異藥，又多肥蕨；黃精，足供饑糧，其勝九也。

山林深遠，卽居民亦有未窮其奧者，可以避隱，其勝十也。

春假前一日，五人來了個聯席會議，五人中，[illegible]，[illegible]十九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我們之間的笑料，一舉一動都引得大家發噱，討論事項極簡單，主要的是調查上山途徑。詢問了幾位本地同學，知道的都並不比我們多，但據告：山上各處都有指路牌，決定行了再講，其次爲費用，預計行程三日，估計每人每日三元，已足應付，當時我們對於這些元錢，並不認作意外負擔。其他文彬提議將[illegible]照相機一只，公推由丹梅負責去借，第二天丹梅果然提了隻白朗尼方鏡箱來，又添些錢買了二捲軟片，此外並沒有其他的預備。臨行各人自帶[illegible]毛線衣一件，以備山中不時之需。

「大中國淸之寺」

第二天天高氣爽，正[illegible]，文彬提了隻小藤籃，盛着五人的洗臉工

且，出天台城小北門[illegible]，過濟佛院和堅字岩約五華里，即抵國淸寺。據傳濟佛院即宋聖僧濟公發祥地，惟正史並無記載，或亦爲前人所假託。堅字岩岩壁正書「萬松徑」三字，字大約七尺餘，傳爲宋時僧指空書。聞前時道旁多松樹，故得名。

國淸寺佔地約百餘畝，寺後自東至西，爲靈芝、八桂、映霞、祥雲、靈芝五峯環拱，左右雙澗迴繞，寺當其中，週圍四五里，古木成林，綠蔭蔽天。綠蔭中，只見黃牆迴繞，殿宇崢嶸，梵宇僧舍，起伏於松翠柏間。寺外聳塔高矗，六面九級，高約三十丈。塔係隋煬帝爲智者大師建，建築很堅固，迄今仍很完整。又有七如來塔排列道旁，題「一行禪師塔」五字，字大約一尺。塔旁澗上豐幹橋，又有「伯夷碣」三字，署[illegible]，寺前有上路一石橋，以唐時高僧豐干爲名。過豐干橋。橋前後爲絕大照壁，高廣均約百餘尺。過橋入寺，道旁立一短碑，高約一尺，題「一行到此水西流」。相傳唐時僧一行抵此，澗水西流，因而著名。一行姓張，唐玄宗時任禪師，玄宗很信奉，曾問「國祚幾何？前途有留難否？」一行對道：「鑾輿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帝再問不答，遂呈小金盒一只，告以至萬里後開看。後安祿山亂，帝幸成都，抵萬里橋，(？)忽憶一行語，開盒則「當歸」一片，不久即亂平歸返，又昭宗初封吉王，唐至昭宗而亡，故謂終吉。

入寺爲寬約四五尺的白石甬道，二旁兩條護欄，外種香樟數百枝，竹大數圍。枝枝挺立。山門有「國淸寺」三字額，相傳爲王弘書。左右爲鐘鼓樓。山門內爲彌勒殿，相好智者九旬談妙，諸天散花，故得名。再前進數百步，有雨花台，上爲大雄寶殿。台下植古柏古樟各二枝，挺立四隅，氣象偉大，二旁邊殿，鉤心鬥角，各抱地勢，相隔約數百步。大雄寶殿供三世尊像，高可齊棟，左右供天神，天將及諸羅漢像，極高大，據稱周熹台岳遊記云：「第十五尊羅漢像常崩，世傳宋濟顛生，而像崩，明甬上屠龍生而像又崩，清康熙末歲又崩……」不知何據。

殿左爲伽藍殿，東南爲方丈室，修竹軒，香積廚。伽藍殿前有古梅一枝，高過牆頭，近土處數尺已蝕去大半，僅留皮層四五寸。殿上題：「洗塵」二字。東方丈室有浦阮元書：「隋唐古方丈」額，前爲修竹軒，明霞浮凡，廳當軒敞，題：「[illegible]松陰」四字，一聯云：[illegible]

參差溪山川，雙澗五峯闢佛國；

雲中絕壁倚，北齊南嶽湖禪宗；

香積廚藏有沙鍋一口，徑約一丈，鍋面有花。相傳云：漏沙不漏米，匪不漏水。[illegible]

大殿右方爲三賢祠、羅漢堂、藏經樓、西方丈室、三聖殿。三賢祠供唐時詩僧豐干、寒山、拾得三子像，三聖殿供阿彌陀佛等三聖像，亦極高大。殿旁有遮陽室，有王右軍「鵝」字石刻，字大如雙扉，題：濟公同治時，呂人[illegible]於殘碑得此殘本，後經名人補題摹勒於此，序稱：得於華頂歸雲洞，不確。

寺內所藏有高麗王「金塗塔」一座，並貯白玉佛一尊，塔高六寸零，寬三寸五分，據說此塔由「吳越國王錢弘俶造八萬四千寶塔，乙卯歲記」。十八字，而供於前佛，前人並無記載。

寺後山上，立有淸乾隆元年敕建國淸寺碑，爲朱倫翰所書，碑旁舊有錫杖泉，傳晉時有曇猷僧，以錫杖頓地得泉，碑上摩刻題字很多，有柳公權題「大中國淸之寺」，米芾書「秀岩」等。

寺創於智顗大師，大師姓陳，字德安，南北朝時，穎川人，十五歲作沙門，初住光宅寺，陳太建七年入天台，陳後主及隋煬帝先後均極信奉，居天台山二十二年，建道場十二所，國淸寺爲其一，死後歸佛龕，著止觀十卷，宋大觀中賜名天台[illegible]，即佛教中之天台宗。大師爲天台十七祖師中之第四祖。按據佛祖統紀方外志天台宗十七祖師題名爲：

初祖西天龍樹尊者。　二祖北齊尊者慧文。

三祖南嶽尊者慧思。　四祖智者大師智顗。

五祖章安尊者灌頂。　六祖法華尊者智威。

七祖天宮尊者慧威。　八祖左溪尊者玄朗。

九祖荊溪尊者湛然。　十祖興道尊者道邃。

十一祖至行尊者廣修。　十二祖正定尊者物外。

十三祖妙說尊者示寂。　十四祖高論尊知禮師。

十五祖淨光尊者示寂。　十六祖智妙尊者繼述。

十七祖法智尊者知禮。

隋開皇十八年，寺與招同體，時為晉王，命司馬王弘柒山建寺。當時智者已圓寂，而國清寺大師先時親手定，並云：「寺若成，國即清」，寺初名天台寺，大業元年改國清寺。唐大中五年重建，敕賜寺額，令柳公權書：「大中國清之寺」。宋景德二年改稱「景德國清寺」，[illegible]雍正十一年又重建，賜額「華宗淨域」。國清寺依然兩平坦，前有一塊照壁，[illegible]像、松本、彌勒、羅閣，附屬都總出一個「大」字，西湖靈隱雖稱東南名剎，惜佛火氣太重，尚不及國清乾淨。作者入川後，經當地八敗吹，曾遊川東第一大剎——花岩寺，（同遊者之一仍為陳銘師）寺在離重慶四十餘華里之梓潼山下，惟位置高低不平，山無向背，係花岩後，而遊賞，雅州一定要數為「觀止」矣！九域志：天台國清與潤州棲霞、齊州靈岩、荊州玉泉，號稱「四絕」。

幽溪道場

經國清寺後，即折入山林，一條鐵路依山開鑿，曲折蜿蜒，漸上漸高。山上青松翠柏，鬱鬱蔥蔥，彷彿一幅青綠山水，將一張八尺直宣，澄綠得醉人眼。路上盤旋而進，由國清寺至此約八里。回顧嶺外諸峯，均在其下，國清寺隋塔巍然挺立，塔後縣城隱現，遙望天台城如琵琶，始豐溪迴如帶，內心樂得欲飛。

由金雞嶺右折而下，約五華里，至高明寺，匾有為題：「高明講寺」四字。

寺為智者大師所建台山十二道場之一，唐天佑七年建寺，門後就高明山，故名高明寺，又號幽溪道場。宋大中祥符時，改名淨名寺，後又改今名。明萬曆時僧傳燈重建，而後又經興廢，最近於清光緒末年重修。

大殿中供三世佛像，各高丈餘，傳云：「係自南海，運至海門，耗時百餘年，後始經起出，費許多人力始達」云云，大殿特為莊嚴壯，壇石下[illegible]大殿。殿內有楞嚴海印三昧增訊碑四塊，該碑為明醫上。按碑所有石碑，高一尺二寸九分，闊一尺五寸，[illegible]「楞嚴海印三昧」[illegible]碑記「一番一尺字，文章[illegible]」[illegible]光緒[illegible]其後[illegible]人仰望徵題。」相傳碑初刊於貝，後十餘年經始於[illegible]之火，後[illegible]尺，另作[illegible]佛殿內，另以梁樓木質之，又有陀羅尼經四卷，為智者大師所手抄，傳云：最初藏於修禪寺，至唐宋時，先後第三卷，後於宋時四明僧元道，智大師譜法，師完第三卷，又另寫末一卷，明嘉靖時調守取去大師手書一卷，後爆見瑞漸來遊天台山云：「末卷乃清護秀可愛，[illegible]大師手書末卷，似尚存。卷末並有康有為等名人題詞。

寺左角有鐘樓一座，民國十二年重建，上有大鐘，重五百斤，相傳鑄於明萬曆時，東南有經塚，為明玉禪師寫經發願之塚，塚上有小塔，題「明玉禪師寫經塚銘」，下有碑題：「明玉禪師寫經塚銘」。

寺左有圓通洞，相傳明傳燈大師，曾在此註圓通疏，故名。四壁鐫刻很多，有「伏虎」「松風閣」，「看雲」等，又有一大「佛」字，徑約二丈，繫僧與寂居。洞外古松數枝，下臨幽溪，四週非常幽靜，

寺內近年香火不盛，只存當家的及燒火和尚數人。我們在寺中午餐，菜餚四盆，無非香菇筍乾之類，清香可口，同學們很吃得高興，只向當家布施，不好使出本來面目，[illegible]就以法幣一元，當[illegible]三種謝，方才收下，作為送出山門外，我們很不好意思起來！

出高明寺後，[illegible]有人講[illegible]，沒有遭到反對，結果大家便默許了，於是踐越上坡：沿同原路，同學中除我外，都在都市中長大，不慣爬坡，[illegible]長在山地[illegible]見高山[illegible]雖不能[illegible]如夾，[illegible]相

夢見鐵之徹了。

台山第一峯

由高明寺返過塔頭，北上六里，過練田淨，抵寒風闕，據云：「冬日過此，寒風澈骨」云云。同學們一面趕路，一面拉雜談天，陽光從樹枝間瀉下來，將人影長長地拖在後面，再前進四里，抵龍王堂，折向東如粲岑，漢高察曾隱居於此，舊有碑書堂故址。天台山產茶，稱：台山雲霧，茶園即在華頂至龍王堂一帶，莊茹芝續茶譜云：天台茶有三品：紫凝為上，魏岑次之，小溪又次之」，自龍王堂至華頂約十五里，四週均係童山，除種茶外，別無其他作物，諒氣候高寒，農作物不易生長，但浙東人烟稠密，荒地極少，倘能利用以造林，不但可增加國庫收入，又可呼發景物。華頂一帶，多雲霧，變化倏忽，聚散無定，有「華頂歸雲」之勝。

華頂寺建於晉天福元年，為德韶大師所創，本名禪覺道場，又名善興寺、智者大師曾坐禪於此，寺曾經數次興廢，閱五十年來曾遭劫四次，最近一次在民國十七年一月十八日。現大雄寶殿正在復興，寺門有王震題「華頂講寺」四字，寺外松柏蒼翠，頗幽緻，有萬工池，大約二畝。

寺外東西二旁，茅蓬頗多。結構精緻，陳設清潔，東茅蓬以興師庵最大，藏有唐貞觀十三年製之金鉢，及綠色正方三寸雙獅鈕玉印一枚。各茅蓬為退院僧所居，聞齋期常住僧一二百人。

當日行抵華頂寺，約午後四時，向寺內登了卯，寺僧招待用點，捧出五碗不大不小的茶葉英蕻芽炒榨麵來，同學們趕了半日山程，都覺飢餓，一時喜不自勝。用膳畢，又招呼各洗了手腳，便踱出寺外來，只見和我們年齡相仿的小和尚，三三二二散在山上山下，他們大都很壯茁，紅光滿面，黑白分明，雖剃光了頭，但一種青年人的英偉朝氣，依然保留着，更覺得可愛。

當晚無話，第二天絕早，天還未亮，寺僧即催促登拜經台，台在華頂峯絕頂，距華頂寺約三里，舊傳智者大師曾西天竺拜楞嚴經處，台為後人所建，然據傅紹方外志禪準登公語：但云西望一十八載，未嘗言拜也。絕頂建一庵，以鐵皮代瓦：四週兩石砌護牆，門前一短碑題「台山第一峯」，又一碑題「智者大師拜經臺」，庵後有降魔塔，已新重建，由庵前下眺眾山，如龍蟠虎踞，作星羅棋佈之狀，近邊峯嶺齊呼朝拱，如蓮花，華如花心之頂，故名頂峯。

抵華頂峯後，天始啓曙，東方微白，一抹紫光，幾已激盪，既而紅光忽斂，天又黑暗下來，一時朔風四起，寒氣襲人，一會兒，只見絲絲地落起雨來，同行寺僧，告以天氣轉變，不能看到日出，[illegible]。

石樑雪瀑

出華頂寺，過楊柳嶺，折向西，下行十五里，抵上方廣寺，寺建於宋建中靖國元年，初有上下二方廣寺，中有石樑，後改石樑旁之曇花亭為中方廣，於是方廣始有三寺。

上方廣寺枕山面水，背後嶺高，寺前金溪北流，又有七如來塔排列道旁，寺內方丈中，名人聯額頗多，如：翁同龢之「方丈」，俞樾之「禪心自得」，阮元之「常作如是」，方丈左邊為羅漢堂，上有五百應真像，羅漢堂前為藏經閣，中藏雍正十三年經文，計十大櫥，每櫥七十二函，每函十卷，有阮元書「三台寶典」額，聯云：

四山淵然環初地，一路飛泉到上方。

為朱倫翰撰書，足為方廣寫照。

沿金溪前進，道旁澗綠不絕，沿溪掩映，流水淙淙可聽，水聲漸行漸大，約行百餘步，過一石橋，右折而下，抵中方廣寺，循曇花亭外石級而下，即達石樑東端，全景在望，上流金溪，會西來之大興坑，洶湧澎湃，層折而下，一出石樑即一瀉而為五十丈之瀑布，響若怒濤，勢如疾雷。正是：

冰雪三千尺，風雷十二時。

同學們一時呆住，憑着欄干遠眺，我的心裏，彷彿回復到一年前的一天——我在軍樂揚抑聲中緩步登台，向即將分別的七千集訓同學怒吼，一時

聞得瀑聲雷動，內心正如怒潮奔放。

石樑長三丈，大約五抱，背稍隆起，其上平圓，自五寸，至一尺五，樑洞高約七尺，腹正書「前度文來」書知府劉樑題，又有「萬山關鍵」四字隸書，百曹掄選泉刻，對面西端有銅鑑一座，高約四尺，寬二尺，餘中鑄五百應眞小像，並有五十二字云：「皇明天啓元年辛酉中秋吉旦，欽差提督九門太監徐貴等，喜助成金殿，永遠供奉天台勝境，石樑橋首，淸涼山從學沙門如壁募建」。

石樑附近有「第一奇觀」，「棲眞命界」，「常住眞心」「瀑布」，「大觀」「噴雪飛雲」「神龍掉尾」「流雪疊花」「石樑飛瀑」「二奇」「嘯風」「飛樑懸瀑」等摩刻。

中方廣寺在山中規模較小，寺面西，相傳爲宋賈似道所建，前爲曇花亭，上有樓，可俯眺石樑，煎茶談天，頗有逸趣，東北出曇花亭，有大篆「震竹洞天」四字書「大宋嘉泰壬戌五月奉議郎知天台縣事晉陵丁大榮書」，又有字一行，「破上人重修」。

由石樑左側而下，爲下方廣寺，寺向東，四週黃牆繞圍，惟無甚可看，寺外密栽細竹。坐殘石上，仰觀古寺高懸天空，絕壁側立千尺，飛泉倒垂，寒氣森森逼人。

丹梅取出白朗尼方鏡頭，對於攝影，五人全爲外行，結果由正師指揮，在石樑下方向石樑拍了二張。不一會，小沙彌在上招手，於是大家先後返抵曇花亭樓上坐地，只見老和尚，已爲我們預備香茗一壺，點心四色，但並不是餅乾炒米麵之類，而是「綉球」，「蛋捲」，「酥糖」，「金棗」各一色，同學們面面相覷，明知不配胃口，只好各取一件，胡亂用了。

老和尚謂：辰光尚早，由此赴「銅壺滴漏」，往返約十數里，去了回來用膳尚趕得及，一時大家贊成。

出曇花亭東行數里，過了幾重山岡，只見一灣淸泉，由南流來，匯聚成潭，水波皎潔，淸澈見底，左右一帶，桃樹數百枝，當時雖已晚春，但山上氣候較寒，枝枝競放，深淺相間，與青山綠水相掩映，煞是好看，大家行得累了，不約而同停了腳步，坐對桃花發呆。

前進四五里，過銅壺村，溪水南來，迫於山勢，已不再對道，衝上下翻騰，銅壺村農舍五六間，座落萬山中，東臨小溪，一條板橋，橫跨溪上，過橋一塊平地，東西約一里，溪邊長滿數株梅樹，一隻大水牛悠閒地躺在地上，我們的行列通過後，村裏跳出數隻大黃狗來，亂跳亂吠，引得長角的小姑娘，也出來了，好奇地睜着圓圓的小圓眼，送了我們一程。

又前進約一里，二旁疏疏落落地長着七八行，小溪約隨路四五十丈，到達「銅壺滴漏」瀑布，由小道而下，抵溪石上，仰觀銅壺正面，只見二岩相抱，狀如大甕，腹寬，而口小，石質光滑，似人工琢成，水由岩頂瀉出，如噴水之狀，故名「銅壺滴漏」。

溪水又下流，迫於地勢，四面散開，瀉落如珠簾，即如水珠簾。

由石樑抵銅壺行爲下行，故來時並不感乏，歸途轉爲上行，重重越過高岡，腹中又覺饑餓，疲憊萬分，沿途行了休息，休息又行，好容易回到石樑，已過日中了！

午膳後，別了老僧，以時光不早，急急趕程，此去萬年寺，約十五里，以時間匆促，同學都覺疲倦，乃放棄萬年之行，且待後日重遊吧！

金庭桐柏

自石樑至桐柏宮約三十餘里，下落幾重山坡，至[illegible]村，附近平林漠漠，阡陌縱橫，與從前道上所見不同，彷彿已抵平郊。

桐柏宮座落桐柏山，外對臥龍、玉女、紫霄、翠微、玉泉、華琳、香琳、蓮華、玉霄九峯，宮居其中，環境清幽，佔地約四十畝，道書稱：金庭洞天爲七十二福地之一，相傳岐早來山爲周靈王太子晉，吳赤烏元年，葛玄於此煉丹，建法輪院，後改爲道院，唐睿宗景雲二年，詔爲司馬承禎建觀，五代梁開平中，改爲桐柏宮，宋大中祥符元年，又改桐柏崇道觀，淸世宗夢道士乞居地，於雍正十三年，下詔，命糧道朱倫瀚重建，並賜額「法海真源」，現大殿已圮，惟紫陽樓山門及東西道院尚存，紫陽樓供大慈圓通禪仙紫陽真人張伯端像，真人與徒石泰，泰徒薛道光，光

徒陳楠、楠徒白玉蟾，蟾徒彭耜，爲道家南宗仙祖，觀內西道院，供伯夷、叔齊石像，色淸白，雕刻古，二像皆冤伯夷、叔齊字樣，按阮文達兩浙金石志記其筆法，不若宋人，當爲唐人所書，孫方伯星衍寰宇訪碑錄，亦引其刻字於此，題爲靈稱：二子爲九天僕射治桐柏山，宋徽宗時，道士王靈寶啓太后，始，得像宮中，移設歸於南宋紹興十一年，建九天僕射祠於桐柏嶺下福聖觀側，明代併入桐柏道院，嘉靖時，令錢甦重建，改名清風祠，清康熙時，台郡宋時聯氏改爲法聖祠，旁供司馬承禎像，又立台郡名賢如：方正學，陳恭愍等二十八人位，以配之，祠存朱翌書「百師與起」額，橋上有齊坊書「介福」片石「四大字，瞭間刊有明隆慶六年，番禺張廷臣撰碑記，民國十二年，復有人遷桐柏宮，爲題「清風祠」額。

觀中尙有唐權倚撰桐柏觀頌碑，徐林風土氏所撰福標木八分書，玄宗御書正書門額，於天寶元年三月立，見抵古錄，寶刻叢編，通志金石略，與地碑目證錄（文記唐文粹），明都穆金薤琳瑯，記此碑僅缺廿四字，萬曆崩碑徙城中妙山，作爲二截，現僅存中截七十餘字，仍藏桐柏宮，茲抄得碑原文如下：

天台也。桐柏也。爾謂之天台。眞謂之桐柏。此兩者同體而異名。同契乎玄。道無不在。夫如是。亦奚必於桐柏耶。非桐柏耶。因斯而談。則無是是無非非矣。而稽古者言之。桐柏山高萬八千丈。周旋八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號金庭宮。卽中右弼王子晉之所處也。是謂不死之福鄉。養眞之靈境。故定觀有初，強名桐柏焉耳。古觀荒廢。則已久矣。故老相傳云。昔葛仙公始居此地。而後有道之士。往往因之。壇址五六。厥跡猶在。泪乎我唐。有司馬鍊師居焉。見雲中。天子布命於下。新作桐柏觀。蓋以光昭我玄元之丕烈，保綏我國家之永祉者也。夫其爲居八重之一。俯臨千仞之谿，背陰擁陽。窈曲而勢。東西數百步。南北亦如之。塊山峨峨。四野哲哲。茂樹鬱鬱。四時恆青。大岩之前。橫嶺之上。雙溪如闘。中天縣開。長澗南瀉。諸泉合漱。一道瀑布，百丈垂流。望之雪飛。聽之風起。石樑翠屏可倚也。琪木珠條可攀也。仙花靈草。春秋芳馥，幽鳥清籟。晨昏合響。信足賞也。始爭南柰。雲姿倚起。洞川北逝。烟嶺相接。東則亞入滄海。不遠蓬萊。西則浩然秀山。無復人境。總括奧秘。觀如秀嶺。蓊元氣以混成。鎮厚地而安鎮。非夫神與僊宅。焉得神晉。其執能致斯哉。故初發天〔之堂。靈口有靈五色，浮霧其上。三井投龍之所。詩有異雲入堂復出者三霄之者昭顯也。然後爲崗室以壁戶。廷階台而勞士。經之紹雅，成之總覽。綴日月以爲光。範雲霞以爲色。花散金地。香通玄極。眞侶子道。是遊斯焦。微我鍊師。熟能興之。鍊師名承禎，一名子微。號天台白雲。河內溫人。晉宣帝弟太常馗之後。祖哉。仕隋爲親侍大都督。父仁哉。唐與。爲朝散大夫。襄州長史。名賢之家。弈代潛德。慶鍾之地。生此仙才。以爲服冕，軒者。綴思者身也。發鏡陳刑者。味爽人口也。遂乃捐公侯之貴。周神僊之事。科錄玅旋博綜無所遺。窮冥爽希。微妙誼可識。無思無好。不欲不食。仰之彌峻。鑽乎其若山。挹之彌深。湛乎其若海。夫其道才練識。聰學多聞。翰墨之工。文章之美。皆忘其所能也。鍊師蘊脩成之德。密崇縉黃軒之明。猶心誠求。佩倪然不可得而勸也。我皇孝思維則。以道理國。叶帝堯之用心。龍許由之高志。故得放曠而處。逍遙而遊。聞鍊師之名者。足以激勵風俗。睹鍊師之容者。足以脫落氛埃。以慈爲寶。以善救物。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允所謂名登僊格。迹在人寰。與不可測已。夫道生乎無名。行乎有精。分而作三才。播而作萬物。故爲天下母。修之者昌。背之者亡。故爲天下貴。況絕學無爲。長生久視也哉。道之行也。必有階也。行道之階。非山莫可。故有爲焉。有象焉。將於斯。若舍其居。孰將奚依。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玄門既闢。不名厥功。朝諸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國賈公名長源。有濟化人。行德養物。嘗謂別駕蔡欽宗等曰。且道以含德。德以致美。美而不頌。後代何觀。乃相與立石紀頌。以齋至道之光。其辭曰。巍彼大台。峨峨崔巍。下臨滄海。遙望蓬萊。邈若天台。呀如地開。烟雲路近。共僊時來。顧我鍊師。於彼瓊台。鍊師鍊師。道入玄微。喻以安坐。凌霄欲飛。與國盛觀。鍊師攸贊。道無不爲。卓哉綸奐。窈窈茫茫。通天降祥。保我皇唐。如山是常。

山門有「勅建崇道觀」五字額，二旁石獅二只，雕刻精緻，前照牆已毀，基址尚存，闊四五丈，厚約二尺，田中又存古碑一塊，刊：「宋乾道二年，尚書省牒白雲昌壽觀文書」

女梭溪流經觀前，向南注入桐柏坑，即成爲桐柏瀑布，二旁印岩，創山極相似，岑上名洞門，北面有透錫泉，甚寒冽。據云：盛於錫瓶中，則滲透於外。

瓊台雙闕

第二日，辭別道人，尋舊山路，向瓊台進發。

約行五六里，過塘裏村，前望岩嶺自山際蜿蜒而出，伸入谷中，凹處如蜂腰，一峯突起，如芙蓉出水，亭亭玉立，即爲瓊台。

下嶺後，我第一個自告奮勇，脫去皮鞋，由石壁蜿蜒而下，又如前向上抵達瓊台。正鋪、文彬、丹梅隨後而至，只有年特不敢嘗試，席地枕石休息。瓊台面積極小，約可容十餘人坐立，上有小松樹數枝松花隨風飄曳着，又有杜鵑數棵，正開放着紅的，白的花朵。一塊石上，鐫「絕妙境地」四字，字嵌紅漆，色尚鮮明。

百丈坑自西北蜿蜒而來，經過瓊台，折向東南而去，二岸削壁千仞，鬼森森如刀山，箭林森聳立，經陽光反射，似鍍金鑲玉，閃爍心弦，遠眺南山諸峯，隱隱可數，不禁有些飄飄然！兒時讀東坡居士後赤壁賦，每讀至「劃然長嘯草木震動」之句，便飄飄然有「出塵」之感！此刻如有鶴來！我將低吟：「鶴飛去兮西山之缺！乎？乎？乎！」

由瓊台下落百丈坑，約五六里，出百丈，要一路側壁千尺，怪石巉峨，幾疑已隔凡路！

出百丈要後，同學大都疲倦，遊興已盡，決放棄探源之行，於是覓路出山，當晚返校。

補「赤城霞起」

赤城山距縣城西五里，天台城，又名赤城鎮，諒即以山名，山平地突起，自下至上，約二里，土色赤褐，遠望層層排列如雉堞，故美其名為「赤城」。

山上東南面多岩洞，如：紫雲、瑞霞、香雲、華陽、餐霞、玉京等，但此等山洞，實即利用山岩凸出處，壘砌樓閣而成，倘比作庚桑、善卷（江蘇宜興縣境）虎家飛龍（貴州桐梓縣境）則謬矣！但大都光明軒敞，宜望天台、始夾，數十里內，一覽可收，堪稱：「快哉」！諸洞以紫雲洞最大，在山麓，俗稱：下洞，相傳：建文帝曾在此駐節，洞內廊檐下有「建文帝夜宿處」碑，致身錄及從亡日記二書，均有記載，惟成祖實錄則謂：帝自焚死，史明古集所據：文質府君行狀，及吳翁庵史彬墓表，均有同樣記載，則帝遊赤城之說，恐不確。

餐霞洞，清光緒時，曾有天台節婦孫齊氏居此，節婦名修蘭，字畹香，別號玉京女史，能書、詩，擅畫，父名齊其儀，詩畫即由父傳授，夫姓孫，名天祚，二十二歲即夭，生一子二歲即死，初住紫雲洞，後遷餐霞洞，居此達三十八年，足跡未曾出山，現節婦及其夫墓均在附近。

又有「發錢池」，大約半畝，按玉京洞碑記：晉僧曇蘭結此誦經，有神獻金錢，棄之池中，故得名。又傳天台山半池中產「無腸魚」，相傳即指此池，而現在均「烏有」矣。

梁妃塔建於赤城山頂，相傳爲梁岳陽王妃建，舊有三塔，每塔七級，中藏舍利珠四十九粒，唐會昌五年毀，咸通六年僧宗玄改建一座。至五代周顯德七年，僧德韶重建，中藏舍利珠二十八粒，餘二十一粒散藏別寺，現塔只四級，高約十丈，磚有細紋，台山中諸塔，以此最古。

山上松樹很多，綠樹與紅岩相掩映，頗饒美趣。由山麓至頂，小徑依山開鑿，坡度很徒，山上岩壁，鐫「赤城霞」三字，字大約數尺，又有小字鐫：「萬曆癸巳冬蕭城王熙□書」一行，非藉千里鏡，不能分辨，而節十字已壞。

一段新的旅行

——由川滇東路到重慶——

吳秀中

五三一二二四

當我把這篇篇片段，從日記裏摘下來，重抄一遍，我的心是悲痛的！在我離開昆明，甚至我在途中，我怎能料想到我們會遭逢到這麼悲慘的命運啊！

爲了崇高的召喚，我們懷着一顆熱烈的心，愉快地踏上征程：不會以匪患的猖獗而寒心，不會以旅途的迢遙而畏縮，然而那可怕的病魔，却使我們無法抗衡，我的幼兒在途中不幸夭折了！

可愛的政兒啊！你的病，是醫藥的延誤，還是時間的耽擱？我不想對誰抱怨，我祇痛恨我命運的坎坷。政兒啊，是我們對不起你：不是爲了要趕及報到的期限，我們怎會匆匆就道？不是爲了那渺茫的前途，我們怎會東奔西跑？現在，我們已抵達這曾寄以無限希望的山城，而你，我親愛的政兒，我日夕斷守的孩子啊，你却孤獨地留在後面那僻遠的荒郊上。想不到，「敍永」，讓難忘的「敍永」，竟然是我們永遠訣別的地方。

不，政兒，你沒有死，你是活潑的，你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我們不會忘記你。我將爲你而生，爲你而努力，你微笑吧！

多日的太陽又和煦地普照着了；這莊嚴縮穆的山城，也展開他難得的笑容，好像也爲這對新生的人兒而歡欣，收拾好那破碎了的心，重振起那頹萎了的精神，我們慢慢走近他，滿眶熱淚，是欣慰悲愴的交流，是興奮與希望的微光！

十一月二十五日　今天，我們又開始一段新的旅程了。吃過麵後，綑紮好行李，是八點半左右，我們便離開那座塗着標語的刷新了的古廟，到小石壩車站去了。行李由四個工友分挑擔，走在前頭，孩子和英裝做督工的模樣隨着，因爲那膽小的小傢伙，怕人家把他的行李搶走了。

送行的人很多，除了爹，英弟和慧妹外，還有胡、楊、曾、王諸公，鄧兄，龍先生等，唐君還一直陪我們到曲靖去。

我們在車站等了一會，火車從昆明開來了。是普通快，人很擠，我抱着政兒從人叢中穿進車廂非常費力，謙和蕙見，還有六件行李，都是由窗口進來的。薛公已替我們佔好位子了，他是特別坐這班車從昆明回來送我們的。行李還沒有搬好，車子便「轟隆轟隆」的震動起來了，隔着窗扉，和他們揮手道別，心裏頗感悵惘！

今天風很大，車子也奔馳得快，在窗口望見外面的景物，是心裏的作用吧，覺得一切都很熟悉，是啊！剛四個月前，我們不是也經過這兒的嗎？路旁的青草，會對我們點頭歡迎，現在，牠們却迎風搖擺着的身子，也好像對我們輕輕歡送。可是，這萬里長征，患難與共的一羣，祇剩下我們倆帶着兩個小孩子，仍繼續在艱苦的旅程中前進，英和慧他們都爲了工作、學業而留在昆明了。

我覺得很高興，我們終於勇敢地踏上征途。朋友們都勸我慢點走，等等飛機。誰也會以沿途匪劫事感到猶豫，但報到的期限是這麼急迫，我們到底拿出我們的勇氣，做披荊斬棘的先鋒。

我們是不怕寂寞的，唐君不停地跟我們談話，孩子們也對山水的轉動而感到新奇，愉快地送走了後面的一切，青山，碧樹，村莊，斜陽……

……到曲靖時，是五時多了。我們坐手搖車到軍委會第十二工程處，承陳站長的招待，我們住在那兒。

當我坐上那小型搖車前面的椅子上，我記得我是挺着腰，眼睛向前望的，兩旁是無際的田野，中間閃着兩道銀光，像兩條拉直身子的白蛇，通過這兩道極富魔力的銀光，我迷惑地忘却了一切，在欣賞着斜陽的餘暉，一直到轉灣，我才爲那突然的震動而驚覺。我從椅子踏板上跳下來，跨過那鐵軌，我想想祇有車頭的司機，和車頂上的特等搭客，才可以看到這麼誘人的銀蛇吧？

晚飯是盛先生請，主人盛意殷殷，我們不便推却，但席間，頑皮的孩子們給我們的麻煩，却會令我們有點難受而感到愧歉。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昨晚喝了一點酒，頗有點昏，今晨醒來，已經是九時多了。

唐君一早便替我們到西門汽車站換車票，我們梳洗後應約到馬路上去會他，剛出門，他却迎面而來，於是一同到小飯館去，吃過早飯，原想到城裏逛逛，但聽說城裏很冷落，沒有去。這兒雖祇是一條大街，因交通站全集在這兒附近，便繁盛起來了，其實也不見得怎樣。兩旁飯館林立，終日炊烟四起，是唯一的特色。茶社很清潔，我們一坐便是兩個多鐘頭，爲的是想排遣時光。我們不願在中飯前回工程處，恐怕陳站長請餐，可是，我們下午回去的時候，才知他們早已殺雞相待。

唐君已經打聽好了，車子是明天早晨開，七點半磅行李，每人限帶三十公斤，我們的行李很多，一定超重了，不過，想想「辦法」，也許沒有問題的。

十一月二十七日　雖掛着要早起，所以當我睜開眼睛來，看見床前洒滿的月亮光，還以爲是天亮了。

恐怕遲到，還沒有用早點，便匆匆忙忙的把行李搬到車站去，車站上已經緊緊的擠滿了人、挑行李的，提布袋的，抱小孩的，拿着皮包雨傘站在一旁看人，人也看他的……

行李在九點鐘前已磅好了，果然不出所料，我們的超過了五十多公斤，幸得×先生的幫忙，多補一點費用，總算解決了，原定的車子因爲有點毛病，還要修理，大概兩個鐘頭內不會開出，大家都利用這個時間，先去塞飽肚皮。

眼看停在車場的卡車，一部部的走光了，祇剩了我們這一堆客車的搭客，無聊地圍着司機和助手們，看他們工作，直到下午兩點鐘，車子才由另一部卡車拖着，在車場上兜幾個大圈子，像一個剛學行的小孩子，由母親攙着在走路。到他長成可以不用扶持了，而且他有極大的力氣，背負起我們這二十多個人，在奔跑漫長的遠路。

經過檢查站，憲兵循例的來檢查。不一會，又很順利的到了霑益。可是，大家便有點害怕，因爲上星期一的客車，就在這高高的山坡上被搶。聽說從前祇搶商車，現在連客車也被光顧了。我們還算幸運，沿途雖曾幾次停車修理，還沒有遇到什麼意外，平安地在暮色蒼茫中抵達了宣威城。

途中所見，都是綿亘的山嶺，蜿蜒於嶺間的急流，嶺脚下隱蔽在叢林中的田家，和路旁積水的窪地。景色雖極平凡，但我久塞了的思潮，却激動地隨着那洋洋的河水，盡情奔放；無邊的夢幻，也跟着那起伏的陷巒，高低縈繞；山風帶來了清新的空氣，洗滌了我滿積塵垢的胸襟，和那廣闊的晴天一樣的明淨。呈現在眼前的純樸的自然景物啊！你掀起了我多少對家園的懷憶，給我無限恬美的安慰，那充溢了山谷林泉的陽光啊，你照引着我走上一個新的地方，也帶給我無限光明嶄新的希望！

十一月二十八日　從宣威招待所到車站，要走兩里多路，天氣寒冷，穿的衣服多，誰抱着大孩子，我抱着小弟弟，大家都像隻短脚的鴨伯伯，走起來，一搖一擺。

我們穿過大街，穿過狹巷，出了城門的外郭，回頭一望，高聳的城樓，和殘缺的城牆，給霧氣籠罩着，很迷濛，很美麗，我們也默默的在欣賞着這一幅清淡的古畫。

大家都坐在車上等着，吃着大餅，但不久又繼續進發了。今天好像有

16 續

些[illegible]們[illegible]並不少的車費，在路吃飯的樣子，走得非常慢，且[illegible]是[illegible]因為他們路程很長又[illegible]，我還想趕[illegible]路，是富[illegible]的特殊，最近聽[illegible]名[illegible]前面很便宜，又會百武長亢一斤，昆明的豬肉，和要三元幾錢一斤。

車子的毛病真多，非常的容易停下來，我們對他的拋錨，讓我們都習慣了，嘗到了[illegible]大王」的滋味。雖然如君者好幾次，但我是很有耐心的，因為我[illegible]有興[illegible]論對於所[illegible]，或者是數周裏的一切。

可想起了？這輛汽車，連同機，[illegible]和三個小孩子在一起，一共是二十兌是十個客人，另一小[illegible]一名，十五個女的都怕風吹，大家都消遣小說與[illegible]，坐在我前面的那位先生，[illegible]握手[illegible]長個[illegible]兒，祇留下一雙眼睛，樣子有點神秘，使我想起了電影中那[illegible]劍的武俠明星。

坐[illegible]是五個人「排」的，我們大小四個人，祇能佔兩個位子，雖是[illegible]不得，也比後面那排好，他們都是幾個大胖子擠在一起，那位太太不勝感慨的說：「現在出門，真受罪了，尤其是孩子們更苦啊！」「是的，不過也沒辦法了，就讓他們在苦難中鍛鍊一下吧！」我安慰她似的回答。

車子的毛病，愈來愈多了，好容易抵達了前機關，停下來修整，預計要一天的工夫才弄好，最快也要明日下午才能開，我們祇得趕快去找旅店。

千潯就是由省城至威寧的中站，每一個省府縣地方，旅舍的房間很狹隘，被褥是一塊黑一塊黃的，而且粗糙很苦，我們纔到車上去發[illegible]在這裏西洋[illegible]也[illegible]。

連[illegible]的鍛鍊，我是太累了，小弟弟好像也受了涼，吃飯時就吐了一次，也還讓他洗個澡？於是整個下午，我們都睡了。

但是一片[illegible]鬧的[illegible]，把我吵醒的，那兒雜着孩子的嬉笑聲，我見總是愛熱鬧的，而且很容易和陌生人親熱，他又拿小狗去咬人了。

[illegible]這孩子的[illegible]紹，我們認識了這年輕活潑的一群，大家談得很起勁了，她們都是從滇南部隊裏奉調回渝的醫務人員。我頂喜歡那位蔣小姐，她穿起一身灰色的軍服，多結實，壯健，年青啊！加上談吐的溫文，和對孩子的熱愛，更顯出她富有護的，特有的善良德性。

[illegible]在個圓的桌子旁，在暗暗的燈光下，我們熱烈地談論着，從八點的晚飯，一直[illegible]的形勢，沿沿不絕的談[illegible]一個雄[illegible]命運，談到湘桂的戰事，黔邊的情勢，大[illegible]，[illegible]後[illegible]到昆明的淪陷，貴陽的疏散，人心的恐慌，和沿途的睏[illegible]，車子的拋錨……漸漸的我感到有點沉悶了，我[illegible]離開他們，跑到外面去換換空氣，啊，月[illegible]的[illegible]，然我覺得身心都涼快[illegible]

夜，這[illegible]；樹影，[illegible]稀疏，[illegible]淨的西天，[illegible]閃耀着千百顆星光，荒野的周圍，[illegible]動着一點點燐火，[illegible]個[illegible]，點綴在蒼穹，那無比的光輝，是燐火也[illegible]失[illegible]，在[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味深沉的夜[illegible]我更覺得，比個[illegible]都來得明[illegible]，[illegible]地滑[illegible]，照[illegible]着我的[illegible]，[illegible]溫潤着我的心田，[illegible]我似乎要痛快地傾訴我的衷曲，就是，[illegible]是這麼寂莫而靜邃，[illegible]，我依稀的記起[illegible]一句話「……我懷思每個孫[illegible]，雖然在我耳旁是無[illegible]，但我深藏的心迴[illegible]話[illegible]……」

大[illegible]三十九日，唯[illegible]我，[illegible]淡淡的月色，[illegible]尚未入夢，而且車子壞[illegible]下午才能[illegible]開[illegible]，[illegible]到[illegible]休[illegible]時，我放心的睡了。是天氣[illegible]的非常冷，[illegible]起來，[illegible]火[illegible]的[illegible]房間[illegible]機[illegible]，但太陽光從樹[illegible]縫裏透進來，是這樣的溫和，[illegible]使我感到快慰和溫暖。二十[illegible]，[illegible]遊[illegible]。

[illegible]已告[illegible]了，[illegible]徑[illegible]路去探[illegible]，[illegible]而熱[illegible]的[illegible]車[illegible]，我[illegible]他[illegible]，是[illegible]，他[illegible]一個[illegible]的消息，車子[illegible]要開[illegible]，[illegible]好[illegible]。

這[illegible]使我[illegible]車的[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一[illegible]冷[illegible]，頭髮也不梳，把頭巾[illegible]上。[illegible]的結好，便[illegible]，又[illegible]。

弟弟沒睡着，祇得抱起他，拔[illegible]跟[illegible]李馬上去！

匆匆的跑到車站，車子已衝過[illegible]，搭客們通通到齊了。可是，他們似乎很焦慮，看見[illegible]，那兒一堆的在草坪上晒太陽，在[illegible]方步

是鄭先生告訴我：車子還不能開，因為還要修理。我真有點埋怨話的敗興，他却若無而，嘻着像開玩笑的說，「不是這樣，你們又歡得起來了。」

我們忍耐地等着，等着，兩個鐘頭，三個鐘頭，是中午了，我們祇得先吃中飯。

車子終於修好了，男人們用力的推，向前推，向後推，都推不動，最後還是用着老法子，由另一部卡車拖着，兜幾個大圈，它才像睡醒了似的怒吼起來，我們跟着也透一口氣。

離開哲擬車站，走的全是陡峻的山路。這兒是雞公山，有名的出產鋁。

汽車在懸崖峭壁間，在迴盤旋而上，剛拐了一個彎，又轉另一個彎，俯望腳底下的萬丈深淵，心旋搖搖，假如有設個一不慎，一骨碌的滾下去，我們不都要粉身碎骨？真危險！看，車子又爬坡了，總是「辛苦，辛苦苦」的叫着，好像不勝重負；好，下坡了，真像孩子玩的滑梯遊戲，如飛的滑下，心裏也一陣輕鬆！

沿着斜坡，我們到了一個高山，從窗口望過另一個山上，整齊的梯田，一級一級的直達山巔，山巔上幾間疏疏的屋舍，圍着一座尖頂的樓房，聳立在山中，我遙想着這是神話中的堡壘，我也許猜這是卡通片裏的神仙宮。

到了「黑石頭」村，我們停下來，一大群老百姓也帶着奇異的眼光圍攏來，那賣梨子的，賣雞蛋，米花糖的，都爭着走近窗口來，一片甜耳的叫賣聲。那些背着手的，也伸長脖子在趁熱鬧；還有一個女人蓬着頭那流着鼻涕的孩子，孩子還在哭喊。旁邊也站着幾個荷着槍枝的警衛，他們的裝束很奇怪，頭上纏着布帶，藍布衣上添上一件白色的背心，卻知是三個一排的，褲子又寬又短，遠望去像穿上一條裙子，土人們的衣服襤褸得很，「鶉衣百結」一語，也不能形容，而露着這點點的遮蔽，他們便可以抵抗刺骨的北風了。這些在貧瘠的泥土上長大的貴州苗民，禁錮於重山峻嶺間，風氣的閉塞，文化的低落，是當然的事了，但由他們生活的簡單，思想的單純，所以從他們恬靜的微笑中，却能想到他們的樸實，他們的和藹可親，不像那些浮誇的南方人，常帶上一副狡猾的面孔。

汽車吃飽水，又嚷着，要走了。

在這小村莊的盡頭，貼着馬路，有一排長方形的茅屋，我想那一定是馬廐或牛房，直到車子在旁邊擦過時，才看得清楚，原來是毗連着的毛廁，「當然了，吃這梨子這麼便宜，多吃了，怎麼不需要這些廁所呢」？接着一陣大笑。

過了松林坎——路上的牌子告訴我們的，一片廣袤的牧地，散滿了無數的羊群，黑的白的綜錯着。我們早已知道了，威寧呢是著名的，羊的產量，當是最大宗的了。

太陽已西斜了，陽光從左邊射過來，影子落在右邊的山坡上，是一個外型像孩子玩的胸貨小汽車，陪着我們的車子向前跑，我們眼睛也緊緊的跟隨着，拐彎了，小汽車卻先跑了一步，在前頭了，「這是什麼原理？」我想探着，突然，「砰」的一聲，我嚇得跳起來，本能地，我掉轉頭望過去，坐在後兩排裝置的先生們，都低着頭俯着身子在驚呼，「糟糕，土匪來了！」一陣緊張，憂恐爬上我的心頭，接着車子也停下來了，却再聽不見「砰」的第二聲響。是輪胎碰到石頭爆了，「爆輪胎嗎？糟糕，又擱擱了！」又一陣焦急，振動着每個人的心弦。

我們非常幸運，既不是遇着土匪，六個膠胎祇爆了一個，正如司機說得好「不要緊」，車子在快慰中又前進了。

是一泓清水，靜悄悄的躺在一座圓禿的山腳旁，幾株蒼勁的古松聳站着，碧翠的疏枝間，還映進黃黃的初升的月亮，幽美而靜穆。我愛這樣清雅的環境，我捨不得離開再寄以深情的一瞥，又是另一番景色，同一的池塘，同一的山坡，同一的古樹，在斜陽的餘暉下，却添上許多顏色，又紅，又紫，又青翠，是那麼的調和。

偶然的，我看着左邊的山坡，一片很神秘的燈光吸引着我，我快快的指給誰，「你看，快點，越過這山頭，這高峯，遠遠的那裏有一片蔚藍，中間橫着一條紫金的腰帶，上面的是天，下面的一定是河流，」「那裏，

這一全一天空的雲彩，那裏有什麼江河？」他不相信了。

這美麗的一瞥，像閃光一般地消逝了，和我被她的神秘迷惑着，雖然擋在前面的是高高的山頭，我仍然不停地呆想着，凝視着，車子慢慢的轉過去，我又看見這遙遠的藍光，而且比剛纔的更明朗。

「我沒看錯啊！越過這個山頭，是高峯，這一片蔚藍，中間橫着紫金的腰帶，腰帶是遠山，上面的是青天，下面那閃着光波的藍水，不是河流，你說是什麼？」我大聲地說，眼睛發光地看，不管車上同伴笑我瘋狂，我的確太興奮了，然而它又消逝在另一個山岡。

高掛着的月亮，做了我們的引導，車子朝着她，不停地疾馳，遠山過去了，梯田過去了，禿山也過去了，前面是平原，是稀疏的綠樹，是漫長的青草，是惺紅的晚霞，像展開一卷卷的畫本，眼前也展開一幅五彩繽紛的綉錦。

深藍的緞面上，……綉上一片片鮮明的雲彩，金黃的絲線，綜錯地射出眩目的閃光，絢爛、豔麗，……光和色，……像流星在迸射，像鳳凰在翩舞。一環深藍的遠山，披上金黃的紅霞而帶點青紫，很無情地在這完美的綉錦上劃着一條裂痕，我不會為這而惋惜，我還贊賞它和那兩旁的月亮、樹影是極巧妙的點綴。

假如我是一個畫家，我得用深紅、靛青、橙、不，這些顏色太濃了，該加上一點鉛粉，可是，似乎又太淡了。雖然在紅藍兩色間，混和着深紫；在藍和黃的間隔裏，也現出一片明綠，不會太單調了，但我却厭它是故意堆砌上去的，非常呆板。我真不懂得該怎樣在畫紙上着手去描繪了。

那是這麼的幽美，這麼的動人，又這麼的雄壯；是雲彩的仙宮，是拉斐爾的名畫，是貝多芬的交響曲吧？

我完全陶醉在自然的感召裏，飄飄於仙境般，我感到有點超然，我閉上眼睛，在冥想中，我描繪這美麗的仙宮。

「媽媽，又看見了！」孩子的聲音喚醒我。

又是一位美麗的仙子，却褪去了豔麗的衣裳，換上橙紫的晚裝，嬌柔，閑靜，一個嫵媚而樸素的村姑娘。

懷着愉快而寧靜的心情，踏進了古香古色的旅遊宮，……中國旅行社威寧招待所。門前的石獅，堦下的庭院，和庭院中的青銅香爐，頗像那座我時刻懷念着的古廟。我徘徊在那幽暗的走廊，仰望那垂着簾幔的樓窗，我彷彿還沒有離開那兒呢！

晚上，敍昆路局的陳科長到旅舍來找我們，談起威寧的名勝古蹟，他說剛纔我們看見的，就是草海，湖畔一橋橫出，長橋臥波，宛似杭州西湖，陳先生還力邀我們明天往遊，可惜我們不能拆事耽擱，這機緣，祇得留諸來日。

◎

客人走後，我對諶說「雖不是「落霞與孤鶩齊飛」，却也是「秋水共長天一色」，你說得真對，這完全是天空的雲彩，並不是什麼江河！」我看見方長的臉上，浮上一層勝利的微笑。

十一月三十日我依戀着這醉人的草海湖，想看看湖上仙子的晨裝，可是，細雨紛紛，霧氣重重，西南城外，雲烟滿嶺，恐怕要在「虛無縹緲間」，才可以找尋到她的影蹤了。

這兒的地勢高亢，車開行後，遙望脚下的羣巒，好像一盤剛出籠的饅頭，頂上冒着裊裊的白烟；再前幾步，隔着車窗，已掛上薄薄的輕紗，一點點的青綠，朦朧地隱約在紗帳裏，到了最高峯，輕紗外已多掛一幅厚厚的帷幔，我祇看見帷幔內的乳白，三數寒鴉，拍拍雙翅，離開牠們棲歇着的枯枝，穿過輕紗，飛向帷幔裏撲去，戛然一聲，消失在白霧裏。

前面是一段短短的黃泥路，窮目處，便是茫茫的霧海，我們好像一隻孤舟，將要慢慢的駛進大海中，可是，未到路的盡頭，車輪一轉，又是另一段新的泥路。我很懷疑：剛纔那羣寒鴉，在它們也回頭一望的時候，是不是也想着這孤舟同樣的在霧海中消逝呢？

好幾十里路，我們都是在雲霧中飄行，一直蒞臨到「最高峯」。

在「最高峯」的山上，有兩部車子停着，是拋錨了。我們也停下來憩一憩，走時，我們笑着說：「不要緊，多待一會兒，在雲霧中生活的人，是用不着吃東西的。」

像那逝的流星，劃過無底的蒼穹，我們也踏上這片金黃的彩雲，輕輕

五三—一二八

的飄向凡間。我似乎聽見誰在歌唱，振撼着我的心坎，是「仙樂風飄處處聞」吧，朦朧中，我睡着了。

我不曉得我睡了多久，我祇聽見馬達的怒吼，窗扉的震動，和北風的呼呼。雲霧已消散了，眼前是閃耀的陽光，心胸也豁然開朗，我意識到我是醒來了。

睜着惺忪的睡眼，彷徨在那雜亂縱橫的田隴間，有點迷惘；寒風吹來，也特別覺得冰冷，大家都沉默着，我也好奇地在探索着他們二十多顆心，都在想些什麼？靜默中車子又不知不覺的走了十多里。

「媽媽，那個人幹什麼？」又是孩子的聲音突破了寂寞。

「他拿着稻草包着樹枝，你記得門前那堆稻草？」

「記得，記得，他怎樣上去的呢？是不是像小雞一樣的跳，跳，跳上去的？」他也舉着手跳了。

「不是，他是從梯子爬上去的。你看那樣子。」其實這時梯子已丟在車子後面了。「你知道媽媽為什麼穿了棉襖，絨袍，又穿大衣？」

「媽冷了。」

「對了。天氣冷了，那些樹也冷了。所以拿稻草把樹枝裹起來，怕它冷壞啊！」

「爹爹呢？」

「爹爹也冷了，你看他還戴手套了。」

「弟弟呢？」

「弟弟睡着了。蓋着棉被不怕風吹了。」

「小狗呢？」他指着襟子上繡着的小狗說：

「小狗有你的大衣遮着，不怕冷了。」

「我呢？」又指指鼻頭說：

「噢！你忘了圍上頸巾了。」我立刻替他圍上頸巾，這回他不再淘氣地哭着拒絕了。

「媽媽，那些樹怎麼會走路的？」

孩子的問題，聽來總是這麼無稽而可笑的，不過我也有點驚訝，也稚氣地跟着望過去，是五個土人，曲着腰，背起一大綑草堆在走路。從後面，祇看見他們穿着灰白色褲子的雙腿，真有像路旁的樹興，塗上一層作標誌用的白灰。

對於我，始終是一個新奇感覺，寶貴的土人們，都是用背來帶東西的。他們用一個竹筐，裏面放着任何可以放得下的東西，筐旁有兩條竹編的帶子，穿過雙肩，套上肩上，這筐便背起來了。在廣東，苦力們祇用兩根繩子，一枝担挑來挑東西，從沒有背起來的。

由於孩子所引起的注意，沿途我發現了許多裹着稻草的樹木，因此我知道附近一定有農家。我也看見許多背着樹枝的，背着蔬菜的土人們，也看見一隊隊的馬幫，「一二三四五六七……」是馬隊走得快，數不清楚，大約是四十多頭吧！

今天我們想趕到畢節，所以抵赫章車站後，加足了油，略為檢驗，車子立刻開走。荒山、寂嶺、溪河、小村莊，像走馬燈似的，跟着行車的速率而轉動，一次又一次，無瞬止的循環，而我們的心，祇是想着：今天晚上宿畢節。

夕陽已西墜，祇剩下一片微黃，吻着遠處的上坡。

要過橋了，是七星關的七星橋，怪石嶙峋的山麓間，奔騰着急湍的七星河。司機把着方向盤，在險峻的斜坡上小心翼翼的緩駛着從左岸到右岸，從這邊到那邊，我好像曾在夢中遊遍。啊，我記起來了，不久以前，我們跨過那雄偉的盤江大橋，也是在暮靄沉沉的黃昏。

大地已漸漸的灰暗了，樹梢寒月，淡淡地斜照着寥寂的山頭，團團黑影，非常陰森可怕。路旁的石碑，模糊地刻着離畢節三十六公里，大家都為此而担憂，但這有什麼好騷動的呢？車子不會馬上添上飛輪，我們也不能立刻插上雙翼，我們祇有安靜地去接受未來的命運，去嘗試漫長而黑暗的路程而已。

前面隱隱的有點燈光，是村落，還是墳山的燐火？車子停下來，在那燃着油燈的店戶旁，前面已有車子停靠着。大概也是司機吧，走過來和我們的司機談話，並告訴我們上星期四的客車也在前頭鶯盤山被搶了，這兒

是撒拉溪，還有二十九公里才到畢節。我們大家都贊成就在這兒歇宿。

因爲人擠，我們和曾太太同住一個雙房間，幾費唇舌，才租到兩張薄被，恐怕孩子們冷，還租了一個火盆，弟弟真的是在睡覺受涼了，不時的發抖，我真担心他真的病起來了。大孩子老是跳跳蹦蹦的，一點也不累，吃飯時還指東說西的喋喋不休，才三歲多的孩子，也太悄皮了。

十二月一日　離開撒拉溪，天色才泛起一片魚肚白，這算是幾天來最早起程的一天了。照情形看，如果我們在十點前抵畢節，吃過飯，即刻開車，今晚便可以到赤水河，明天到敍永，後天中午前可抵瀘州了。

大約走了四五里路了，駛進眼簾的，也是重疊的山嶺，綿延着像雲遊的神龍，並峙着像尖尖的竹筍。在那巍峨的絕頂上，朝着我們的那一面，似是曾經斧削，塑成一尊合掌危坐的佛像，而配以繞在山腰的雲霧，更形神肖。但誰知看見這些所謂「掌」啊，「佛國」呀，都是拳形的石頭，堆在一起，並沒有精細的雕琢，也許他的觀察是對的，因爲他透過眼鏡來看東西，當然比較清楚，我也是二百多度的近視，可是，我沒有戴上眼鏡，迷迷糊糊的，便覺得像這樣像那樣了，「有些時候，要在朦朧中看，才能心領神會，而意識到其真境，清清楚楚的看穿了，有什麼意思呢？」我爲自已辯護起來。誰也讓步說頗具哲理。

接下來是一連串的爭辯，車上除了司機是同鄉外，其他沒有一個是廣東人，而且我們說的是家鄉土語，他也聽不懂，所以我們很自由的，拉雜的談着，無論是過去，將來，家庭瑣務，機關工作，甚至爲孩子們長大後而計劃着，無盡頭似的一刻也不會間斷，一直到車子停了，我們走下來，踏着畢節的土地時，我還說着：「好吧！我會記着的，但千萬不要變成「另外一個世界的人，在妄想中去尋我」。」

司機說今天不到赤水河去，原因是車子要停在這兒修理。我們打算住招待所，但聽說離車站很遠，不大方便，而大家住在一起也照料容易，所以由彭副官們的介紹，在畢節在鄉軍人俱樂部找到一個房間。這房間在樓上，對窗的一面，風景清幽，秦觀的「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似爲這景寫照。這裏不但環境優美，而佈置簡單清潔，大衣櫃還嵌上一幅全身鏡，特別惹起孩子的喜愛。

政兒真的生病了，雖然我沒有溫度計給他量，但我幾年來看顧他的經驗，我知道他是發熱的。於是帶他找醫生看，經過檢查，李醫生說是有點感冒，但熱度不高，吃點兒藥就好了。我告訴他明天要離此，恐怕在路上找醫生不方便，他還多開了一天的藥。

在診所裏走出來，順道在市街上流覽，最先牽引着我的視線的，是人行道上那連串的燦紅，還夾雜着一點點純淨的奶黃——這些清甜的桔子和鬆脆的酥糖，都是我最愛吃的，所以買了很多。還買了一大把胡桃，口袋都裝滿了，孩子還提了一包。畢節的街道，並不寬闊，而櫛比的房舍，密集的商號，市面似乎也很繁榮，加以道旁擺滿了的攤架，格外覺得熱鬧，擠擁。那滿掛着的襪子毛巾，和地上排滿了的洋雜，我從來不感覺興趣。誰却在一間大布店門口的攤子前停下來了，原來那坐在一旁抽旱烟的老頭兒，也戴着一頂黑色的呢帽，跟那晚在威寧來訪我們的陳先生戴的一樣，誰非常高興的化了一千塊錢買了三頂。因爲我說黑色的是老頭兒帶的，所以都買灰的，他預備送一頂給遇兄，托人帶一頂給英弟，他自己也立刻換上這件新的，同時我也發覺滿街的人大都戴着這種流行的威寧呢帽。回到旅舍，茶房說我們買貴了，每頂三百多塊是公道的，威寧還要便宜，最多二百塊就行了。

晚上，彭副官等來報信，他們剛從車站回來，據說我們客車要進廠大修，個多月才修好，他們已和站長交涉妥，明天派一部卡車給我們，當然卡車不好坐的，但也沒辦法，難道等他修好才去不成？

十二月二日　晨起，推窗一望，臨河的屋頂，山岡全披上一層白霜，不，是雪了，那像棉花一樣潔白，厚厚的披在毗連的屋頂上，光禿的枝上，灰暗的山岡上的，還是我第一次看到的雪景，原來真是這樣美。是天上那位仙姬，打碎了銀色的粉盒，弄得遍地皆白呢？不然，是人間那家懶婦，打扮得這般縞素？

十點鐘，我們在往車站去的途中，雖然好像穿上了溜冰鞋的在泥濘的路上溜滑着，且曾兩度跌倒，但我們始終爲一種新的享受而提起了精神。

五三—一三〇

那的確是有趣的，飛舞着的雪花，悠揚地飄蕩着，是那麼的寫意；輕輕的飄到臉頰上，輕輕的飄到衣襟上，也輕輕的飄到鞋尖上，很有節奏的發出滴滴的微響，細弱到連我們的耳朵也聽不見。還沒到站，雪花女神，已爲我們的黑色大衣，鑲牢了圓圓的珍珠，多名貴啊！

我不敢想像今天，該要怎樣受罪，車子是沒有蓬的，北風吹來，我們可以把外衣高領拉緊一點，可憐孩子們，怎耐得起路上的霜雪，現在我們蹲坐在堆疊着的行李上，眞難爲腿兒的酸痛了。早知横豎要坐卡車的，我們怎樣不早就做黄魚搭商車去？今天是第九天了，還沒走了一半路，眞倒霉了。好，算了吧！還有千千萬萬人，比我們更苦啊！我們從烽火中逃出來，想到貴陽去，想到重慶去，連坐車子的福氣也沒有，現在還算有一部車子在等着我們，不管他走十天也好，半個月也好，總有一天會走的。

謙慣慣的說「假如有一天這些路都生滿了青草，飛機是我們唯一的旅行工具，不是一下子就到了嗎」？「太焦急，這樣子，地方更加荒蕪了，你坐在飛機上，你不能享受到欣賞的樂趣，而且太舒適了，你咀嚼不出人生的苦味！」謙的氣總算平了。

我們的運氣眞好，恰好有一部客車從廠裏駛出來，在「試車」，是剛修好的，我們便要求站長派給我們，結果是答應了，不過要明天才能開，司機也要另換，爲了舒適和安全，大家都情願多耽擱一天。蜂擁似的，我們又到軍人俱樂部去找房子，很失望的，我們原住的房間都租出了，祇得多走一倍的路到畢節招待所去。

這房間是在院子裏的，窗口也看不到外面的雪景，但床上的被褥，却是雪一般白的，疲倦的旅人，能够在這樣舒適的地方稍作休息，也是一椿愉快的享受啊！

也許政兒是因爲昨天晚上常常醒吧，他今天特別睡得安靜，除了要吃藥和給他開水，我不大敢煩擾他，他也不願多吃的樣子。他是太累了吧，幾天來，車子不停地劇烈地簸動着，成人們也頭昏了，何況是孩子呢？不過，惠兒却有點例外，他永遠是嘻皮笑臉的，現在又吵着要摺紙船摺米奇小鼠了。好吧，日記寫完了，信寫好了，就跟你玩吧！」他呡着小嘴笑了。是的，今天最安閒，比在家裏還要閒得多，因爲省了燒飯，弄菜，洗衣服這些煩雜的工作啊！

十二月四日　幾天沒有看見太陽了，今天柔和的太陽不但給人以溫暖，而更象徵着新生的希望，沉重的心，也好像解脫了重負，特別輕鬆！

怎麼一回事呢？想起昨晚，對着那黯淡的燈光，我是如何愁苦地在悲嘆着景況的凄涼啊！恐怕這是我第一遍感到人生的渺茫和作客的苦況了。

昨日清早，我們離開畢節時，李醫生還診察政兒的病，說不要緊，祇是普通的感冒，和消化不良而已，怎想到在當日的下午就變成這樣嚴重？他陷入了昏迷狀態，我還以爲他在安靜的睡眠，我也曾以久睡爲奇而問過醫生，他還說是發熱的原故，熱退了自然好過，直至上了車，我領悟到這並不是好現象的時候，已是很嚴重而不可救藥了。我祇能怨自已也太疏忽了，但我怎知道孩子不哭不吃會這樣嚴重的呢？我太年輕了，這些常識也不懂，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是不是命運早已排定，在這危急的關頭，車子也要在小村落裏拋錨？「燕子口」，這是多麼小的地方，不因爲意外誰在這僻野的荒村作整天的逗留啊！司機也太不負責了，車子停下來，大家也吃飯去，他却不聲不響的搭別的車子回畢節去，後來我們問得兇，助手才說是拿零件，眞不曉得這新來的司機搗什麼鬼了，畢節離這兒是五十多公里，來回總要四五個鐘頭，誰知道他能否趕回來呢？看情形是不能再走了，而政兒又病勢轉危，眞的呼天不應，叫地不靈了。

在飯館牆上張貼着的標語裏，知道這兒有一間衛生院，謙馬上找到它的所在，可是醫生不在，有一個看護留守，在衛生院裏總比待在飯館裏好得多，我們便抱着政兒去，護士爲他檢查，沒有發熱，知道他兩天沒有大便，爲他灌腸，手術行過，大便出來了，他好像清醒過來，還用力的「唔」着。他的大便太硬了，護士診斷他患肺炎，但我覺得他沒有咳嗽，熱度不高，也沒有其他顯著的象徵。護士又說他是心臟衰弱，爲他打了一針壯心劑，他也好像沒有感覺似的，微微的呻吟了一聲，也不大聲哭，不一會又沉沉入睡，看去很恬靜，說他不是生病也可以。如果說是很嚴重吧，又

好像他的魂魄已脫離了軀體，飄飄蕩蕩的雲遊四方！政兒啊，你究竟是什麼病會這樣沉重呢？感冒和消化不良也許是病源，但怎麼弄成這般昏迷不醒？醫生的藥沒效嗎？但我也特別小心不讓你再受涼的了！我真不相信，你就這樣不明不白的……我不敢再想下去了，我淚汪汪的對着謙，但有什麼用呢？

這更是一個意外的打擊，我簡直不相信，在我最需要援手的時候，護士竟說出這樣無情的話：「我恐怕小弟弟在今晚很危險，你們在這兒不方便啊」！我祇感到茫然，我再能說些什麼？我感到人生的渺茫，我體會到作客的苦況！在這冰天雪地，死寂的黑夜中，我們帶着這病重的孩子，該投到那兒去呢？再沒有這般湊巧的，今天剛有一大隊往赤水河剿匪的軍隊，駐紮在這兒，所有旅店和公共場所都佔滿了，最初那護士是答應在院裏為我們留一角的地方的，誰知他後來又下逐客令呢！抱着絕望的心，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街心，好像也失去了知覺的呆站着，東西莫辨。是彭副官先看到我們，帶我們回飯館去，一片慰問與同情，我彷彿回到家裏，接受慈親和兄長的撫愛，冰冷了的心這時才重新感到溫暖，也是他們的幫助，我們得在附近的老百姓家裏借宿，更使我由衷感激。

在靠近爐旁的板牀上，我安頓好了終日懷抱着的政兒，對着火光，我虔敬地默禱着，願我政兒早復健康。深夜，像得到了啓示，忽然我記起隨身帶着一小瓶「蠍蛇散」，三年前我離開家時，母親親手交給我的，還說孩子有急病時服之立愈，一直我沒用過，我不相信這些成藥有甚麼功效，這真是絕大的冒險，但在最危急而再無其他辦法時，也得大膽地嘗試一次了。當我把那半瓶黑褐色的藥粉倒在盛滿開水的茶匙裏，用力扼開了政兒緊鎖了的牙關，放進他口裏時，我的心是急促地跳動着，我的手是不停地顫抖着的。十分鐘後，出乎意外的，那些古老的藥粉，卻發揮出不可思議的功效，突然，他連續地打了好幾聲噴嚏，眼角也流出幾滴淚珠，他還睜開眼睛，靈活地望我們，給他開水，他也自動地張開口「咯咯」的吞下去了！感謝上蒼，孩子清醒了，孩子得救了。

像怒放的燈花，我們心中充溢了欣慰的情緒，像熊熊的火光，我心裏也感到溫暖和明亮。

憑藉着這一點點光明和溫暖，整夜，我靜靜的坐在床沿聆聽他那安詳的呼吸，如行進着的時計，那麼的有規律。誰說他是病危？誰說他不能渡過今夕？他那蘋菓般的臉龐仍是那樣豐潤而胖白，我曾幾次想吻吻那雙靈活的眼睛，吻吻那片薄的紅脣，然而，我不敢，我恐怕我的狂熱，會擾着他的恬睡，他的安靜。

謙和惠蜷作一團，撫着一張破舊的棉被，半倚在靠牆的床邊，呼呼的打鼾，和床底下熟睡的大耳猪的鼾聲交替着，混成一曲單調而滑稽的音樂。身心的疲倦，已到極點了，祇要眼睛一闔，便睡着了，那還顧及這許多。其實我也不停地打着呵欠，但我知道我做母親的責任，我抖起精神，不讓我的眼皮垂下來，我用柴枝挑挑燈心，我拿鉗子弄弄煤炭，我設法冷靜的打發去這悠長的時光，雖然我切盼着黎明的心，急似那在黑夜中摸索前進的迷途者一樣。

所以，當我看見了在雪地上閃耀着的太陽，當我撫摸着這緋紅滑潤的小臉龐，和吻着那烏黑靈活的眼睛時，怎麼不令我瘋狂地迷戀着宇宙的神秘和大自然的美？怎麼不令我深深地體會到愛的偉大和人生的眞諦？

車子不停地像飛跑的駿馬，在斜坡上狂奔離開可怖的燕子口向有陽光的前路馳騁，但我還嫌她不會加上飛輪，而且還怨司機不早點回來，好讓我們早點起程，早點歇息，也早點找到醫生。

我煩燥地囉唆着，謙重覆着蔣教授的話來安慰我，是的，現在我們祇要好好的看護他，當然不會馬上好，祇求保持現狀，一直等到找好醫生，那就一切交給醫生，信任醫生。

到赤水河是傍晚，預計明天可達敍永，政兒的精神很好，我們也稍為安心。

十二月八日　正如那喪明的盲者一樣，憑着那支竹杖的指引，我也走了許多路。

曾太太告訴我的，我們六日離開敍永，即晚汽車又在深山中拋錨，我們也宿在老百姓家。昨午才搭救濟車到瀘州。那麼，今天是八號了。

五三—一二三二

這是一條由瀘州開往重慶的輪船。現在我雖在雜擠的嘈雜的船倉上，而我却像被放逐在無垠的沙漠中似的寂寞。

聽說巴山蜀水，在雨過晴霽，愈覺青碧，但我睜眼遠望，我祇看見苦澀的淚珠在閃耀；我靜耳細聽，我祇聽見嗚咽的江水在低泣！

在迴旋在我腦際的是一個夢，一個久遠的夢：那時我將跨過洶湧的大江，但我似乎遺失了什麼似的，四處找尋，終於尋到了，是一個白色的小箱子，於是我打開來看，我却駭得怔了一怔，原來是我的政兒，端坐在裏面，忽然他又變成一隻小鳥飛去了。

我曾咀咒過這夢幻的無稽，現在也不由我不相信夢境也許就是現實，是由於敏銳的預感？或是由於潛藏的下意識呢？如今，我真的要跨過大江，也真的遺失了我的寶貝，我常想這的確是夢，然而，我又記得清清楚楚那個難忘的夜晚。

我們從隔壁的飯廳回來，哼着輕快的調子，做着得意的狐步，走進這間精緻的臥室，還在那蒼淡紫色綢幔的窗下停下來，欣賞房裏新穎整潔的佈置，洗過臉，給政兒吃過藥，然後很安心的就寢。

那天早晨我們離開赤水河，下午便到了敘永。得招待所處經理的介紹，我到這兒的名醫寇醫生。我詳細地像背誦歷史般告訴醫生關於政兒日來的病狀，他也極細心的替他檢查，他斷定他（　　）在腸裏，他也斷定他的發熱異連續了好幾天不退的，因為他在軟綿綿的腸裏觸到一點硬的地方；他也由小便裏嗅出來，酸性太濃了，這才令他昏迷的原因。在畢節李醫生最後一次的診察，和在燕子口的護士也量了幾次，熱度不高，難道都看錯了？寇醫生也為他注射一針強心劑，除了幾包退熱和治療腸胃的藥粉，還有一小瓶葡萄糖，補充他需要的營養。醫生更安慰我說：他是不會有什麼危險的，不必過度担憂，還介紹我到瀘州找那位猶太醫生再看，他明確的為我們分析病源，解釋治療的程序，固然在他慎重的態度，精明的診斷，博得了人們的信服，而在我的眼中，他簡直是一個偉大的救星。假如在畢節，或在任何一個地方，能夠找到這樣好的醫生，那政兒的病，不早就復元了嗎？

自從政兒起病那個晚上，我從未有過這樣愉快的心境，因此，覺得飯菜特別可口，燈光特別明亮，床鋪特別舒適，睡眠也特別安恬。

突然，我聽見一種聲音，一種使我多麼難受而緊張的聲音，我馬上喊醒謙，馬上燃亮了洋燭，也馬上喊醒住在隔壁的蔣先生。我不知道我怎麼一下子就睡去，也不知道我怎麼突然又醒來，不過，我聽見這樣急促的呼吸，看見這目定口呆的樣子，我怎不驚惶失措，我怎不後悔自己的貪睡啊！

謙立刻和蔣教授找寇醫生去，惠兒也因嘈雜而鬧醒，我趕緊走過床邊床上哄他睡眠，因為我不想在他小小的心中，烙上一道創傷，他也感到空氣的緊張而頻頻問我：弟弟好了沒有，誰知道你弟弟將會怎樣呢！他今天甚至在我睡時他也很乖的啊！

耐心的把惠兒騙入夢去，謙還沒回來。

外面沙沙淅淅的下着雨，孤燈，獨影，分外淒清！一秒鐘，一分鐘，時間像蝸牛，我比走在刀上還更難受，我比綁在炮烙上還更驚急，在這推不開的，黑暗的，惶恐的，哀痛的壓迫下，像囚犯等待裁判，我無力抗拒地在等候上蒼的安排。

醫生來了，帶來一個手提箱　我知道裏面藏有的是救急萬應的靈藥，是起死回生的神針，祇求醫生的妙手一動，一切都有希望了！是的，他按他的脈膊了，他聽他的心房了，怎麼，醫生，你為什麼扁起你嘴巴，默不做聲啊！你的眼睛，你的表情，為什麼變得這樣嚴肅而陰沉啊！不行嗎？不，他的呼吸是微弱，但我剛纔也聽到他心的跳動，醫生啊！我懇求你，你為他再打一針吧！你不要搖頭吧！你不要擺手吧！也許還可以的！他很溫暖，他還沒有僵硬啊！他還沒有……

怎麼，完了，完了，真的完了！

政兒啊！你真的就這樣完了嗎？唉！我再有什麼好說啊！我悲嘆你生命的短促，我痛恨我命運的悲苦！生兮死兮，冥冥中有主宰的吧！人力何能為！

然而，政兒啊！我還是初次遭臨這樣的不幸，你叫我該怎辦呢？我記

得我祖母的仙逝，我三妹的夭折，我還在不懂事的幼齡，除了也跟着家人放聲號哭，在我模糊的記憶裏，再也找不出更深的印象了！現在，在這異鄉客土，要我親自處理我愛兒的後事，除掉也讓辛酸的淚水浸濕了我的眼梢，除掉也讓哀傷的苦痛吞噬了我的心靈，我真是茫無頭緒，不知如何去措置啊！

好了，政兒，你放心吧！你看你多幸福！蔣老教授爲你料理一切了，招待所處經理也爲你找到靠[illegible]了，媽媽給你洗澡，爹爹也幫你穿衣服，你還不高興嗎？

你看，你媽媽多愛你！他們說你不能穿羊毛的襪子，而你新的布鞋襪，又沒有隨身帶來，媽不能叫你光着腿，禿着頭，所以撕破了那件襯衣，帽子、襪子、鞋子，都給你縫好了，我不是像平常在家裏一樣，坐在你旁邊給你縫嗎？而這却是最後一次了，我密密的縫，針兒深深的刺痛了我的心。政兒，你閉上眼睛，看不見吧？但媽媽真摯的愛，甜蜜的心，都整個獻給你了，我知道你是能够感受的，所以在你緊合着的嘴唇，也含着微笑了。

你看，你多美麗，簡直是個洋囡囡，那裝在描花的紙匣裏，擺在大百貨商店窗櫥內的洋囡囡啊！我撫你的身子，你怎麼不濟動你的眼睛？你怎麼不大聲哭喊着「媽媽」？啊！你那雙靈活的眼睛！那雙烏黑圓大的眼睛啊，我現在要發狂地遍吻着你，我不讓你再酣睡，我要擾亂了你的安靜！你怎麼老是不醒來啊！

唉！政兒，你真是這樣的無情！你一點也不可憐你這顆心欲痛的父母，竟這樣忍心的不聲不響的走了，難道你還怪責我們？是的，都是我們對不起你，自你出生後這一年來，你跟着我們東奔西跑，沒有一天寧息；我也不會讓你過些舒適幸福的時日，甚至有時，我因爲太忙，對你的嘀擱而感到厭惡，憎恨，我是多麼自私啊！而你現在所給我的報復，也太殘酷了！

政兒，你也安靜點，聽聽我說吧！

讓我告訴你，誰叫你生逢這慌亂的世代？你得忍受苦難的磨折！將來的日子，我相信還會更艱苦，將來的旅途，還會更荒蕪而僻遠，弱小的孩子啊！你假如是太疲乏了，那你還是停下來，在這兒好好的休息吧！這裏的環境不是很好嗎？這兒就是從前萬壽寺的後園；你背靠着的是若干年前曾經輝煌裝點的寶塔；在前面那一帶碧玉，是溫柔地緩流着的清波；遠一點的那座翠屏，是崢嶸雄偉的靈山；你右面是果園，左邊河畔的朱紅山莊，在濃綠掩蔭中，活像春天的花朵，這美麗的樂園，不是很優美，很雄壯嗎？

讓我再告訴你，無數親愛的小同伴，飄泊無依的，永遠尋不到他們的歸宿，你不看見他們的頭顱碎了嗎？你不看見他們的腿兒斷了嗎？你可會聽見他們淒厲的悲哭？比起來，你還是好幸福的！你這自由的小鳥，你這快樂的天使，當你遊玩在這樂園裏，星兒爲你點亮了藍天，月兒爲你講述伐桂的故事，夜鶯鳥爲你播送名曲，野百合爲你飄散芬芳醉人的香氣，小白兔兒也溫馴地纏繞在你脚旁，做你可愛的遊侶；你可以應着鳴泉的節奏而引吭高歌，你可以和着山風的旋律而翩然飛舞，你更可以靠着和善的古塔的保護，不怕雨雪的摧殘，不怕烈炎的蒸曬！安息吧！你這最幸福的！

「死是永生之門！來吧，孩子。」

天父愛你，我也願你勇敢地接受這光榮的召請！

在這兒，我向你重伸我對你許下的諾言：我將爲你而生，爲你而努力，到我們稍有成就，我將爲你建立一座醫院：總有這麼一天，多少苦難的人們，和多少過往的旅客都在欣幸，爲了你的恩便而得救回他們的生命，那你就應該微笑了！

看喲！那依偎在船旁的雪白的浪花，正像你聖潔的靈魂，在陪伴着我們前進！

青海南部旅行記

李式金

二十九年經濟交通二部委托羅××先生調查青康二省之資源與交通，蘭州甘肅科學教育館派余參加，同行者除羅先生父子外，尚有交通部嚴××先生，北平靜生生物研究所彭××先生，自蘭州出發至西寧經青海湖盆地，柴達木東南隅，涉黃河上源，越巴顏哈拉山，渡通天河而抵玉樹，復自玉樹入藏方昌都、順滄、怒上游而下，經雲南西北部而入大理，計共費時半載以上，文中所述，乃札陵湖至玉樹六月七日至二十三日間事，內地炎炎似火，而高原上冰天雪地也。其地在青海省南部，故曰「青海南部旅行記」，凡所記述，盡皆事實也。

（一）

「噯呀！噯呀！」我們的馬夫阿寶忽然大叫起來！我們都張開眼睛很担心的向前直視，原來阿寶看見有人了，我們自從離香日德以後，一路異常荒涼，整個一個星期沒有看到人跡，這回看到人了，怪不得他大驚小怪！大家也許會發問吧？見到人本來應該高興的，為什麼反要担心？原來我們在香日德的時候打聽路上的安全問題，結果知道黃河上源札陵湖鄂陵湖星宿海一帶住有果洛野番，他們是青海境內最野蠻的一種番子，喜以殺人劫物為生，所以經行這些地方有點危險，這條路既然有危險性，為什麼不改一條路行？原來我們有苦衷存在：從西寧到玉樹本來有二條路可走，一條路是經大河壩；另一條路是經香日德，便是我們這次所走的路線。聽說走大河壩經行瑪曲（即黃河）也是果洛地方，有同樣的危險，我們既到了香日德，如回頭取大河壩一條路，時間上也甚不合算，所以決由香日德南下，大家都希望不被野番看到，偷渡了黃河，所以路上還以見不到人為妙在香日德後，途中因路上荒涼，甚恐糧食不足，希望路上能獵些野牲來補充，果然後來獵到一條野牛，大家心裏頗為寬慰！此後因帶路人對路途不大熟悉，半路迷途，但是我們料想憑着指南針的方向往南走，我們可看到札陵或鄂陵湖，如果看到湖光水影，從地圖上不愁我們找不到路。在寂寞的高原上，這一帶不特樹木不長，連草有時也不生，走了這一個星期，我們的糧食也用了不少，雖然有野牛肉可稍資接濟，但因迷途，想到前面的路程還多，就不多敢吃，經過長途跋涉的我們自然感覺有些疲倦了，人疲倦了還不要緊，因為尚有馬可騎，但是後來馬也疲倦了，這真使我們有點着急，看它們沒精打采的前進，走得非常之慢，眞有「雪擁藍關馬不前」之感！不過不前的原因不是雪擁而是馬的本身疲倦呵！我們越一山又一山，都是荒涼得令人失望。前面又一座山丘擋道，不過這回不同了，我們越過最高處，忽見前面茫茫一片綠水這是一個大湖呀！你看藍碧的天空趁着這水光蕩漾的大湖，景色多麼美麗！湖濱的草又異常豐美，微風吹來像浪動一般。經過多天疲勞的我們，忽然得一個風光宜人水草豐美的地方，不特我們可以在此恢復疲勞，而我們的騾馬也可以得到草吃，免至路上發生問題了。這時我們的心情像是久戰疆場的英雄，一旦回到家中得到賢良的妻子安慰一樣，我們正希望這種心情永遠的保留在我們的心裏，想不到阿寶看到一個人，他的一聲驚呼竟使我們剛才愉快的心情，雲消霧散，這又好像一個中得頭票的苦力把他藏着彩票的竹竿拋在大海的時候的失望一樣！這怎麼樣解釋？上面不是說過嗎？我們希望能夠偷涉黃河不希望看到人跡，這回看到人跡反糟糕，他不是果洛野番一路的人是誰？這個人看

我們似乎也有吃驚的樣子，稍停瞭望一下，即沿湖往西面飛跑，他不是回去糾合匪徒截擊我們幹甚麼呢！我們都料知不久當有事情發生了，大家免不了心慌，然而還有甚麼用處呢？我們須要臨事鎮定呀！語云：「石破天驚，神色不變」我們此時實須要有這種涵養呀！

幸而我們的領隊繼文柏先生甚有主意，他年紀最大，經驗亦多，他叫我們先抄湖濱將帳幕下好，隨即把香日德帶來的一面黃旗高高地掛起，又派我們在香日德僱來領路的韃子（即蒙古人，西寧人稱韃子）朝着適才見到那人逃跑的方向先到他的巢穴報訊，說明我們來此的動機。為什麼我們把黃旗高高掛起呢？這黃旗是有作用的，原來這黃旗是香日德班禪行轅送給我們的，其作用比一張護照來得還大，因為蒙番對班禪大師是非常信仰的，有了這面黃旗，希望他們看了不來打擾。為什麼我們先派人去報訊呢？因為這裏的野番專以打叔商人為生，我們先派人去告知他們，我們不是商人而是中央方面派來的，也許他們不敢造次下手。此時我們反心安了，因為既已到此，只好把一切付之天命，這樣佈置後便在湖濱住宿，一夜無事！這是六月七日的事情。

（二）

次晨報訊人尚未回來，我們無意欣賞湖邊的景色。到了中午尚未聽到消息，我們覺有些飢餓，便動手作飯，俟何飯熟了，餓極了的我們，這一吃當然很痛快！正在吃得不亦樂乎間，幕外忽然看到有十餘人背槍騎馬，遠遠的向我們帳幕奔來，我們知道我們的命運是凶是吉，不久便可決定了，我們也有人已經嚇得面色變青了，他們這十幾個人個個相貌猙獰，身體壯偉，很奇怪他們不來我們的帳幕中，却一齊到我們的護送人的帳前下馬，那帳幕在我們前面右方，我們聽到那帳幕內一陣番語嘈雜似辯論的聲音，也不知說什麼，我們又看到我們的衛兵二個，遠遠的離開帳幕暗伏，把槍彈裝好，像是待談判決裂的時候，準備背城借一，拚一個你死我活的樣子，但是我們心裏自己知道，我們只有四根槍，這四根槍，還不知道有沒有壞了不能用的？他們人多槍也多，如果真正打起來，我們是不能倖免的。我們聽見他們嘈了一陣，忽然停止了，旋即見他們向我們的幕奔來，此時我們吃飯尚未完，大家心裏反覺得異常鎮定。他們到我們帳幕的前面，十幾個人便盤膝坐下，面上似乎並無殺氣，老羅此時也不慌不忙，拿一短櫈坐下，和他們答話，由馬副官繙譯。當時我坐在後面，假意伏在旅行桌上整理雜記，所以把當時的話一一記下來。

果洛頭目說：若非昨日你們派二個韃子到我們帳幕來，及我們香日巴德（蒙人）的主張，說不定我們要開火了，現在機會很好，我們沒有開火，你們是中央派來的人，我們得和你們為友，那是很榮幸的事！現在我們有一件事要求你們幫忙的，不知道你們答允我們否？從前阿中殺了我們好幾個人，我們有冤無處訴，你們不久要到玉樹，到玉樹時希望你們能替我們說幾句公道話。

想不到他們這樣要求我們，老羅心更放下，便答道：請你們將名字開下，等我們到玉樹時，向玉樹縣長一說，或許我們將你們的事報告馬主席亦說不定，我們這次到西北來原來欲知道你們的痛苦，更希望會使你們足衣足食，用不着再去搶掠旁人的東西，好在中央現在對你們很注意，將來要好好為你們設法。現在這裏的青稞很貴，將來有了辦法，此地一塊白洋當不只買一斗青稞，也許一塊白洋買五斗也說不定。鄂蘭境內有地名察哈烏蘇，你們是知道的，將來此地加以開發，當很有希望的。果洛頭目說：這裏將來有何地可種青稞？

老羅：這裏湖濱太高太冷恐不能種什麼東西，此次中央派我們來欲看庫庫諾爾（青海湖）以西有什麼地方可種東西？我們不特注意種東西而且對於這裏的交通和經濟的發展也都注意，中央實在欲為你們設法的，使你們能夠好好度日。現在蘭州農民銀行托李先生調查玉樹的情形，預備將來在玉樹設一分行，這是為你們想辦法的一件事情，將來分行成立，你們可以不用攜帶笨重的東西各處奔走，以物易物，你們又可以不使用白洋，只要有了國幣便可隨處買東西，用不着互相搶劫了，國幣是用精細的紙造成，攜帶十分便利！

果洛頭目：我們在此不期然遇着，雖然不久就分別了，但我們後會想有期的。這次我們和阿中的糾紛，希望你們中央人替我們調解一下，這一

五三—一二三六

帶地方有些屬都蘭管的，有些屬玉樹管的，希望你們通知這二縣縣政府，不准兩方再有鬥爭的事情，我現在將我的名字寫下，我屬果洛西千族，是本地的頭人，名字叫做戈洛。

老羅把名字記下即問：為何你們打起架來？

果洛頭目：阿中是不好人，從前馬主席曾派人打過他們一次。我們從前和他們感情不好，他們殺了我們的好人。他們很有錢，現在有四十餘戶跑到玉樹境內，我們的敵家就是阿中的頭人，叫做汪東華亭，請你們到玉樹後見到玉樹的馬司令和祁縣長，把這事情辦一下。

老羅：我們到玉樹後見到他們，一定為你們辦這件事情，使汪東華亭不再欺負你們，使你們相安無事。

果洛頭目：我們果洛都是好人，可惜名聲不大好，所以馬主席誤會我們，以為我們為着不納稅和刦掠人家的東西跑到此地落草，其實我們跑到這裏也是不得已，我們在這裏很苦，常受人家的欺負，眞是有苦無處訴！

老羅：不但我知道你們很可愛，連我們五人都是一樣！我們將來一定將這事報告中央和馬主席，說你們都是很好的老百姓，請你們放心，到處傳明果洛是很野蠻可怕，可是我們不以為然，所以才跑到你們果洛地界來，昨天我們先派二個人到你們帳幕去，你們待他們二人很有禮貌，毫無加害的事情，這一點是你們是好百姓的證據，將來不特中央相信你們是好百姓，此次我們旅行青海省內雖然是客人，但也深信馬主席將來會改變對你們果洛的態度，此次你們態度很好，這是很對的，中央現在已經注意你們了，將來中央會不久再派人來的，從你們待將來到此地的人的情形怎樣，更可看出你們的態度，你們此後須改過自新，不要再搶刦過路人的東西，一二年後，你們的名聲一定會好起來，希望你們以後待旁的過路人的態度也和待我們一樣的客氣。你們在這裏雖然很苦，沒有人知道你們的苦衷，但不久中央必然知道的，同是中國人，同是老百姓，中央何必分彼此，中央不欺負你們，主席也不欺負你們，主席知道這裏很苦，將來必得為你們想辦法的，不過希望你們兄弟們今後好一點。

果洛頭目點頭稱是道：我們名聲不好，在這一帶凡是搶了人家的東西或殺了人，衆口同聲無不說是果洛西千的，令我們眞是有口無處辯。我們現在不敢向主席說話，這回委員到了中央後，請你們打一個電報給主席，說我們是好百姓，那就感謝不盡了。

老羅：那當然。但我希望你們幫忙青海省政府作一個事實的證明，表明你們改過自新，從今以後便眞的是好百姓，使我們容易說話，將來中央和主席一定會相信你們。你們能洗淨過去的錯失，豈特中央和主席相信你們，即無論何人，也相信你們的。

到這裏老蘇插口說：此後有人經過這個地方，最好先派一二人去看看，不可先行殺人，不可以為人人都是你們的對頭，去剿伐你們的。

果洛頭目：蒙你們將我名字記下，請賞我們一張名片，俾得我們將來看到司令和縣長時好便於說話。

老羅：我的名片在箱子裏，一時不易拿出，明天一定給你們。他又轉向馬副官說：副官！你回到西寧，可將我們這次談話告訴主席，說他們是好人，我則回到中央報告。

說到這裏，果洛諸人很滿意，這場話便告結束。大家跑出帳幕來，我們用望遠鏡遙遠向四週望一下，看見在我北面和西面的山坡上隱約有許多人馬往後面退去，眞令我們出了一陣冷汗！我心裏想，幸而這次說話結果圓滿，大家平安無事，若是談判決裂，這北面和西面兩股人馬無疑地會來包圍夾攻我們的呢！我們只有四根槍，衆寡不敵，當然打不過他們，若眞的打起來，我們是很難倖免的，想到我們能夠化險為夷，心內暗地發樂！

（三）

經過這次談話後，他們的態度更變好了。我們告訴他們這次抗戰的情形，及闡述最後勝利必屬于我們的理由。他們似乎不大清楚這些事情，問他們知道蔣委員長否？都說「詩哥」「詩哥」（時哥藏語知道之意）。這時大家滿堆着笑臉，我們眞的變成朋友了，我看見我們的馬副官，和果洛頭目二人伸出手來，在袖內握手，似乎二人都把大指頭屈着，據說這表示大家此後變成好朋友了。果洛雖甚野蠻，但極守信義，經過此次握手，此後即永為朋友互相幫助不再爭執了，正是「一經握指成知友，從此湖濱

無匪人！」

逃跑到黃河上源星宿海，札陵湖鄂陵湖一帶當匪而不向政府納稅的部落共有七個：即果洛西千（頭目戈洛），西傾香日德（頭目香日巴德，是王世德海的外甥）孔家，王世德海，巴隆，和阿史松（頭目爲女王）。這次到我們帳幕來的以果洛和香日德的頭目爲首領，戈洛長得面目猙獰，身材矮短，香日德長得面目和善，身材高大。據稱昨日我們派二個蒙古人到他們的帳幕的時候，他們曾經開過會議，決定怎樣對付我們，當時果洛頭目是主張解決我們的，但香日德頭目的意見則不同，他主張先派人到我們帳幕看一看，視情勢如何再行決定。香日德頭目原是香日德人，與我們所僱的二個蒙古人中有一個有親戚關係，這個蒙古人與我們的命運很有關係，因爲他以生命担保我們是中央派來的人而不是青海派來征剿他們的人，所以香日德頭目有這樣的主張，結果能够化干戈爲玉帛！

因爲我們已變成朋友了，所以我們邀他們大家攝影以作紀念，他們大概沒有看過照相機，所以看到照相機的猝然的一開一閉，似乎表示很驚奇的樣子。我們把帶來的香烟，洋火送給他們，他們都非常高興！他們立刻把香烟抽吸，對洋火覺得很寶貴，因爲這是他們不常見的東西，這洋火比他們鑽石取火實在便利得多了，此時我們的馬多天沒有吃到好草，尤其沒有吃到青稞，據說沒有吃到青稞，則走路沒有力氣，因此試試要求他們給我們一些青稞，雖然知道他們的青稞來得也不易。他們躊躇了一會，問我們有沒有茶葉，他們願以青稞換茶葉，這正合我們的意思，好在我們多帶茶葉，便樂得和他們作這種的交易，他們更告訴他們明天送我們羊肉和牛奶，這是我們不能不感謝的。

我們的騾夫都是西寧的回人，更乘機作生意，把他們帶來的糖出賣與這地的番民，換得不少的白洋！隨着我們便叫着我們的翻譯人和他們互相談笑，問他們知道阿巴阿羅（拉卜楞貢司令）否？答云不知道，我們在湖濱交談許久，直至盡歡始回去。

（四）

我們本來不敢在此多住，預備今天出發的，經過這回結交後，我們便寬懷在此多住一天。在此風光明媚的札陵湖邊，人得休息，馬得草吃，快如何之！下午三四時左右，我携着一個望遠鏡跑出帳幕獨到北面的高地上觀望湖邊的景色，時風平浪靜，湖水只起着細小的波紋，遠遠看來，好像是靜止着不動的水。太陽光從西南面來，射在水面上使湖水成爲一片使人愉快的深藍色，普通人說番語，「札」爲「白」，「陵」爲「長」，札陵湖者白而長之湖也；但在這時似乎不適用了，札陵湖四周滿鋪豐美的黃草，與碧綠的湖水互相映着，甚爲美觀！湖水周圍約有三百餘里，四圍的山不甚高，約高出水面數百公尺而已，惟遠望則有高山，湖的正南面望遠鏡中有一山積雪皚皚大概即巴顏哈喇山脈吧！湖的北面有一小島，再往西面似有一半伸出，惟其北方爲一另一高地阻擋，看不出是否和陸地相連，東南面有一處地較低，大概黃河從那裏流出！

「札陵湖的風景眞美麗極了。」我不由得喊出了，今天我得在此觀看札陵湖的景色，眞使我高興！我不由得湧出一段思湖來：札陵湖啊！從前一八八四年，俄人普什斯瓦斯基（Prezewalsky）到這裏探訪過你並以爲他首先發現河源呀！他叫你做俄國湖（Russian Lake），叫你的妹妹鄂陵湖做探險湖（Expeditional Lake），實在有點侮辱你，其實歷史上你的本國不少人到過河源看過你，像後唐的劉元鼎，元朝的都實，清康熙時的錫拉，乾隆時的阿彌達，都到過河源，俄人好大誇功，想你也不免發笑吧！不過我還得告訴你一件不幸消息，因爲我國人沒有出息，此後又沒有人親近你來做科學的工作了，到這裏把你眞正輪廓做出的人，反是德國人而不是中國人，他叫做非爾齊納（Filchner）會爲你繪過一張五十萬分之一的地圖，想他到這裏拜訪你，會坐在湖濱徘徊，你記憶起他嗎？

太陽漸漸落了，天色快要黑暗了，我不得不跑回帳幕了。離帳幕前，我們曾煮了一鍋稀飯，回來稀飯也好了，想不到在高達四千二百五十公尺的湖濱，還能把稀飯煮熟！那晚上我們暢懷吃它一個飽！

（五）

六月九日早上，絲絲下雪，爲着趕路，我們只好冒雪出發。初沿札陵湖北岸往東行，復沿湖南下，遙望湖中水，白而不藍，所謂白而長者，殆

五三一一二三八

此時耶！湖的東面有一個小湖，經行札陵湖與小湖間，地頗低。旋見毛牛數千，漫山偏野，找一個趕毛牛的人問之，方知他們是拉卜楞的人，他們去年到拉薩聖地去，今年返拉卜楞，途經此地的。再行不遠。又見幾個人向前趕，想起他們是早上會經在我們幕前走過的幾個番子，順問他們過黃河應在什麼地方？他們往西南一指說：「最好在札陵湖出口處過河，該處黃河成一峽口，水甚深而岸爲岩石，寬僅數尺可搭橋而過。」我們見他們鬼頭鬼腦，怕他們不是好人，所以不敢聽他們的話，據說在青海草地旅行，凡是單槍匹馬走路的人，多半不是好人，如見了生人，便會謀財害命！所以他們遇旁走路的人多半遠遠離開，不敢靠近，各走各的路，因爲誰都怕誰！在西寧玉樹間有定期的郵政，每年約定三四次，郵差在青海高原上行走，須帶足一月多的糧食，單槍匹馬，踽踽獨行，黃昏餓了，下馬煑食藏巴，食後不敢停宿，隨即摸黑再行二三十里，然後把馬拴好，靜靜睡下，明天一早再行，爲什麼他要多走數十里，因爲他怕番匪見到煑飯的煙火來襲擊他，所以這樣；郵差亦有被害的，所以他們的薪金頗高，這種傳聞，我們早有聽到，所以我們今天不敢聽他們幾個番子的話，實在應有的小心！

札陵湖、鄂陵湖間有一條低丘，今日下午二時左右經過這丘最高處，海拔約四千三百五十公尺，比札陵湖面高出約百公尺，我在此特地停留了一下子，因爲在此，札陵、鄂陵均可望見了，札陵湖在西，鄂陵湖在東面、其面積約略相等，據英國印度參謀本部的百萬分之一的地圖，鄂陵湖比札陵湖面僅低十呎，他們眞不愧爲姊妹湖呢！記得我們到札陵湖初和果洛野番談話的時候，我們因迷途不知這湖究竟是札陵湖抑鄂陵湖？故問他們，他們有一位答覆我們指札陵湖爲鄂陵湖，而往東指鄂陵湖爲札陵湖，想他他故意這樣，因爲我們初到，他們很擔心我們是征剿他們的，所以不敢說實話！

四時左右，我們便到黃河岸邊了，「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放肆不復回！」居在內地的人們的心目中不會想到黃河這麼小吧！黃河在這裏實僅二十公尺左右，我們騎馬過河，水深僅及馬腹而已。黃河在這裏藏名瑪曲，水流很慢，並沒有奔流放肆的樣子。水十分清，黃河的上源水流都甚清的，在貴德以後水才黃，所以黃河在這裏已名實不符了。

黃昏時候，我和老嚴跑到南面的小丘上，希望看看兩湖的情形，可惜西面的札陵湖沒有看清楚，東北望鄂陵湖水光，茫茫一片，黃河的出口在東北角，望遠鏡中隱約可見，黃河入鄂陵湖處水道十分分岐，大概黃河兩岸想是沮洳難走的。少頃天色已黑，暮色沈沈，已把大地籠罩了，我們追得下山來，幸山不甚高峻，尙不難行。

到得帳幕來，晚飯已好了，吃了以後向例是睡覺。但河沿甚地低溼，我穿的是番靴很厚，但在這裏經不起水浸太利害，幾乎溼透了，睡眠實在成問題，好在我們五人都有行軍床，尙不要緊。我們的騾夫和護送人沒有行軍床，自然叫苦，幸而我們帶有很多羊皮和擋雨用的氈子，他們把這些東西重重叠叠地鋪在地上作床褥用，尙可免于溼透、這樣把他們的問題解決了。

黃河兩邊盛產黑熊，我們的護送人剛才望見黃河的對岸有好幾個笨重的大熊在河邊遊玩呢！黑熊雖性質較良善，但力大無窮，也不是好惹的，所今天我們睡覺，不特要防盜，而且特別要防黑熊來偷襲呢！因怕黑熊把馬吃了，所以我們的馬夫阿寶和衛士都睡在外面，特別警戒，相約如有動靜，大家互相呼應！幸而這晚熊沒有來！

（六）

十日晨，離黃河東南行，地甚沮洳，非常難走，我們的一個護兵人馬曾陷于泥淖之中，費了很大的工夫才把他人馬弄起來。中間曾經過一條小溝，寬度不過二三尺，本來很可以涉過，但溝底的泥十分厚而又十分軟，所以不容易過去。爲了選擇過這小溝的適當地點，我們的騾馬在沮洳地中盤旋了一個鐘頭，才過這條小溝，沮洳地的難行，于此可見了。十時左右，我們經過一條河，這條河是往北流入黃河的，水較昨天的黃河深一點，但是窄得多了，拿出地圖一看，想即是札興河，（Jagan）札興河水有這麼深，無怪有人以札興河爲黃河的正源呢！

還有一件有趣的事，值得我們述的：我們離黃河不遠的時候，在草地

上遇到了好幾頭熊，一次遇到的是一頭黑熊，其大如牛，行動似乎頗爲遲鈍，見人來似乎不甚怕，只跳跳走走的稍爲弃避而已。又一次看到一頭花熊，帶了二個小熊，跑來跑去，似乎很快的，這種花熊，聽說是青海特產，旁的地方沒有，每頭價值很高，戰前逾一萬元，不久以前我政府曾送熊貓給美國，恐怕卽是這種花熊，我們這時候本來也想獵打一二個熊，可是不敢造次！一來怕打熊的槍聲引起匪徒來襲擊，二來我們無預備，人又太少，不易獵得！三來熊性是和平的，人不打它，它大概也不會害人，若是打它，打中固好，如打不中，它很利害，會來反攻，那麼我們反受其害了，所以我們結果沒有獵熊！今天抵啦哪札河，便止宿了，地在鄂陵湖南約十餘里。

十一日　一早起來，昨天曾經遇到洪果羅廝人，他們下寨的地方距我們不遠，今早他們一早拔寨走了，他們是認識路的，隨着他們的牛馬足跡，當可發現大路，我們就這樣走，馬副官一馬當先，我們隨在後面。今日一路頗爲平坦，只經過二個不甚陡的山口，兩山口中間曾經一條小河，小河冰厚盈尺，望之白色眩目，過這河也頗麻煩，河中雖有凍解的地方，但水下淤泥甚深，故只好從冰上走。我們過了大半人馬，忽然冰崩了，括的一聲，後過的數人幾陷水中。十二時趕上洪果羅廝人，我們也就停止不進了。

這時，他們有時到我們帳幕幾天，據馬副官說這洪果羅廝也不是好人，他曾帶了軍隊征勦過他們，他們逃避了，結果追不及，所以馬副官和他們實是寃家對頭，但是馬副官只告訴他們我們是中央派來的人，他們也無從知其底細，故也相安無事。

今天有一馬突然倒地死去，馬副官將馬尾割去保留，因爲在靑海草地長途旅行，馬很容易死去的，有了馬尾，他便可往省府交差，證明馬的確死去。

這地叫野馬灘，有泉水自地湧出，水淸冽，較之昨晚飲泥坑水好得多了。

十二日　自野馬灘至野牛溝，地多沮洳。野馬灘至野牛溝各以產野牛及野馬得名，然而我們在這兩地，沒有看到野牛和野馬，但死野牛所遺留的野牛角卻看到不少！野牛溝是一條向北流的小水，下流稱擧格河（Serea）流入黃河的。

到了野牛溝，我們的馬副官忽然仰天大樂，問他爲什麼？他說：「好了！好了！目前迷途，我很担憂怕走錯路，而今好了！野牛溝以後卽從大河壩至玉樹的大路，我以前走過一次，此後路熟了，當不發生問題了，尤其危險的野番盤據地帶已平安渡過，此後一路是坦途了，所以我快樂！」聽了他的話，我們也很放心，眞不想到後來還有事情發生！

（七）

十三晨六時許出發，滿以爲今天可越過舉國聞名的巴顏哈拉山，但是結果只到了在拉坪，沒有達到目的地。早上天陰陰的，太陽欲出未出，不久便下起雪來，而且越下愈緊，眞個大雪紛飛，像天女散花的飄舞着，如果在內地這倒是很好的景緻，可惜下得不合時宜地點！我們冒雪前進，人馬都覺困難！雖然不致伸手不見掌，但離得遠一些，便看不見東西了！

天氣也冷，但此時使我們害怕的倒不是冷而是怕我們失去了聯絡，假如失去聯絡，在這個荒涼不易見到人跡的地方，呼天不應，喚地不靈，只有活活餓死！怪不得老謝在這個時候急得態度有點失常了。大雪紛紛，風又使勁，加以路甚沮洳，在此時候，實在難走，人道「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恐怕這要比蜀道更難吧！因爲遠一些看不見東西，只有從指南針辨別方向，大概我們初沿溝逆着小河流行的方向往南走，二十里後轉而西，又復南下，隨卽上坡，坡度不大，沮洳地多處，沼澤星羅棋布。

下午三時，天色轉晴，天氣亦較暖些，路上遙遙望見一個黑色的東西，看不淸是甚麼？大家猜想還是野牛，我們的護送者對野牛很發生興趣，因爲他們曾經獵到過野牛，現在他們聽說是像野牛不覺技癢起來了，無不躍躍欲再試身手，我們只好讓他們前去看個究竟，若果是野牛，也希望他們獵一個回來；他們去了，我們也須找個安全地方躲避，怕它們向我們這裏衝來，因爲野牛也是不好惹的。

等了一會，遠遠的看見他們回來了，他們前面果然驅有一頭黑色的東

西，正向我們這裏奔來，我們不覺大吃一驚，大家嚴陣以待，不久這黑東西愈跑愈近離我們不遠了，仔細一看，原來這雖然是牛，却不是野而牛，是一隻脚微跛，不良於行的毛牛。護送兵們獵野牛不得，所以把這毛牛驅來，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歟！然而爲甚麼在這個荒涼異常的高原上面竟有這一條家養的毛牛？大家猜了半天，也想不出道理來。

但不久我們便明白了，我們在査拉坪下帳幕。馬營長（即馬副官）做事向來細心，這次他特自在附近巡視一下，憑他敏銳的眼光，更發覺有異，即便氣喘喘的跑回來，他不特沒有昨天高興的神情，反而面色蒼白，看來十分憂愁地說：「壞事了！壞事了！」我們看這樣子不覺大吃一驚，大家忙問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他用手往前面烟頭起處一指說道：「你們看那是什麼東西？」我們急往前面看，原來這烟頭起處是很多臨時的爐灶，爐灶裏餘火未息呢，除了這烟火外尚堆齊其他許多的東西，像肉食用的番刀，破衣，馬鞍和零星的軍用物等。馬副官苦着臉說：「我是慣于走青海地的一個人，我在青海曾征剿過數次番匪，在這荒涼的青海高原，除有特別事情外斷不會有這些東西遺留在路上，我年紀大了，經驗多了，據我看來，海南玉樹一定有什麼變故呢！」隨又指着未熄的餘火說：「你們看這一堆火仍未熄，可見在數小時前一定有人在這裏造飯，而爐灶又這麼多，軍用品遺棄這麼多，剛才一定有許多青海軍隊走過這個地方了，剛才我們所得的一匹野牛也許與這事變有關，大概玉樹事情來得嚴重，軍隊行動急十星火，所以把這匹不良于行的毛牛放棄了。從西寧到玉樹普通旅行要走一個月，如有急事，用馬隊馳行，則一二星期便可達到。我看這次青海軍隊行軍當是用馬隊的，不久我們在路上當可看到一些遺棄的軍馬也說不定呢！」停了一會，他再四望一下，又即指着前後不遠形似碉堡的東西說：「你瞧，這些不是新築不久的工事嗎？這無疑地是昨天軍隊在這裏宿營的時候爲防止番匪而建築的，我們如能與青海軍隊同行，當可無事，現在我們已經落後了，當有隨時被襲擊的可能，前途恐有不測！」我們聽了馬營長這番話，大家實在担心！

但是還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在西寧只準備了一個半月的糧食，估計僅可以到玉樹，我們是五月十號出發的，到今天已走了一個多月，離玉樹已不遠了，此時後退不如前進。後退呢？糧食不够，一路又無人家可以補充食物，只有活活餓死！但是前進呢？還有希望，從這裏到玉樹大概十天光景便可達到，糧食當不成問題，只希望我們在路上沒有被匪徒發現，我們當有一線生機，所以我們仍繼續前進。不改變原來的計劃！

天色已不早，無奈何在此地下幕。大家抱齊憂愁的神情，尤其我們的馬副官，擔心得一晚輾轉睡不着，我們初時也不睡，但想着到「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也就安眠了。

（八）

十四晨，天色還未大亮，便聽見一種怪叫的聲音，以爲有什麼事了，便一股轆從帆布床中爬起來，但是不見有什麼動靜，原來馬副官希望今天早點走路，好知前途的究竟，所以在天色曦微的時候用尖銳的聲音大叫「起來！起來！」把我們從夢中驚醒了，胡亂吃了一些蔵巴，便又再上征途。今天我們的心理可謂一面驚，一面喜！驚的是怕前途遇到意外，喜的是今天可以越過舉國聞名的巴顏哈剌山，巴顏哈剌山，是長江黃河上源的界水，記得在小學念書的時候，地理課本上說：「黃河發源于巴顏哈剌山之北，長江發源于巴顏哈拉山之南」今天我們能够親踏江河上源的界山，當然有說不出的愉快！「人心不齊，有如其面，」我們一行這麼多人，當免不了有人驚過于喜的，但是最少我一個人在這時候感覺得十分愉快而把驚怕遺留在腦後了，在此後退不得，只有前進的時候，驚怕有什麼用處呢？爲什麼我們不趁着這時候，欣賞這偉大自然的風光，使自己享受一下。

今早出發較早，拔幕西南行，滿天星斗未滅，閃爍得十分好看！地面上一渦一渦的小水，結着薄薄的冰塊，冰上放出白光，與空中的繁星相映着！這仍是沮洳地，一二十里後，天上的星斗不見了，沮洳地的冰塊又漸漸溶化了，原來太陽已抬起頭來了，這時黃金色的光線似乎籠罩過整個世界，我真感覺到無限的快樂！想到剛才的情景不覺信口道出了：

「曉天星斗燦，雪地冰先琛，莫嫌沮洳滑，歷盡便平川！」

沮洳地盡了，又是一片沮洳地，經行沮洳地須分外小心！未達札陵湖

時，我們的馬已經疲乏了，何況又多走一倍大！這次旅行所挑選的馬可說是極爲強壯的，然而究竟因強壯的程度不同而耐勞的久暫有異，此時較好的馬尙可勉強走路，較差的便不成的，馬在沮洳地上行走十分費力，經過這段沮洳地後，我們的馬，好的便在前面走，壞的便落後的，因此我們由不得失去了聯絡。大概馬副官等在前面走，我和老彭在中間，若羅父子落在後面，看看將抵巴顏哈拉山口，忽然又降下一陣雪來，我們每經較高的山口，往往是下雪，「山高多雨雪，」原無足怪，幸而雪來得不大，尙不致看不清東西，我和老彭兩們此時前不見人，後不見來者，想到如果走錯了路，糧食又不在我們身邊，即使不遇到匪，也只有餓死途中，未免覺得有點可怕！

巴顏哈拉山附近水草不豐。我們到了一個轉坡的地方，讓馬吃草，意欲等等老羅父子，等了一會，還不見人來，再等一會，雪已經不下了，遠遠地有些影子，這不是老羅父子是誰，無何，他們果然到了。我看見老羅而上現着又狼狽又焦急的樣子，小羅只有兩脚走路，騎的哈薩黃馬已經不見了，看到這種情形，深恐有什麼意外發生，幸而沒有什麼，不過黃馬失去而已，小羅苦着臉告訴我們，這馬過了沮洳地後便十分疲乏，不能走路，卽用力拉它，亦拉不動，終於卧下，無法扶起，只好把它棄去，讓它長與茫無人跡的草原爲伍了；這哈薩馬初離西寧時，非常俏皮，先把我蹄倒，繼又把小羅蹄倒；但是奇怪得很，他倒先不能走路，前幾天已經有點累瘦了，所以今天的結果，並非偶然的，正是「才華太露原非福，守拙藏聰始是材！」黃馬上的馬鞍也頗值錢，本應留着爲後補之用，但此時人馬疲乏，人固不能多帶東西，卽馬亦不能多負荷，所以連馬鞍也不要了。記得往年我從拉卜楞往河曲歐拉牧地旅行的時候，我把我的坐騎，馳騁了一會，當時我固然似乎洋洋意得，顧盼自雄，但護送者大不以爲然，他告訴我，如果馬乏了，便一點不能走路，我當時頗不相信，如今便證實他的話了。

下午二時，我們抵達巴顏哈拉山脈上一個山口，這山口藏名茶拉，（藏語拉者山口也）由高度計得知海拔4780公尺，我們很久渴望達到的地方現在如願了，這時我們心情的愉快，不言而喻！這是江河的分水嶺，山口之北，水入黃河，山口之南，水入長江，誠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者也。巴顏哈喇山脈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陡峻，坡度平平，如不拿高度計看，當不感其高。山口兩側滿蓋着雪，但這是否萬年積雪則不敢決定，因爲剛才適下雪呢！

越過了山口，卽爲雅礱江的源頭，大家趕路往前走，但我對這山口實在有點戀戀，所以頻頻撥轉馬頭回看，最後攝片一張，以作紀念。這山口的東端，遠遠還可望見一連山脈，山上積雪皚皚，那些在永久雪線以上，當無疑義的。

雅礱江上源藏名咱曲，源頭水涓涓流潺潺，我們沿小溪而下約七八里，下幕止宿，時間已是下午四時了，此地名茶拉根。

今日的情形似乎有點狼狽，老羅途中幾蹄馬，老彭晚上又發冷。老羅想着今天路上失去聯絡的情形，對馬副官有點不滿意，責他爲何只顧先走，其實馬副官恐怕今日前途有什麼意外，所以先頭開路，也是難怪的。

談到老彭發冷，實在使我們担憂！他在離開都蘭的第一天便發冷了，此後時好時壞，我們實在怕他病勢加重，因爲在此荒涼的高原上旅行，我們藥品雖帶有一些，都是不十分中用的，他病勢較輕，倘可伏鞍而行，假如進一步不能伏鞍而行，那就成問題，這裏不特醫院的設備不能夢想，卽可停留的人家也沒有，我們在半途怎能逗留，因爲糧食有限，若果勉強逗留，結果只有大家枯活餓死！所以老彭假如病勢加重，其結果就悲慘不堪說了，幸而他的病勢後來漸漸減輕！

十五日晨天氣稍冷，寒暑表的最低溫度竟達攝氏零下十一度半。六時五十五分出發，沿咱曲西南行，一路太陽雖很好，可是在這寒冷氣候之下，也無從發展其威力了，這太陽光不能使我們感覺得一些熱，不熱也就罷了，討厭的西北風又不斷吹來，使迎着風向的右臂，分外覺得冷！因爲太冷了，所以我連擋雨的毛襖也穿上，但這似乎還沒有什麼作用！

因爲昨天失去聯絡，所今天我們相約不要再如此，可是馬力不齊，結果也前後相距十餘里，以前負我們糧食的騾子往往落後，而今它們反在前面，大概騾子的負重致遠的能力讓馬還強罷！經過一段沮洳地，卽抵遠馬

灘，乃止宿，今天一路經行咱曲河谷中的草地中，一路平平，無甚起伏。中途一個騾夫在路上獲得紅馬一頭，大概是青海軍隊棄去的，老羅恐怕因此馬而生糾紛，決令棄去！

（九）

十六日早上天氣仍冷，但較昨日暖了，仍沿咱曲河谷西南行，沮洳地尤甚，我們一匹青灰色的馬，曾一度陷入泥濘中，費了半天才扶起，後來走了不遠，也疲乏不能行了，故結果亦只好棄去！計共我們棄失的第二匹馬！

這幾天路上雖然沮洳難行，但是路上並沒有什麼人事上的危險，大家便放下心來，以爲馬副官的話也許過慮了，但約莫我們走了二十來里，西北面看見有一個紅色的矮丘，這時候約是上午十一時許，大家正放懷前進，忽然在那紅土坡的下面看到一堆人，其對面的山中隱約的也似乎有些人觀望，這一班人鬼頭鬼腦的幹什麼，很有點不對吧？他們是否係敵裝備的伏兵？事已至此，老羅也就叫我們把子彈裝好，往前面開路，他們這個則隨在後面準備一聞槍聲，便大家下馬臥倒，我們這樣的繼續前進，但不久山上的人不見了，再一會紅土山下的人又不見了，這把大家弄得有點糊塗了。用望遠鏡遠望，也看不出有甚麼動靜，他們是怕我們避了呢？抑是另有作用？

但是我們實在管不了這些了，仍然戒備前進，上了一個山坡，遠遠看見前面有帳房，自札陵湖後看見有帳房，這個是第一次。爲明白究竟，老羅派了一個連長到帳房去打聽，費了半天功夫，才找得一個番民！據稱玉樹的確有事變，日前有不少青海軍隊經過這裏，馬營長料事如神，誠可佩服！

據番民所述，這裏是安木呢子革族牧地，約有數百戶，也是作叛民族之一，但他們的槍械日前已被青海軍隊繳去，所以他們現在已無奈我們何了。幸而我們是不期而然的隨在青海軍隊的後面來此，若早一些，那就難言了！聽傳稱多縣長已往玉樹，這消息未知確否？我們希望不成事實，因爲我們將要經過稱多呢！

別過番民前進，一會，前面又遠遠看到帳房。我們想到帳房詳細問問，但帳房的人見到我們前來，嚇得都逃跑了。又前進，見到幾個喇嘛帶着幾頭牛，也正欲向他們打聽消息，可惜沒有趕到他們，他們却又逃了，我們不是吃人的怪物，爲甚麼這樣害怕我們？眞令我們沒辦法！他們對青海軍隊積恨深了，實在令我們有點害怕！

爬過一個山坡，已是五時左右，走了多時，把帳篷打好，騾馬負物，也都卸下，燃薪造飯，食過了飯，現在是我們休息的時候了，可是我們細想今日的情形，覺得給這裏的番民知道我們宿營的地方，實在有點危險！誰能擔保他們在三更半夜不來襲擊我們呢？很難料定！倘劫奪我們的物品，那不糟嗎？所以我們決定仍披星戴月繼續前進，把行李重行擱好，再上征途，天色已暗了，幸月亮出來了，給予我們很多便利。路前仍是一片沮洳地，這又給我們不少麻煩，雖然有月亮，但夜間在沮洳地上走，實在很不容易，我騎的馬陷入了沮洳地，像不能走，沒法，只得下馬牽着它一步一步的跟隨走，過了沮洳地便落後很遠，在夜間失去聯絡，豈不更險嗎？這時候我有點急，幸而上馬加鞭，不久便趕上大隊，才放下心來。

今天一天沿着咱曲河谷南進，河旁地方沼澤，所以沮洳地特多，幸而過了一條咱曲的支谷後，沮洳地不見了，而月明如水，風光實在不壞。但大家爲着提防，也無心賞此景色了，這時有時來一陣狗吠，有時來着一兩槍聲，是番人來襲擊我們呢，抑是他們在警如此呢？大家免不了「風聲鶴唳」！

約到了夜間十一時，萬籟俱寂，我們的馬蹄聲都聽不見了，我們在咱曲河不動聲色的慢慢地把行李糧食等物卸下來，今晚我們沒有將帳幕打開，行軍床也不及用，在草地上草草地睡了一宿。

（十）

十七日晨起來問知這地名叫三道河，八時許出發，天氣較昨天暖些，我們沿着咱曲南下，路頗平，經行支谷數道，約二十里，又涉河轉西岸，

河深已齊馬膝，寬約十一二丈了，記得雅瀧江的源頭在巴顏哈拉山上僅為涓涓之水耳，二百五十里後，便深到寬到這樣，「涓涓之水，可成江河」，豈不然乎？于此不覺引起我一段思潮來：夫雅瀧江乃長江之源之一，源頭不過涓涓之水，然而它能川流不息，雖中間經過許多急流瀑布險灘峽谷，不能阻止它的征途，故卒能出羣谷，穿三峽，匯衆川，浩浩蕩蕩，經行九省，流入大洋，而下流水平似海，一望汪洋，成為我國最大的河川。人生亦不過如是，當其呱呱墮地，總角孩提，蓋不引起人們的注意，然若他在少壯時代能自强不息，向着他的目標努力奮鬥，忽視了境況的艱難，不怕前途的荊棘，有恆地做去，日積月累，則必能嶄露頭角，有所成就。而叱咤風雲，豐功偉烈，成為舉世注目的人物也說不定呢！所以長江的川流不息的態度和穿山鑿谷的精神，很值得我們效法的。

過河後，河谷漸窄，成為雄奇險峻的少年河谷，似乎與以前所見的黃河河谷坡平谷廣的大不相同，兩谷中草色青青，風景不壞，可惜沒有樹木點綴其間耳。此後二三十里間仍是少年河谷，一路帳幕已漸多，牛羊成羣，漫山遍谷，與從前的景象不同！

走了一個鐘頭，無意中回首北望，見北面雨雲一片，愈積愈厚，南面雖然天色尚是晴朗，可惜北面的雨雲漸漸南移，有趕及我們的樣子，下雨是免不了，果然不久黑雲趕到了，濃雲密佈，遮得天日不見，旋即東北風甚勁，雹子下得很密，幸而我們戴大草帽子，雹子不致打到臉上，免了一些痛苦！忽然來了一道閃電，把山頭照得通白，隨着一陣雷聲，像天崩地裂，柴達木盆地而後，我們聽到雷聲，這是第一次了，這種雨無疑的是對流雨吧！雹子大而重，我的坐騎很怕雹子打在它的臉上，時吹東北風，雹子為風所吹，從東北面打來，所以我的馬為避免頭迎雹子，把馬頭往往轉向西南，往西南是上山坡行，上山馬是不願意的，但此時它寧願上坡行，不肯下山走，所以我們勒它十分費力！不久風向轉為西北，風力已不如前之烈，雹子不見了，卻下起雪來，因為天氣已較暖，雪落到地上，即溶化了。

來到竹節寺，馬副官的馬又有二匹乏了，只好又行棄去。今天有一段路為懸谷旁的山路，甚為陡峻，在山腰下臨雅瀧江，江中碧水奔流，兩旁灌木叢生，（柴達木盆地後，只見草地，從未見樹木，今天却開始看到灌木）青的山，綠的水，風景不壞！「蜀江水碧蜀山青」，這裏雖然不是蜀省，然水碧山青，實可得之！

五時許，經行泥塔一座，轉過一個山坡，即可望見竹節寺。竹節寺寺院頗大，牆壁塗以紅色，頗為莊嚴美麗，大概為紅教寺院，寺院的前面，藏民的帳房不少，帳房的四周用牛糞築為牆，以禦風雨，藏地多如此，不特這裏為然。

我們初到竹節寺，番民都不敢和我們談話，見着我們均有「遠而避之」的態度。我們涉過一條側谷，在竹節寺的南面不遠下幕，隨即派馬副官到竹節寺內和他們交涉，馬副官滿抱希望，想在竹節寺要他們一些糌粑並欲打聽一些消息，可是喇嘛們都不敢和他談話，所以得不着要領。但是僥倖得很，適有一位甘肅洮州商人遠道來此作買賣，他是此地唯一的回人，他帶來出賣的是銅器，帶回的是白洋牛馬。他是薪薪新教馬主教的姪子，我們的領隊羅先生曾在洮州會見過馬主教，因為這種關係，由他向喇嘛們疏通說明，我們才得他們送來一些食物，不久附近帳房裏的番婦也來送牛馬糞，以備我們吹爨之用。

在這裏我們得到一種消息，知道昨天有五百多的××軍隊經過此地，據說他們殺了竹節寺兩個活佛，要了五十多條羊，附近是竹節族，安尼王革族，白力多麻族的牧地。這三族都是叛民和××軍作對的。我們今天在此明知有點危險，即寺院喇嘛不來攻擊我們，也難免他們的百姓來打擾，但是人馬疲乏，天又黑了，再走困難！何況在此下幕，如果和寺院說得好，也許他們可以派人保護我們和支給我們「烏拉」也說不定，所以冒險住下。

不久寺院裏的喇嘛也來看我們了，他們把他們的苦衷說出，由他的臉孔看出他們對××軍隊的態度，他們對我們似乎有點不相信，老羅此時有點着急，我看他說話時，臉色有點不自然，深恐他因恐慌而壞事，幸而他還能在緊要關頭編出一堆話來，他不能不衍權說：「我們是××派來的，

五三一二四四

××已經知道了車禍」，所以派我們來調查這事。」爲防他們欺我們人少，加以暗害，所以又假意說：「前面的××軍隊不過是先頭部隊，不久尚有軍隊續到。」他們聽到尚有軍隊續到，心中害怕，立即對我們的態度改變，隨即派人到寺院中把新鮮的奶油送來，同時洮州商人也送我們不少牛肉。他們要求我們代他們說好話，並說今晚上當派幾個喇嘛到我們帳幕中睡覺，保護我們，免他們的老百姓來打擾，果然他們派三個喇嘛來守夜。天明，老羅各人賞一塊白洋，他們也高興！

十八日　我們一早便巴不得離開這危險地帶了，竹節寺的喇嘛還好，支給我們烏拉。離竹節不遠，便看到二個尸首，赤條條棄露曠野，據說這就是寺院被害的二個大喇嘛，高原天氣寒冷，肉未腐壞，迄今食人鷹尚未把肉吃盡呢！

越過二個小山口，中途落下一些冰彈子，不久便又停止，旋又上山行，見一藏民在路上似乎等候我們的，他見我們到來，即乘馬往西南谷中疾馳而去，我未免吃驚，怕又有意外事情發生！由于竹節寺護送我們的烏拉人辯白，才知道他是去約白力多廠的百戶來見我們的，對我們無害意。

我們在荒野等了一刻鐘左右，遠遠的看到有四個人騎着四匹馬向我們奔來，一刻即到我們的面前，他們的馬異常雄俊，可喜老羌腹子大大的，在草地無論雌的雄的都是這樣，大概單純吃草的緣故吧，他們見了我們即行下馬，坐在草地上伸手伸舌敬禮。該百戶愁容滿面，因爲他的弟弟這次被××軍隊捕去了，他希望老羅到玉樹時代他向海南司令馬紹武氏說情，把他的弟弟釋放。老羅答稱：「如你們不再騷動，不再行遠遠的遷家，我當然可替你們想辦法，但不敢担保一定有效！」

那百戶恐我們不肯眞幫忙，以綢緞一疋送老羅，綢緞的東西在這裏實在難得，在他們看起來是十分寶貴的東西。可惜我們沿海一帶的人眼中實在沒有什麼！而且這件東西我們也不應接受，但不接受對他們又像不好，所以結果接受了，由馬副官保招。

正談話間，他們有一匹馬不知怎樣受驚了，在草地上打大圈子的飛跑，速度比汽車還快，我從未見過一匹馬跑得這麼快，現在才領略番馬的利害！我們深怕它把我們摔倒了，幸而不久該戶等把那馬拿獲制住了。

談了一會，即別彼等西南行，越過一個海拔4550公尺的山口，下山頗爲崎嶇，此時四周山巒起伏，草色青青，遙望西南高山上有一路，據稱爬過這山後，即可見長江的上流通天河。

到山麓有兩條小溪會流，會流處海拔4100公尺，過一溪但見青海墾農田，自離香日德後，這是第一次見有耕地了，久旅行於草地中的我們，實在感覺到有點痛快！沿稱多河西南走，路頗平，十餘里即抵稱多縣治。今天路上曾下雨，這是在海南初次遇到的，以前差不多都是下雪。

（十一）

十九日停留稱多。稱多縣治海拔3970公尺，位於通天河的南岸，河谷狹窄，其對岸爲東札寺院，有土房數十家，香日德而後，這是我們初次見土房的地方。抵稱多縣後，方知此次玉樹事變，與×方有關係，原來×方素來提倡三多主義，所謂三多主義者，即××方面希望他們的勢力能達到青海的結古多（即玉樹），西康的察木多（即昌都），和打箭多（即康定）三個地方，據稱海南若干族作叛與××方面通消息的，好像這回事變初起的時候，布慶族的百戶嘉牛以三根快槍和一匹馬，送給××軍政當局，希望當局不要再管理他們，××當局對此不能忍受，即電西寧×××報告這事情，×××據報，即派大兵來壓制此事，於是戰事就開始了。

此次××軍隊不在稱多，他們已南下攻擊亂民了。稱多的縣長爲李文卿君，生病未見，他派一科長姓朱的來談話。據說停留在稱多，安全不成問題，我們遂安心住下。我們在稱多住在一個稍爲有勢力的人家的土房中，在此地有此，實在不易，其作飯的銅器，比內地還好。這裏只使用白洋，一白洋約合三甘洋，（甘孜洋）。因軍隊經過後牛肉不易買得，我們用白洋高價買了一條牛，屠宰了，希望好好的享受！把危險的事情也忘記淸光了，我們月餘的旅行，實在有點累了，大家希望在此多住一二天，孰料天不由人，明日不得不黑夜出奔呢！

二十日黃昏前，我們尚沒有離開稱多的準備，但黃昏時縣府的朱科長來見我們，說他們縣府方面，接到此次率帶××軍隊的×團長的信，說×

×軍隊準備這二三天內大舉進攻叛民，稱多的兵隊不多，如叛民來一個包抄，稱多恐不保。他希望縣府人員和我們立卽離開稱多，趕上他們，一同渡過天河所以李縣長約定我們今晚十一時許在東郊空地集合，一同出發。

我們一點沒有準備，這麼一來，眞有點忙了，捆箱子，打行李，忙得不亦樂乎！未出發前和衣假睡一會，無情的跳蚤又來光顧，在這麼高寒的地方，還會發現跳蚤，未始不是怪事！這樣當然睡不着，十一時前我們便騎馬到東郊候縣府的人來。

今晚月亮沒有，大概爲濃雲所遮蔽罷！深夜黑漆漆的，什麼也看不見，等了一會，聽到一陣馬蹄聲，知道縣府的人來了，縣府全署出發，縣長李文卿病猶未愈，今晚也只好帶病出發，稱多族的百戶也隨着縣長來，他們連稱多的百姓，共有五十多人左右，槍枝約有四十來根。

夜十二時，我們便離開稱多了。往東行沿來路走十餘里，此後卽轉往東南行。騾子在前走，我們在後面，驅着多頭馬匹，負着糧食行李，前後迤邐里許，幸而叛民不知來襲擊。前面有座高山阻道，今晚我們必須爬過，因爲人馬有點累了，所以大家決定下馬和衣在山脚睡了一會，然後再爬山，下馬來，伏地一臥，便呼呼地睡着，便可知我們的疲倦了。騾子本來先行，後來落後，現在又趕上我們了，于是便又抖擻精神爬起來，準備爬這高山，這座高山實在陡峻，黑夜爬山，更加困難。我騎馬上山，走了不遠，幾乎跌下馬來。于是只好下馬步行，羅先生因脚有毛病，不能不騎馬，結果跌下馬來，大聲叫痛，幸而倘未致大傷。我們的騾送兵費了一會功夫才把他扶上馬，繼續上爬，抵到最高的山口（海拔4300）時，天色已微明了，此時雖十分疲倦，卻又不能不上前走，因爲我們今天希望能趕到歇武寺。

下山繼續東行，越過數個山坡，溯一小溪上行，九時左右達到一個水草較多的地方，大家下馬休息打尖，我們旅行數十日來，從沒有半路休息打尖的，總是早上吃好了拔寨走路，到下午下寨後才做晚餐吃，今天半途打尖也算我們第一次。大概因爲一來這次有稱多不少人同行，他們恐有半路打尖的習慣，二來因前面更有一座更高陡的大山，非休息一會把疲倦的身體休息過來，不能前走，在這裏休息了一個鐘頭，拿了一些藏巴，更又鼓起勇氣前進，東南行爬這座高山了。

這山口又高又陡，海拔4820公尺，因比巴顏哈拉山的查拉山口還高，而其陡則非查拉山口所能望及！我們的馬這時候都似乎十分疲乏，騎在它背上，它不動，迫得下馬來牽着走，不想牽也牽不動，拉它上山行，它卻下山走，自己上山已經不易，再要來牽馬，眞是難乎其難也。「五步一停，十步一擱」好容易費了半天才到最高處，因爲山高空氣稀，大家有點氣喘了，我平時不大感覺疲倦的，此時也感覺有點累了，不管三九二十七便在山口上躺着大睡一會，直至休息過來，然後下山。李縣長的馬因爲沒有經過長途的旅行，倘不甚累，所以他着馬加鞭，先到歇馬寺去。這裏下山也是很陡，下山時不好騎馬，除了老羅因脚有點毛病外，我們都步行下山，因爲太陡了，所以大家都感覺有點脚軟！下山沿歇武曲南行，下午約四點鐘方抵歇武寺。

歇武寺建築在半山上，其下有土房百餘所，歇武寺和稱多的東折寺的牆壁都塗以紅色，紅色的四周又繞以灰色，大概都屬紅教的寺院，歇武寺所在，歇武河谷較爲寬闊，歇武寺而後，河谷卽縮窄成爲峽谷了，在竹節寺附近僅看到很短小的灌木，從這裏以後，我們開始看到頗高的樹木了，寺院的對岸，便有寺院種的林木地。

到了歇武寺，我們滿希望××的軍隊沒有離開此地，那知又不如人願，他們早已經開拔了，這裏的人民，聽說也是靠不住，我們所住的土房，就是已經逃走了的百戶的家內，所以我們在此居住，並不保險！李縣長也心驚，覺得今晚在這裏停留很不妥當，他立卽派人到通天河去看個究竟，然後決定今晚的行止。

我們今晚也是和離稱多那晚一樣，和衣假寐，心緒不寧，跳蚤又多，當然又是睡不着。不久李縣長派人來說，通天河有青海軍隊，這裏不能停留，我們要趕着他們才好。大家聽到這消息，便立卽準備出發，騾夫們二日來未有休息，十分疲乏的他們，又須將行李裝上，來向我們訴苦，然而有什麼辦法呢？大家都是苦！

晚十二時許便出發了，晚上爽冷，下了一些稀疏的雪來，雪中透出一點朦朧的月亮，不特有利於我們走路，而且這景色也值得我們欣賞！渡過撒武寺南面的撒武曲的一條支水，沿撒武曲東南行，人馬絡繹於途，一路水聲淙淙，林木暢茂，深夜雖看不清什麼樹木，但這些樹木從黑影中尚知其長得不甚高，這樣走了二三個鐘頭，三時許左右，谷形更窄，兩岸像懸崖樣子，我們雖看不出什麼石頭，但知道岩石一定已變換較硬的了。

及天色微明，果然已入堅硬的石灰岩峽谷中了。在河谷稍寬的地方，便有非家，他們的房屋多建築在較高的地方，離河面至少有十公尺左右，房屋的下面便是青稞農田，農田四周，多圍以石塊成矮牆的樣子，大概農田坡度甚大，不是這樣不能保存土壤，田地內的青稞已長得有三四寸高了，比稱多所見的較高。自入青以來，所經過的地方以撒武曲這一段河谷的風景最爲美麗，爲什麼呢？因爲這裏有高出河面約數百公尺的懸崖，懸崖高處積雪如銀，河側却有青稞農田，青綠如帶。在內地旅行，見到農田是容易的，但不容易看到萬年雪，在青海高原草地上旅行，積雪是容易看到了，但很少看到有農田，這裏二者兼而有之，寧不可喜！何況撒武曲水流湍急，水聲淙淙，像萬馬奔騰的翻着白浪，又好看又好聽！河谷草木叢生，有的樹木居然長得有數丈高，久與青海草地爲伍的我們看到這種現象當然覺得痛快！河流狹窄的地方，時有西康式的橋樑橫架在上面，在水流特別急處，常有水磨點綴其間，想不到高山流水，雲影，農田，加以大樹，長橋，水磨，人家一齊影入眼簾，這個風光如畫，美景天然！七時許經迭達村（Dredondo）即抵通天河旁，迭達村番旗招展，番婦見我們來，似乎用很奇怪的神情在門前張望。

（十二）

迭達村地當撒武曲匯入通天河處，從這裏逆通天河西行不幾步，便是通天河的渡口。到了這裏知道青海軍隊又已經渡河往玉樹去了，未免有點失望！李縣長等先到這裏，他們費了不少工夫，才找得一個皮舟準備渡河，在渡口的附近有些地方血跡未乾，一看便知道這裏曾發生過殺人的慘事，據稱日前青海軍隊渡過通天河正沿河岸往玉樹前進的時候，忽然對岸的奔波（Bambo）寺院放了一槍冷槍，把一個青海軍隊的腿打傷了，這激怒了青海軍隊，所以他們回過頭來，把該寺包圍了，要寺院把放槍的人交出，寺院交不出，所以寺院的大活佛和七個阿客（即喇嘛）被殺了。同時他們又把四十個喇嘛帶走，經過寺院的求情，結果留了該寺院的青稞千擔，才得這四十個喇嘛釋放！

通天河是長江的主要源流，這裏有很動人的傳說，據稱唐僧往西天取經時曾經過這河，當時通天河水滔滔，這個飛渡不易，唐僧正沒法而發愁！忽然水裏鑽出一個大烏龜來說可背負他們師徒渡河，唐僧信以爲真，竟聽了它的話，不料到了河心，烏龜往水裏一鑽，便把唐僧摔去了，考之正史，唐僧似乎沒有經過這裏，這不過傳說罷了。

我們過河的方法是用皮舟，皮舟是用油浸過了的牛皮，以木架支撐而成，每次僅可坐四五人，所以我們費了好幾個鐘頭才人馬都渡過河。過河後，李縣長等的馬不乏，他們希望今天能趕到玉樹，所以他們先走了，他們所取的路線是順通天河而下，再溯結古曲而往玉樹，和我們所取的路線不同。通天河旁海拔三六一〇公尺，我們胡亂吃些糌粑，約十二時許也便出發了。

沿南岸溯河而上約數里，遙遙見有四藏民持槍騎馬來，我們未免心驚，一會他們便接近我們便稱他們，是尖打村的好百姓，奉馬紹武司令來迎接我們的，我們初時甚爲疑懼，怕他們是叛民的一黨，把我們騙了，但這不過是過慮吧！走了十餘里，見通天河對岸有一寺院，建築於山腰，據說這就是奔波寺。

再數里，我們便轉往西南上山行，爬過一個頗陡的山口，下坡數里即抵尖打村，在高處曾往東遙望通天河，見兩岸甚陡，一尖爲少年河谷，真積雪如銀，大好風光，烏能棄置，乃攝一影以作紀念。

尖打乃一個小村落，人口不多，但這已不是叛民區域了。我們已到安全地帶了，想到今晚當得安睡了，我們能不高興！入夜即將行李床打好，身子一躺，蓋上被蓋，大家無不呼呼地睡去！

三十日　一早起來，數日來晚上沒有機會好好睡覺，在馬上老是打瞌

蹬，有時幾乎摔下馬來，昨晚始得好好地睡它一個飽，其痛快可知！路上想到我們這次化險爲夷，逢凶變吉，今天便可安全到玉樹，能不額手稱慶！我們此時不特沒有感到一點累而且是十分興奮。

八時許出發，沿着一條小溪上山行，山路頗陡，十時許抵山口，海拔四五三〇公尺，在此遙望玉樹，位于一蜿蜒的河谷中，景象至佳！下山路亦崎嶇難行，十二時許抵新寨（Manilan），附近滿堆石塊，成牆壁狀，周有二百餘丈，刻遍「唵嘛呢叭彌吽」六字眞言。據說：凡捐財盡塞唵嘛呢石的人，必積陰德呢！

五里許，即見結古水（或結古曲）水流湍急，澎湃奔騰，水力甚可利用。沿水上溯一二里便抵玉樹，我們住宿的地方是馬彪氏公館，聽說還是玉樹最講究的一所房子呢。

玉樹藏名結古多，簡稱結古，回人又稱之爲紅毛的，地瀕巴龍曲與札曲匯流處，匯後稱結古水，流入通天河，結古市無城郭，有土房約六七百家，人口約二千人，乃札武族居住的地方。玉樹人口雖少，但地位非常重要，因地居西寧，康定，拉薩三地的中心，凡往來此地的人，經行玉樹，必須休息半月至一月，以恢復長期跋涉的疲勞，故玉樹近爲藏南政治軍事，經濟的中心也，研究邊事的人，不可不注意之。

我們在玉樹蒙海南司令馬紹武先生殷殷招待，爲西寧馬主席又頻電慰問，且予厚賜，至可感謝！初抵玉樹，甚覺疲乏，須多休息，又因事變，南路未通，故不能不在此稍事逗留，但不久亂幕即平。我們對青海當局平亂之速，頗爲欽佩！

我們在玉樹共留十天，這十天內除調查玉樹的情形外，又須作南下準備的工作。我們所擬取的路綫是經囊謙，藏方的昌都入，雲南大理，當我們打聽玉樹至昌都一段的情形的時候，有人說囊謙地方千戶極信佛，他禁止他的百姓打禽獸，所以那裏的禽獸見人不怕，有時飛禽會親切的飛到旅客的肩膀上。聽到這種動人的新聞，不覺欣欣以喜！但又有人說拉薩派駐昌都的總督名叫××××，他極不願意外人到昌都，從前行政院參事高長柱氏曾經被擋過駕，聽到這話，大家又不覺發愁，如此路行不通，豈不計畫失敗？但「天無絕人之路」在緊要關頭，往往「柳暗花明又一村」，馬司令說他能担保我們入昌都，只要我們聽他的話，我們急問他有何辦法？他說「要入昌都，必須偷入，如果通知，反爲壞事！」我們後來依照他的辦法，果然達到目的。

事過二年，追想前情，似乎有點危險，其實頗饒趣味，正是：

「當日征途人驚險，如今回首猶盎然！」

成都坊巷古蹟考（續一）

李致剛

諸葛井街　在今城東隅，一名「錦江街」。有井在街北諸葛武侯祠內，蓋街乃明代舊名，至今不改，（據讀陽新志，更生漫談兩書）因蜀人崇敬武侯，以井所在，而直呼「錦江街」矣。考方輿勝覽云：「諸葛井，在大慈寺西里許，自上窺之，祇見三邊，更一邊不知其際涯，昔孔明鑿此以通井絡王氣，俗傳有人入井，輒聞其中有雞犬聲」。又南中紀聞說：「諸葛井在成都，井口不甚寬，其下則闊落宏敞，上用礎石築砌，盧照密嵌，竟不墜下，鄰中汲取不竭，亦奇跡也」！明楊名有諸葛井祠記稱：「成都錦江街中，舊有井，其制與他井不同，大約中虛方丈，口徑尺許，精工堅固，非俗工所能到，以創自諸葛武侯，託之名也。」

桂王橋，東，西，南，北四街　在城東，相傳：清初吳三桂曾駐此地故名，以寫廢之，疑其非是，或明時世子如：「南川王」，「內江王」……例有封「桂王」者，其府第在是，橋乃邸第園地遺址耳。故橋不與他橋跨水者通；而在園囿民家也。

五三—二四八

西南行（三）

孤芳

由寧都抵贛縣

因卡車修理的緣故，在寧都滯留了三天之後，始於十二月十日，繼續啓程。不料卡車仍未修好，預計當日行駛三百二十華里，一天到達贛縣的，而仍沿途拋錨，五里一停頓，十里一修理，僅僅行駛了一百十六華里，於昏暮始到達寧都之銀坑鎮。翌晨繼續行駛，又八十華里至雩都。又一百二十八華里，於下午二時，始到達贛縣。

由寧都到贛縣這一段公路，除了經過寧都之後四五十里直到雩縣，有些不大高的山嶺外，其餘的都是平原。公路修築的也很平坦。公路的兩旁，都是一些黃泥的小山，有的是牛山禿嶺，有的是栽植一些小松樹。除了一座獅子頭山外，別無好風景給我們瀏覽。獅子頭山在陽河附近，離開銀坑鎮不過十華里，完全是一座石山，雖不高，但是離地突起，恍惚桂林的山水。遠望山麓有一座寺廟，風景很好。聽說也有一個山洞，亦頗幽邃，可惜沒有機會去一遊。

此外風景最幽麗的地方，要算沿贛江行駛的一段路程。——經過雩都四五十里之後直到贛縣，約七八十華里。——一面是嵯岩石突出的山麓，一面沿着廣闊的贛江，有的上坡，有的下坡，總可望見贛江之中的帆影，和廣漠的沙灘。

銀坑鎮祇有二三十家商店，小旅館和小飯館。我們住宿的，是江西公路處職工福利會銀坑福利互助社所創辦的同仁公寓，房間尚清潔，取價也很廉。這個銀坑鎮，雖祇有二三十家商店，然而却有電燈，聽說也是江西公路處所創辦的。

汽車經過了雩都縣之後，約七十八華里，叫做江口鄉——贛縣屬，這裏靠着贛江，有條通汽車的木橋，還沒有建築成功，我們是坐船渡過贛江的。

在這由寧都到贛縣之間，公路兩旁，三三五五的農家很多。大約不到一二里，就看見有黃泥磚築的瓦屋，人口似較浙江和福建兩省沿公路的農家稠密。這些農家的房屋，大都是兩三年來新建築的，因為我們看見他們房屋的屋樑及黃泥磚牆，都是很新的。我在車上推測牠所以新建的緣故，或許是民國十八年至二十一年之間，這些地方因共匪竄擾，被紅軍焚燬了的。這些農村，風氣尚相當的閉塞，所看見的農家婦女，沒有一個剪了頭髮的；而且是梳的元寶式的髮髻。不過她們是很辛勤的，她們同男子一樣，能挑柴，能挑水，能在田裏工作。沿路的田畝，泥土相當的肥沃，田裏所種的小麥，已經很青綠的了。茶樹也很多。尤其是興國，幾乎「贛縣」相當的著名的。

沿途看見的墳墓甚多，常見有一二個小小土堆，即葬有二三個，甚至八九個墳墓。這種墳墓建築很簡單，除了墓門是用磚砌的，中嵌一塊石碑外，其餘都用黃泥土做的，不若皖徽寧閩的墳墓，用麻石砌成，工程那樣浩大。而且不合山頭方向，不講龍脈，似乎風水的迷信很少。可惜埋葬的方式太無計劃，東一處二三個，西一處四五個，有的葬在大路之旁，有的葬在菜園旁邊，甚至有的葬在住屋的戶落裏，倘若加以指導，採都市公墓的方式，聚葬在一處，不但形式好看的多，而且土地也可經濟些，讓出許多種植些農作物。這一點意見，願向建設新贛南的當局貢獻！

新贛南

「建設新贛南！」這是江西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蔣經國先生所標榜治理管轄各縣份唯一的口號；更是他治理管轄各縣份唯一的成績。據說他建設新贛南的三年計畫，已經完成了，現又開始一個五年的新計劃。江西第四行政區所管轄的縣份、是贛縣、信豐、龍南、虔南、定南、南康、上猶、崇義、雩都、安遠、大庾十一縣，行政督察專員則駐在贛縣。

我來到贛縣之先，早已聽見朋友們談起「新贛南」的建設；在將到未到的時候，同車的孫君，更盛讚「新贛南」建設的成績。私心自忖：倘若在贛縣作一天的勾留，看了「新贛南」建設的究竟怎樣，向留心地方行政建設的作一個忠實的報道，也可算盡了新聞記者的天職。果然如願以償，所乘的卡車，又須修理，停留了三天，使我天天得在警報解除之後，偷閒一參觀「新贛南」建設中心的贛縣。

我們於十一月到達贛縣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二時了，行裝甫卸，警報隨着來了。送警報解除，即與偕慎兄進城巡視了一回。第二天上午十時前，及下午三時警報解除後，又先後進城遊逛了兩次。第三天作了一次虎崗的訪問。第四天在東門城郊附近巡了一回禮。對於「新贛南」建設中心的贛縣，有一個很膚淺的認識。贛縣是前清贛州府治，城區是很大的。據說它商業的繁盛，在往昔和現在，都要推為江西省第一。它的城垣，東北西三面，都由贛江環繞着。西門和北門外，各建有長一華里左右的浮橋，每日開放三次，通行船隻。東門外則為長一華里半的大木橋，當卿接通「贛粵汽車」的公路。未到贛縣約七華里的地方，有一個小小的村莊，名叫七里舖，公路旁豎着一塊木牌，寫着「歡迎來賓蒞臨！」反面向着去路，則寫的「再會！一路平安！」首先給我一個良好的印象。

卡車一剎時過了七里舖，駛過大木橋，就到了東門城外汽車站。東門現改稱「中正門」，城門是新建築的高大的牌樓，凡三門，中行車輛，左右走行人。牌樓兩旁牆上，正面也有「歡迎來賓蒞臨」，反面也有「再會！一路平安！」的字樣。街道很廣闊，商店的房屋也很高大。街道的中央，植有樹木；每一株樹的中間，安置一個很大的太平水桶，是由每一個商家設備的。這種太平水桶，有兩種功用，一種當然是有火警時消防用的，另一種，則用以灑街道的灰塵。最繁華的街道，是距離中正門二華里許一帶的地方，銀行，書店，綢緞店，布店，百貨商店，食品店，菜館，旅館，浴室，戲院……應有盡有。每到下午三四時之後，漸漸地熱鬧起來，夜間電燈燦爛如晝，行人往來擁擠，不亞陪都的小樑子，都郵街。

日報有三家：一家是正氣日報，一家是青年報，一家是民國日報。學校教育也相當的發達，中正大學贛縣分校，設在陽明門——西門外對江的郊間。

城內偉大的建築物，就我所看到的，有中正公園，新贛南圖書館，新贛南電影院，——當然我沒有看到的還有的尚多。中正公園面積雖不大，樹木卻不少；公園內有勵志社贛縣分社，有體育場，又有一個新贛南博物館。勵志社贛縣分社和新贛南博物館，都是新建築的很精緻的西式房屋。可惜我們到的時候，新贛南博物館已過了參觀的時間，沒有進去參觀。徘徊門外，看見裏面有一幅很大的油畫，高與牆齊，上面繪着　總裁夫婦，和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史太林委員長，含笑互舉香檳酒杯，慶祝中美英蘇四大強國勝利的畫像，使人看見了，景仰之餘，更興奮得了不得。

新贛南圖書館和新贛南電影院在一起，也都是新建築的很美術化的洋房。入門處為一牌樓，上面中間寫着「正氣」兩字，左右兩旁，一為「忠誠」，一為「愛國」。入門後為一廣場，廣場中央豎有一「贛縣民衆獻糧題名碑」。圖書館的中央，為館內職員辦公室，櫃台的木板上，有斗大的「靜」和「默」兩個字。有書報和雜誌的閱覽室，有二三十種日報，和百餘種雜誌。左為圖書閱覽室，我看見公佈的閱覽統計數字，十二月份閱書的人，是五千三百九十一人；借書的人，是一千三百三十三人。借書的規則：保證金三百元，借閱的期限，最多是半年，問之館員，藏書約二萬餘冊；圖書分類，是採用杜定友的十分法。新贛南電影院，原是新贛南大禮堂，是借着當年放映電影的；裝飾很華麗，座位也很舒適；當晚放映的是「現代戰爭」，票價樓上樓下，一律十五元。

新贛南電影院隔壁，是民衆教育館。裏面有民衆學校，書報閱覽室，民衆服務處，圖書代售處，男女浴室等等，設備亦相當的完備。民衆教育館的隔壁，則為青年會，我們都沒有時間去參觀。江西省政府建設廳在城內也設有贛縣陶陶招待所，中國旅行社也設有招待所，都可住宿旅客，我們為便利起見，卻住在靠近汽車站一家普通旅館。

東門外有一個天竺公園，園內樹木也很多，有一個「百二亭」，亭前葬有攻劉赤匪陣亡將士一百二十人。另有一墓，則爲「故陸軍少將曾陌熹埋骨處」。沿着公路旁，有一所贛縣農業推廣所，農場開闢的很大，但是經費很少，僱用的農工不多，因之，也沒有很多的成績給我們批評。

贛縣慈博愛院，也是「新贛南」建設的一部份，它辦有老人院保育院和新人學校。老人院和保育院，我們沒有機會去參觀；新人學校是教育囚犯的學校，現有囚犯六十餘人受着教育。每日是上課三小時，工作三小時。課程視囚犯教育程度的深淺，分爲四級：最高級和初級中學程度相仿；其餘三級，則等於小學的高級初級。工作是織布、紡紗、種田、畜牛羊。有牛十餘頭，羊二十餘隻，成績好的，可以減輕徒刑，甚至免罪釋放，恢復身體的自由。

據曾經到過贛縣的同車乘客說：新贛南建設的成績，不在贛縣城內，是在虎崗。所以我到了贛縣的第二天，趁着去車還沒有修好，同齊幾位朋友，去虎崗盡量的參觀了一天，另有一段文字，介紹在後面。

虎崗——兒童的樂園

虎崗，是中華兒童的樂園，也可說是培育中華新青年的一個很好的機關，一個新生出的中華小國民，一經斷了乳，倘使有機會，有幸福，委托在這裏所創辦的中華兒童新村，便可以從托兒所，而幼稚園，而正氣小學、正氣中學，一直到正氣大學畢業。成績優良的，復可被派遣出洋留學，或介紹職業，到社會上去服務。

這個中華兒童新村，即坐落在贛縣城郊約十華里的虎崗，爲「新贛南」最有成績的建設。新村的組織，是仿照鄉保甲的制度，不過新縣制基層組織的鄉、保、甲、是以當地的公民爲主體的，這個中華兒童新村，却以新村的兒童爲主體。除了鄉長之外，保長和甲長，都是由新村裏的兒童去充任。新村的最高指導機構，是村務自治指導委員會，由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選任委員七人至十一人所組織，專員兼任主任委員。

由贛縣東城外到虎崗，有一條很寬的公路可以直達；崗嶺並不高，然而新村所佔的土地，面積却很廣。我們前往參觀，是上午十時到達的，每一處所僅僅逗留數分鐘，——有的僅僅一二分鐘，然而一直參觀到下午五時回來的時候，尚有五分之一的部份，被遺漏沒有走到，由此可以推測土地面積之廣，和建設的成績了。然而聽說只有十年短短的歷史。

由具體的說，它最基本的建設，是正氣小學，學生約有八九百名。這八九百名小天使，一方面是正氣小學的學生，另一方面就是中華兒童新村的村民。他們保甲的編制，是拿宿舍劃分爲八保。每保有十二甲，每甲有六戶，每戶以一個學生爲單位。換言之，就是以一個牀鋪爲一戶，六甲牀鋪排在一起爲一甲，十二個牀鋪在一個宿舍之內，就成爲一保。這一羣小天使，除了受着很完備的教育之外，須輪流盡村民的義務，在村內的兒童圖書館、兒童藝術館、兒童商店、農場服務，藉以養成做公民的資格，和練習社會服務的技能。他們不但做兒童圖書館的館員，兒童商店的店員……而且村內的警察，也由兒童充任。以一個十一二歲的兒童，穿着警察的制服，手持木棒，站崗，指導遊人，真真是像煞有價事。

這一羣小天使，行動很活潑，肌肉很發達，當然是注重體育和勞動的緣故，他們舉止很大方，言語很流利，教導方面亦有很大的功效。他們是一律藍斜紋布的制服，裏面除了一件白老布襯衫和一條白老布短褲外，僅僅一件白老布棉背心。做制服的藍斜紋布，是美國羅斯福總統贈送的，他們叫它爲羅斯福布。他們不分男女，大半赤着脚。他們的衣裳，也大都自己洗滌。

正氣中學，大約有四五百學生，高初中都有，正當上課，我們沒有進去參觀，僅僅看見他們的壁報，有八九種之多——大約每一級有一種，名稱有「正氣青年」、「前鋒」、「搖籃」，用很美麗的圖案畫或彩色剪紙鑲襯着，貼在木牌上。

正氣大學，正在計劃建築校舍中，尚沒有開辦，另外還有天才學校，感化院，我們沒有看到，是不是參觀遺漏，抑或尚未開辦，不能斷定。

我們所參觀的各部份，除了上述之外，有賓館、託兒所、幼稚園、兒童圖書館、兒童商店、民衆教育館、大禮堂、公園、體育場、農場、郵局、衛生所。聽說還有肥皂廠，酒精廠等等，因時間太晚，都被遺漏了。

在這些所參觀的各部分當中，最使我們感覺興趣的，要算幼稚園和託兒所了。託兒所現有二十

十六個小兒童，年齡最大的是三歲。他們睡的是小牀，坐的是小桌小椅，吃飯用的是小碗碟，盥洗用的是小面盆、小洗面毛巾、小牙刷、小漱口杯。他們遊戲，他們運動的器械和設備，都是小型的。甚至他們的便桶，也是很小的椅子式的。他們的牀、飯盤、桌、椅、便桶，以及一切用具，都編列了號次，每一個兒童，都有一個號碼；他的號碼是幾字，他使用的一切器具，都是那個號碼。他們能看圖識字，他們能識數，他們能畫個簡單的兔子。他們知道蔣主席，和他們的專員蔣經國，他們曉得自己的仇人是日本鬼子。他們的生活是很有紀律的，他們早晨六時半起身，晚間七時睡覺，中午睡午覺兩小時；他們每天吃四頓，兩頓飯，一頓粥，一頓豆漿和點心。他們吃飯之前，坐在桌上，須先唱歌，然後舉箸。吃完了之後，須散步二十分鐘。他們有保姆帶領和指導。幼稚園的建築和佈置，更美術化，他的建築，分東西兩部，是兩座圓形亭子式的房屋。東部是施教和遊戲的地方，當中一廳，四週八個房間，除了兩三間是辦事員的房間外，其餘都是施教和遊戲的。遊戲的玩具是很多的，看圖識字識數一類的生活課本也不少。粉白的牆壁，貼着很有趣的圖畫和剪紙。西部當中爲兒童飯廳，四週是兒童的寢室，盥洗室，和保姆室。牀位和舖蓋列了號碼。洗面盆、毛巾、牙刷、嗽口杯，也隨着着號碼陳列的很整齊，廚房是另一個小屋，有四五個傭婦，正在那裏磨豆漿、做菜、煮飯，給他們吃，他們的營養資料，是經過科學配合的豆漿、雞蛋、豬牛肉，每週給他們吃，都有一定的成份。

新村內各部份的每個房屋，都是獨立建築的，散見在虎崗之上，形式各各不同，都是具有藝術化的西式房屋。運動場可以開中等學校的運動會。大禮堂樓上樓下，能容千人，可開村民大會，可映電影。民衆教育館的建築，像恭亭式，東西兩個門，接通村內的幹路——中正路，南北兩牆上，一邊掛的是世界全圖，一邊掛的是中華全圖，有竹籐椅，有寬闊的長板櫈，可供遊人休憩，可供人閱報。——村務指導委員會的牌樓柱子，是火車形式，旁邊並設了一個小火車站。

村內有一條幹路，叫做中正路，從進村的牌樓起，一直通到另一端的村外。村內的支路，則以中國二十八個行省題名。村內有電燈，是由城區的電燈廠接線來的。它的經常費，據它的「答客問」上面說：年支一百一十六萬一千六百元，由第四區行政專員公署撥發的。

中華兒童新村，它是歡迎人們去參觀的，不須要人介紹，到了贛縣的人，應該去參觀一次。它有一所賓館招待參觀的人，到中華兒童新村去參觀的人，可先到賓館，他們有印好的「中華兒童新村組織規程」和「答客問」兩種小冊子，先看了可以知道這中華兒童新村整個的內容。

由贛南到粵北

十二月十九日，卡車修理好了，遂繼續由贛縣啓程，行駛六十華里抵南康，又一百二十華里抵大庾，又八十四華里，於晚六時半抵南雄住宿。翌晨繼續開車，六十華里過始興，又一百四十華里於中午到達曲江。

南康、大庾爲江西省的縣份，南雄、始興則爲廣東省的縣份，兩省的交界處，在大庾和南雄之間的小梅關。這兩天旅行中，沿途我注意考察的：是江西省境內，南康和大庾建設的成績怎樣？在廣東省境內，南雄和始興的風土、人情、出產怎樣？因爲南康和大庾，尚是「新贛南」建設範圍以內的地方，標榜「建設新贛南」的當局，是不是建設南康、大庾，和建設贛縣同樣的注意？同樣的努力？這是我們應當注意考察的。廣東省境屬珠江流域，氣候較長江流域的安徽、浙江、江西各省溫暖的多，人民生活的環境，受氣候的影響，自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這些不同的地方在那兒？也是我們值得注意考察的。

南康和大庾的建設怎樣？在我們的卡車前駛中，每經過一個鄉鎮，必定看見一個「發揚正氣」的木製牌樓。牌樓的兩柱，有一副標語式的楹聯，此其一。每到一個鄉鎮，必有一個木製的黑色的日期牌，寬三尺左右，高約人齊，上面載着本天的「月份」「日期」「星期」，用白色厚紙或薄木板製的，每天輪流改換，此其二。公共運動場、民衆教育館……的新政設施，是有的。尤其是警察所，不但南康和大庾的城郊有，就是鄉鎮也間有之，這是和別的地方所不同的。由這種種的推測和判斷，知道標榜「建設新贛南」的當局，除了建設贛縣之外，並沒有忽略其他的縣份。而且我在贛縣看到日報上登載的新聞、專署

新近組織了一個新贛南建設視察團，分四組，赴第四區所屬的各縣份視察建設的成績，由此更可推測到正在那裏努力這種工作。

江西省和廣東省交界的小梅關，也和江西省和福建省交界的分水關一樣，很高的峻嶺，形勢相當的雄險。一過小梅關，到了廣東的省境，風土人情，漸漸的改變了，尤其是方言，幾乎十句話當中，能懂得的祇有二三句。鄉間人民的生活，也很儉樸；婦女也和贛南一樣，能下田操作，能挑擔。在南雄，在曲江，卡車一到汽車站，趕到挑行李的，一半是婦女。他們道地的飲食怎樣？我們無從考察，推想起來，當然是很粗糙的，很簡單的，沒有都市中的廣東館花樣那樣多。不過粗糙的蛋糕，麵包，在經過的一些小村鎮上，也有得購買。

在贛南，氣候已較皖南、浙西、閩西、和暖了，到了粵北，更覺得溫暖。近熱帶的農產品，到廣東省境內更多了。香蕉，贛縣雖有得購買，但是不好，到了南雄，就有好吃香蕉吃了。

南雄，是粵北一個大縣份，商業素稱繁盛，可惜我是夜間到的，留宿一宵，第二天清晨就匆匆的登了程，未能作個鳥瞰，不過當夜却吃了一頓純粹都市化的廣東館子。

始興也是匆匆經過的，卡車在南雄開駛的時候，車上又多了一條黃魚——司機私帶的乘客，到曲江去。他對於始興的情形很熟悉，他在車中對我們說：張發奎將軍是始興人，在這次抗戰中，始興出了三個軍長，十幾個師長，始興人對於抗戰，是很有功勳的。

十六日中午，總算趕到曲江，完成了這萬里西南行的第五個階段的一段行程，自十二月一日由鉛山開車，迄今日到曲江，共行了十六日，但中間在南城停了一天，在寧都和贛縣各停了三天，實際上祇行了九天。

粵漢路兩大據點

粵漢鐵路，是中國南部和中部的交通大動脈，南自廣東省的省會廣州起，北至湖北省的省會武昌之徐家棚，和平漢鐵路啣接，與自西向東流的長江，在武漢之間，形成一個十字形。它的地位的重要，不亞於平綏、平漢、津浦、北寧等路。

曲江是廣東省戰時的省會，又名韶關。在戰前，本是粵北的一個重要商埠，商業相當繁盛。抗戰以來，做了廣東省戰時省會以後，人口加多了，商業更為發達。從粵漢鐵路曲江車站的附近大橋，一直通達着五里亭，街衢縱錯，商店比櫛，熱鬧非常，比之戰前的廣州，不相上下。沿五里亭一帶的山上，三三五五新建築的小洋房，彷彿香港。商業的風味，完全廣東化，尤其是吃的大小酒館。文化事業很發達，書店甚多，日報有三種，一為大光報，一為建國日報，一為青年報。水陸交通也很便利，陸路交通，除了粵漢鐵路可通至湘潭外，私家的汽車，時常有的兜搭乘客，開往南雄贛縣寧都等縣。因之往來曲江的旅客很多，旅館每天總是人滿為患，一般半鐵筋式的民船，趁此機會，兼做旅館的營業，租給旅客下榻。這種「水上旅館」，泊在車站附近的江畔，不下百數十號，為曲江唯一的特色。

衡陽，是湖南省沿着粵漢鐵路的一個大都市，自從抗戰發生，成為西南大後方的前衛，地位更為重要。它一方面是粵漢鐵路的一個大據點，另一方面又是湘桂鐵路的起點，從東南到西南去的人們，是必須要取道衡陽搭乘湘桂鐵路車到桂林的，或則搭乘粵漢鐵路車，至湘潭，轉赴長沙。公路的交通，有汽車通至界化隴而至江西省泰和縣。因此，自從抗戰以來，它的商業也一天發達一天，繁榮不下於曲江。

繁榮的桂林市

我和愼兄，於十二月十八日，由曲江乘粵漢鐵路火車到達衡陽之後，——計程三百二十二公里，——復於十九日晚，在衡陽乘湘桂鐵路火車，於二十日晨到達桂林，計程三百五十七公里。

湘桂鐵路是抗戰後新興的一條鐵路，從衡陽起，經過桂林，到達柳州；復由柳州連接黔桂鐵路，到達貴州省境的金城江，由粵漢鐵路的曲江，每星期有三次聯運車，直達黔桂鐵路的金城江。赴貴陽，重慶，昆明的旅客，若在衡陽或桂林沒有事耽擱，可在曲江購買到金城江的聯運票，免得中途換車的麻煩。據說湘桂鐵路的工程，僅僅費去了七個月的時間，就完成通車，和粵漢鐵路，黔桂鐵路，成為西南交通唯一的大動脈。

我於民國二十七年的冬天，由上海赴萬縣，和

這次由故鄉赴昆明，因爲經過這條鐵路，看見它工程的艱鉅，不禁驚訝中華民族創造力量的偉大！

桂林，是廣西省的省會，西南大後方第一個門戶，我們來到桂林，可算是踏進西南大後方。在我第一次民國二十七年冬天到桂林的時候，湘桂鐵路的桂林南站尚沒有建造；灕江上偉大的中正橋，尚沒有建築。現在呢，桂林南站不但早已蓋好，便利旅客上下，而且由南站一直到南門鴻橋，約兩三華里長的闊大馬路，兩旁商店林立。中正橋在東門城外，橫跨灕江之上，工程甚爲偉大；兩旁木柱上，有光明燦爛的電燈。街市的繁榮和鬧熱，和我初次到的時候，完全改觀。各種商店都有，各種的酒館也有。

在桂林市上，廣西人的方言固有，江浙和廣東人的口音更多，由這一點推測，可知桂林市人口的增加，都是由東南來的一些朋友們。又第一次我來桂林的時候，看見桂林人所着的衣裳，多半是廣西式的制服，現在呢，桂林街上所遇見的人們，都是些很美麗的西裝革履。摩登的女子也很多。據說這一班男女青年，都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由香港跑來的。桂林市的繁榮，當然他們的原動力是不少呢！

正義勝利的明徵

曾記得「八一三」大上海爭奪戰發生的時候，居住在上海的人們，看見中國的飛機，飛臨黃浦江上去轟炸日本軍艦，大家都興奮的了不得。後來國軍西移，東南有些地方淪陷於敵人手中，許多被日寇蹂躪的同胞，天天盼望中國的神鷹飛臨，去毀滅他的敵人。漢口被炸了，廣州被炸了，香港被炸了，台灣被炸了，他們聽見，都十二分的高興；並且時常說：中國的空軍，爲什麼祇去轟炸漢口、廣州、香港、台灣，而不來轟炸我們淪陷區的上海，蘇湖……呢？

在東南戰區，人民看到的飛機，大都是一些貼着紅膏藥的，他們祇有厭惡，仇恨；偶然看到中國的飛機飛翔，在淪陷區轟炸敵軍的陣地時，常默默地想：中國的空軍果然加強了！這次飛前方作戰，不知道要給敵人怎樣的打擊？

中國的空軍果然加強了！這句話，的確是事實。在衡陽，在桂林，我們終日所聽到隆隆沉重的聲音，都是中國飛機飛經上空的聲音；終日有到三五成羣的飛機，一隊一隊的由上空飛過，都是「青天白日」的徽徵。有時還有轟炸機。在衡陽，桂林的人民，他們是「司空見慣」了，尚不覺得怎樣；可是初到後方來的人們，却興奮的了不得。同伴的衛兒，他在到衡陽的第一天，祇要聽到有飛機飛過的聲音，他必要跑出戶外，昂首向蒼天空仰望。他是高興極了，屢屢重複着對我說，這次到西南來，第一件快心事，是看到中國偉大的空軍。

這果然是一件最快心的事。在民國二十七年的冬天，我第一次到西南大後方來的時候，那是看得到這種偉大的中國空軍；在敵人，更是夢想不到。「三個月要打得中國屈膝」，這種誇大的囈語，不但在歷史上永遠留着污點，抑且是泥足愈陷愈深，永遠拔不出來，結果反要向中國投降。

正義的勝利，是有絕對把握的，日本終竟要向我們投降，也是絕無疑義的，我們不必考證歷史的借鏡，知道侵略者終究得不到好的結果，祇要拿眼前的事實來看，敵人侵華七年來的成績，不但沒有「征服中國」，反而將中國造成爲四大强國之一。

中國的空軍，果然加強了，飛臨前方作戰，功績昭炳，永遠留傳史冊。這次常德會戰的大捷，給敵人頂大的打擊，中國空軍的功績，實值得大書特書的。尤其是正義的感召，反侵略的國家，聯合在一起，共同對付人類的公敵，像這次常德大會戰，盟國的第十四航空隊，始終和中國的空軍配合無間，比翼作戰，給予敵人重創。這種正義聯和的明徵，適當蔣主席、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在開羅會議，和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史達林委員長在德黑蘭會議之後，我們適來到西南大後方，看見強大的中國空軍，更覺得鼓舞！興奮！

七年來，中國是愈打愈強了，這不是中國的器械精良，軍火充足，而是中國爲着「自衛」而戰，爲着「國家的獨立，民族的生存」而戰，是古語上所說的「哀戰」，哀戰是必勝的。

在我們這次到桂林的當天，蔣夫人訪美專集，適在社會服務處展覽，我和衛兒以爲機會難遇，抽暇去瀏覽了一回。影集共六百多幀，分「在華盛頓」，「在紐約」，「返母校」，「演講

五三一二五四

大陸」，「在芝加哥」，「在加拿大」……數集，內容有受羅斯福總統夫婦的招待，有出席美國國會的演講，有受母校魏爾思利及其他各大學的獎章獎狀，有參觀美國各種輕重工業的工廠，有受各地美人和僑胞的歡迎，每一起居，每一行動，都有留影，足以證明蔣夫人訪美的功績，反侵略國家的合作，和天空中隆隆的中美空軍，比翼飛往前線作戰，愈發正義勝利的明徵。

全縣小遊

我於民國二十七年的冬天，由上海赴重慶的時候，係和我一個兄弟同伴到貴陽。他係在某機關服務。服務的地點，是在貴陽，後來調到桂林來了。這次我到昆明去，路經桂林時，他又調往全縣；而且我的弟媳，和我另一個新近由上海來的妹妹，也都隨他到全縣去了。我們兄弟，有五年沒有見面，彼此都是很掛念的。我到了桂林之後，就打長途電話給他，約他晤面，他因職務的關係，無暇抽身來桂林，約我到全縣去聚首。我便趁着逗留在桂林的時間，於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偕慎兄乘湘桂鐵路的特別快車，折回全縣，和我的弟弟妹妹歡敍。

全縣是湘桂鐵路衡陽到桂林之間的一個大站，是廣西省靠近湖南省境的一個縣份，湘桂鐵路的火車，由衡陽駛出，過了冷水灘，不多幾里，就駛入廣西省境，到了全縣。它距離衡陽二百三十七公里，距離桂林一百二十公里。

我兄弟的住宅，是在距離全縣縣城約十華里的一個鄉間，一座小小新蓋的西式平屋，靠着突兀的岩石山麓，四周風景，甚爲幽雅。住宅的前面，有廣大的草場，他將它四週圍了竹籬，闢了幾畝，種植蔬菜。又喂了三口豬，蓄了兩隻羊，養了一隻狗，飼了幾隻老母雞。房屋、燒水、電燈，都是他的服務機關供給的，生活倒很舒適。

全縣這個地方，雖不甚大，街道卻實在很長。車站到縣城雖有十華里之遙，但未到約五華里的地方，已有街市，一直接到城內的街市。兩旁商店，足有二三千家。商店房屋，沿城廂一段，也很整齊；不過都是舊式的，新蓋的很少。街道雖不很寬闊，卻也不狹仄。交通方面，有人力車往來於城市和車站之間。市場的貨品，樣樣都有，價格比較桂林便宜得多，不過奢侈品很少見。街上往來的人，衣服也很樸實，可見這個地方人民尚古樸。市場上出售牛肉的商店很多，尤可推測這裏居住的回胞很不少。電報局電話局都有，銀行也有數家。文化事業，就說附近的鄉間，有五所中等學校。日報從前有一家，現已併入桂林掃蕩報，最近有一家「全縣日報」，正在籌備中，尚沒有出版。

「桂林山水甲天下」，一入廣西省境，崢嶸突兀的岩山，漸漸地次第映入我們的眼簾，到了全縣更多了，所以全縣的風景相當好。最幽秀的是離城廂約五華里的半邊街，它，一面靠着堆壘的岩石，一面臨着碧綠的陽江，一條很平坦的公路，沿着岩石山麓，蜿蜒直達城廂。岩石的壁上，石刻頗多，有玉蟾泉，放生池，許多的名勝，可惜都已荒廢了。陽江的對岸，桃樹甚多，若在春天桃花盛開的時候，到此遊覽，風景最佳。

湘山公園，也是全縣城廂裏一個名勝的地方。傍山建築，佔地頗廣。園內有廟宇，有寶塔，寶塔雖不高，登臨一望，全縣附近的山水，可以一覽無餘。

在太平天國的時候，南王馮雲山率領太平軍經過全縣時，曾約束隊伍不准騷擾。不料軍隊過境之後，馮雲山被全縣的人民暗殺了，太平軍爲報復暗殺南王的仇恨，曾在全縣屠過一次城。這一個故事，全縣的人民，至今尚時常稱道。

在全縣和桂林之間，有一個興安縣。這裏有一個很著名的古蹟，就是湘灕二水分流處。在始皇併吞六國之後，復欲經略南越，乃命臣下鑿開湘水，以通灕水，以利交通。所鑿通的河道，名叫靈渠，就是現在的灕水。至今湘桂的船運，實利賴之，而湘灕二水，也就以同源著名。可惜我沒有時間去一遊。

工程偉大的黔桂鐵路

我偕慎兄由全縣回到桂林之後，慎兄因有事擬留在桂林暫住，我祇得一個人離桂入滇。桂林至金城江，原有湘桂黔桂兩路聯運車，但須逢每星期二五日開車，十二月二十八日雖是星期二，行期趕不及，祇得展期於三十一日星期五啓程。又我和慎兄回到桂林之後，係住在桂林北站附近一位族兄家中，因爲他係在湘桂鐵路供職，家中距離桂林北站又近，購票上車，均甚便利。聯運

車係由衡江起點，桂林北站開車的時間，爲清晨五時二十六分。三十一日清晨四點多鐘，惕兄和這位族兄，送我到車站時，不料黔桂車在湘漢綫路上脫了軌，誤時未到達，祇得打回。至第二日——民國三十三年元旦清晨四時許，又趕到北站，車始駛到，匆匆別了惕兄和愷兄，獨自一個人上車離開桂林。幸虧有我弟買的二等臥舖票，同房四舖，有兩人係女乘客，在桂林下車，又一男乘客在柳州下車，僅剩了一位西路鄧君，是由曲江到成都去的。我上車之後，不久僅存我們兩個人，談說談談彼此倒很相契，因相約在金城江下車後，同宿旅館，同搭車赴獨山，同乘汽車赴貴陽。

我因隔夜未曾安眠，頗覺困頓，因爲旅行臥舖，火車離開桂林之後，就酣酣的睡覺，致大好的桂林山水，和沿線的湘桂鐵路的工程，都不能仔細的欣賞，僅僅看見了柳江大橋。桂林山水，生成的質姿奇突，它的好處，在於各個孤獨地由平地突起，許多怪狀，有若人工雕造的一座座假山石，參差錯綜的排在地面之上。初次看見的人，甚覺得好看，但看久了，祇覺得它「呆板」，絕沒有一點「秀麗」的姿態，給人們可愛之處，究不如江南的山水好。湘桂鐵路的工程，我上次赴渝時，曾經窺見一斑，報紙上介紹的也很多，所以我有意不加注意。

由桂林到金城江，共三百四十四公里，過了柳江大橋，到達柳州南站，湘桂鐵路於此爲終點，黔桂鐵路也就以此爲起點了。黔桂鐵路現僅通車至獨山，而金城江至獨山一段，又不售聯運票，所以我們的聯運票，祇買到金城江，至於金城江至獨山一段，那必須另行購票換車。

火車到達金城江的時候，已經是夜間十一時了，我因爲有朋友的介紹信，下了車之後，就和鄧醫生匆匆往投黔桂鐵路賓館住宿了一夜。次晨——二日四時起身，在站購票，七時開車，離開金城江向獨山行駛。金城江至獨山，因爲都是一些叢山峻嶺，行駛困難，所以掛的客車很少，僅僅祇有一輛頭等臥車，一輛二等客車，三輛三等客車，因之乘客非常擁擠，購票非排隊不行。行程雖祇有二百二十七公里，行駛一晝一夜而不能抵達。旅客稍爲有點舒適些的，三等票是不能購的，二等車又無臥票，我和鄧醫生商量，打算購頭等臥車票，以圖一夜好好睡覺，豈知頭等臥車票早已被人定完了，祇得仍購二等車票。迨到車上，座位竟沒有了，幸虧其他的旅客，有一白木板箱和一捲鋪蓋，讓我和鄧醫生借了做了座位。經過二十七小時，受了一晝半和一夜的罪，始於三日上午十時到達獨山。

黔桂鐵路工程的偉大，是值得欽佩的，尤其是金城江至獨山　因機每次列車，祇掛五六輛客車；僅僅二百二十七公里，竟行駛了二十七小時，我雖兀兀地坐了一晝半和一夜，不能安睡，然而那時時刻刻可以看到它的這偉大的工程，代價實值得的。

就它全部工程講，都是建在高山峻嶺之上，而且都是鑿開山岩，工程險峻，是不消說得了。

就山洞論：由金城江到獨山，至少有二十幾山洞以上，僅僅過了南丹，接連就有四個山洞；山洞短的，四五分鐘即可穿過；長的，需時在三四分鐘以上。這倒非它工程偉大的地方，它工程最偉大的地方，在於長山站和側嶺站之間。長山站距離金城江約四十七公里，火車以駛至此處，須要爬山。車由長山站駛出的時候，客車之後，另須掛上一種車——即火車頭，前後兩個機車，蕭蕭蕭蕭，喘喘地，緩緩地斜駛上了山坡，斜駛到了相當的時候，停了車，後面的機車，改換替代拖的職務，前車的機車，改換代替推的職務，將客車倒開，另行在一條軌道上，向着後面的山坡，喘喘地，緩緩地斜駛上去。又行駛了相當的時候，又停了車，前機車拖，後機車推，向前山坡上去。這樣的三番五次走著「之」字路，火車始由山腳下駛到山頂上。火車在山腳的時候，可以看到山腰和山頂的彎彎曲曲的軌道的橋梁，火車駛到山頂之後，俯視山腰和山腳的軌道，一條一條的排列得很清楚。當火車蜿蜒的向前顛駛，忽而倒駛，全車的乘客心情都緊張起來了，大家競相探頭窗外觀看，有的說，工程果然偉大；有的說，若不是抗戰，這樣偉大工程的鐵路，是不會建築的。又有人說，黔桂鐵路全部的工程，都是中國工程師主持，沒有聘過外國工程師顧問過。又有些熟悉中國交通界情形的議論，中國現在不但自己能建築鐵路，並且自己完全能製造客車貨車和拖車；中國不但抗戰必勝，而且是建國必成的。

金城江和長山、側嶺，都是廣西省境的地方，距金城江一百五十二公里叫做麻尾的，始是貴州省的地方，又行駛七十五公里，便到了獨山。

獨山等車

我和鄭醫生於一月三日到達獨山之後，第一個問題，就是覓車赴貴陽。獨山至貴陽的交通，唯一的交通工具，有西南公路局的班車——木炭車，於每星期四日各開一次；和交通車——酒精車，於每星期一三五各開一次。不過每次開駛，祇有一輛車，售票十七張。而每天由金城江到獨山的旅客，至少有二三百人，雖另外貴州公路局亦有車開貴陽，和其他機關的器材車帶搭私帶黃魚，可是仍供不應求。我在全縣的時候，我的兄弟曾爲我們一介紹函給某機關的獨山主任，介紹附搭某機關的器材車，可是到了獨山，這位主任已調往貴陽去了，目的不能達到。而黃魚車怕它中途拋錨，就擱時日，飽受飢寒，故抱定宗旨，設法搭到西南公路的班車或交通車。三日下午和鄭醫生到西南公路局接洽，領了一個號子；約斷四日上午再去接洽，六日有一輛通車直達貴陽，鄭醫生原是赴成都的，必須經過貴陽，就立刻定購了車票，而那天另有一輛興車赴貴陽，我也搞上定購了票，總算搭車的問題解決了，不過須要等到六日的清晨開駛。

在三日到五日在獨山等候開車的時間內，我和鄭醫生是同住在一個旅館而且是一個房間，我們兩個人，在獨山一個熟朋友都沒有，每天除了睡覺，談天，吃館子之外，餘暇的時間，祇有逛街。可是獨山的街道並不長，一句鐘就可以逛得完，因此獨山的街道，被我們逛得爛熟了。

獨山雖有一個專員公署，可是縣城很小，街道除了城外可通汽車的公路外，城內極湫窄，兩個人並行，幾乎可以塞住，城垣建築在斜坡之上，一進城，街道向內斜降，既湫窄，繞之城內居民赴城挑水關係，又極泥濘，偶不當心，必致傾跌。城之中心，有一個八角亭，亭的四面，適當通至東西南北四門的大街——名叫大街，其實沒有一家資本雄厚的商店，可是有郵政局，電報局，有二三家銀行。

獨山的市場，還是在城外汽車站左右，有很多的旅館和茶館，都是應往來旅客的生意的，因爲此地暫爲黔桂鐵路的終點，旅客入川入滇，必須在此地換乘汽車至貴陽；而車輛又少，必須等候，致使他們的生意特別興隆，家家大發其財。不過這些旅館，房金既高貴，房間和舖蓋又極污穢，我曾推究它的緣故，一來作在當地的人民，生性不講求衛生；二來生活程度太高；三來他們知道這種營業是不久長的，黔桂鐵路一經通至貴陽或都勻，他們必關門停業，故趁這個機會多賺財。

旅館茶館之外，最惹人注意的生意，是拍賣行。賣的盡是一些舊衣裳及日用百貨，大都是一般旅客缺少川資出售的，然而一經拍賣行的手，就變爲奇品，一套中等西裝，至少須售三四千元。

就本地人民的衣着，飲食，居住的房屋，和市容推測起來，獨山這個地方，很是窮苦的。市場上所售的貨物，大都是質料粗劣的，或則舊的。本地著名的出產，有鹽酸辣菜，和雨前毛尖茶葉，木炭亦多，由鄉間的男女鄉民，擔來市場出售。貴州最著名的茅台迴沙酒，此地亦有出售，每瓶約一斤，售洋百餘元，酒館零售，每兩六元。

汽車站附近的廣場上，在五日那一天，適逢場集，就地設攤的不下二三百個，出售的東西，大約分爲兩大類：一類是本地人民出售的一些日用品和食品，一類是東南流亡到此地的人們，出售的一些舊貨，他們不甘做敵人的奴隸，間關數千里，勝盡艱苦，投入祖國的懷抱，歷盡苦一點簡貨，以度他流亡的生活，一旦勝利來臨，他們得打回老家去，將不知道怎樣的快樂！

樸園書藏集詠

題樸園主樹棠先生　　張樾

江南回首不勝哀，文物無端化劫灰；鄰笑鄰猶饒福地，錦函玉軸煥蘭臺。

樓花班露滿庭除，知是先人舊宅墟；清德傳家無別物，古香薰卷書盈篋。　李根源

藏家昔有石渠閣，絲馬今開梵嶺閣，雖得樸園憑自力，書香不斷革樓縱。　梁寒操

縹緗我已付狂塵，天意何如五厄頻，一事西來差可喜，人間猶有樸園陳。　徐英

名藏川中已徧游，只備文物未多搜，怎地何日翩然去，一訪吾家百尺樓。　陳樹人

二酉藏珍若可攀，萍蹤洞現指彈間，休誇百宋與千元。抱朴高風與裕緣，鑿楹遺訓等鄉陽，芸香各處即名山。　沈縉紗　恭錄

海內縹緗盡，西川有樸園：鑿楹仍世守，喬木故家存。餘蔭傳書香，清芬詒子孫：一編知可惜，莫閉著書門。　周鍾嶽

從東北歸來

趙如晦

東北，是我淪陷了十二年的故鄉。重慶，是我們抗戰七年的首都。北平，是我近幾年來，受着奴化教育的所在。從東北到重慶是一個遙遠而艱難的路程，雖然這兩個地區以及中間所經過的地區都是我們祖國的疆土。但，……這一切都是爲了永恆的勝利啊！

從東北到重慶，也是一個比較新穎的旅程，我所經由的路線是：現名「奉吉路」的「吉海鐵路」與「瀋海鐵路」，現名「奉山路」「京山路」的北寧鐵路，現名「京漢路」的「平漢鐵路」，以及「石太鐵路」「同蒲鐵路」。在山西翻過中條山，偷渡黃河而至陝西靈寶，再乘隴海路火車到西安、寶雞，經廣元到達重慶，爲時約三個多月，時間是民國三十二年的秋季。

我在下面所追述的，並不祇是旅途的一切。……希望能呼吸到祖國自由空氣的同胞們，可以試想一下，另一部份同胞是怎樣困在水深火熱中期待着。

一

我的家庭在「九一八」後開始流亡，先後到過山海關，上海，秦皇島。「七七」與「八一三」的砲火響了，以上各地相繼淪陷，我們整個的家庭不能跟隨祖國轉到內地來，最近才又設法出關回「東北」去。祇有我一個哥哥，一道在追隨着「自由」與「工作」，再有一個我，一直希望到內地來，今天才如願以償。我們是家裏僅有的兩個兒子——在那迢遙的故鄉，還有我們老年的爹娘。

爲了方便，我得先從北平的學校生活說起。

北平，已不再是雅靜幽嫻的古城了。一部份精誼，已隨抗戰的祖國南去，餘下來的被敵人吮吸着，榨取着，蹂躪着。我在其中受着好幾種減兩又起了毒化作用的教育，例如英文，史地，國文等不合於「共存共榮」肆胃的課門，無不儘量剪裁，最後在打倒英美的口號下，更將英文根本取消了。而日文則變成主要必修的功課，每週鐘點之多，幾乎國文以上。孔老夫子既被換穿了「和服」，而「共榮」「親善」「中日一家」等美妙言詞，也到處躍然紙上。雖然如此，但大多數的淪陷區青年，則不放棄每一個機會，在消極和積極方面表示反抗，但如果不巧而不幸，則在思想不良的罪名下，至少可以得到敵人名下的待遇——給與[illegible]鐵棍或冷水，還已經不算新鮮了，向汗毛孔裏鑽猪鬃，以及坐[illegible]放赤熱的鐵棒，才是最低一非刑。在這樣毒辣的手段下，不知有多少血氣青年無聲無嗅的犧牲了。加之各種被收買所僱用的學生特務，以及特高課的搜查，更不知有多少青年將被誣上思想犯的嫌疑。

當我在高級中學畢業以後，爲了繼續讀書，我曾鼓起勇氣闖進一間一切官費，而賦有特殊作用的學校——「新民學院」。日寇想在這間學堂裏造就一些奴化的青年司法行政官，用以替換過去的舊官吏，來「刷新」華北的政治。在他們想來華北將永遠是他們的囊中物了。惟其如此，才使我有機會來介紹這一間奴化的日系學校。從這間學校，也可見敵人處心積慮經營華北的野心。

入了新民學院，無論客堂內外，都無異在日本國留學：教授們多半是負有使命而來華北的日本人，其餘則是沒有逃出北平的各大學教授，以及各有用心的學生，在官費與高壓下，組成了這一間「華北唯一的學府」。

這學校的幕後主持者，說起來很驚人的：敵方的則有舊「興亞院」和「駐北支軍部」，僞方則爲「華北政務委員會」。而該會的現任委員長，

則是「新民學院」的當然正院長，但眞正掌握實權的，並不是正院長，而是敵陸軍中將副院長佐藤三郎。這種形式，可以說是敵僞組織一貫的作風。

生活方面完全軍事化，內部的組織則分爲學生隊，教授部，庶務部，副導部。各部的負責人多爲敵退伍的在鄉軍人，和負有使命的浪人。學生隊則負全部訓育監導責任。學生生活的整個，都在學生隊的管束中，不僅是思想行動，雖一舉手一投足的細事，也都在被監視被牽制着。學生隊本身的組織有敵陸軍大佐一名充隊長，以下爲尉官階級的各班教官，和在該校畢業而思想已被認爲「純良」的各班長。每級學生則隸屬於一個區隊之下，人數特多的，則可分爲兩個區隊。

學制方面是這樣：本科四年，分司法行政兩科；相當於大學。預科一年，完成高中二年級學業者，可以考取。此外還有本科特班，招收大學生及各國留學生——事實上只有現在留日的才敢去，而他們也才敢要。——還有訓練一科，爲現任官吏訓練班，期限半年，課程相當於本科四年，現任官吏在這裏受訓後，地位就似乎不會再有發生動搖的危險了。他們各在一個或兩個區隊長及一個負專責的日籍教官監視下，受着嚴格的訓練。此外尙有研究科，本科畢業者可以升入，純具研究性質，不如其他各科的受限制。

教授部由日人一人爲部長，及其中日屬員負責處理學生各門功課，聘任教授，分配鐘點等事。庶務部主要任務即爲處理一切膳食，衣物，經濟收支等項。這是很能發財的一科，新民學院的全部經費與全華北教育費，相差無幾，（由「華北政務委員會」直接撥給，）這樣龐大的數目，都要經過庶務科的經算，後然再經過其他各部門的蠶食鯨吞，餘惠才到學生身上。日本人也是很會當「錢」不讓的，何況這又是中國人的錢！副導部長當然也是日本人，這都是負責與政委會等各方面取得聯絡，在淪陷之華北各省、市、道、縣爲畢業學生找出路的。

行政科畢業後除分發或留校服務外，即爲升入研究科，衣食宿照舊與其他各班享受同等官費待遇，並且可以拿到一些較多的津貼，（本科三四年已有津貼）研究項目是經政財政等比較專門點的東西。司法科畢業後一律可升入司法官養成所，而養成所畢業的人尙須入特科受訓後，才能取得候補司法官——推事的資格。

學生們爲了知識的飢渴，才進了這個學校，但進了這間學校之後，他們就會感到更大的飢渴，於是大家纔可能在「新體制」的教材與言論之外，去吸收一點別的東西，——書籍和消息像傳染病似的流傳着。在宿舍裏，在樹蔭下，在深夜的樓頂，在火爐旁，總可見到三五成羣的輕聲談論着不利於「親善」的話題，和從報紙新聞的反面來做種種判斷。當我們每一談到蔣委員長時，則無不肅然起敬，有着一種對救主似的信心。

回到抗戰的祖國來，該是淪陷區青年，尤其是學生們多麼渴望的事情啊！在我的父親母親回到故鄉之後，使我心理上減輕了若干負擔，當我明白哥哥已經走向自由祖國的時候，使我增加了若干勇氣，當我知道祖國在招致青年來歸的時候，才更使我堅定了出走的決心，於是我輾轉經思，先以「自病」爲原因，騙得家裏「母病」的電報，再以這電報向學校請了短假，回到久別的故鄉——東北去，準備在來自由祖國之前，探望一下我那可愛的故鄉和我那年老的爹娘。雖然我們這些學生是向學校簽過「賣身契」而且有人擔保的，但我知道我那保人已經遷居了。

二

山海關因爲成了「國」界，人，不許出去（勞工除外），錢，不許進來。我，由於這特殊學校的特殊力量比較有了特殊的辦法：請假獲准之後，我馬上去「滿洲帝國大使館」交涉，取得了「入國證」，這天晚上恰逢圓月，我和一個將要設法使我渡過黃河的同學，在夜深人靜之後，悄悄跑到樓頂上飲酒話別，又詳細說了一遍約定的日期和地點。第二天早晨還參加了最後一次「歡呼」，在同學們的呼送之下，好像小鳥出籠，囚犯越獄一樣邁出了這「學府」的鐵門，乘車趕往東車站。我感覺到將與這古老的舊城訣別了，不由自己的伸出手來向正陽門告了別。

雖然人皆比喻過山海關爲過「鬼門關」，但想不到來往東北的客車，已

仍舊是那麼擁擠，因爲東北物價較華北稍低，故而私販特別多。因爲東北生活稍低，故而勞工也多。關上對於那些跑滿洲的私販們，搜查，盤問，和留難，打罵無所不至，車上的敵僞車警也往來巡視，挨座查問，以及種種當衆辱打的慘劇，着實有些令人膽戰心驚。

華北和東北大平原上的鐵路和火車，自淪陷後，敵寇即竭盡全力來整理和修築，然後用來開發我們的寶藏，運走我們的物資，以增強他們作侵略戰爭的力量。掌握華北鐵路的是「華北交通株式會社」，僞滿方面則有「滿鐵株式會社」，就連腳夫一類的業務，也由他們的「國際運輸公司」所把持了，車站名牌上，不但中文旁面的英文早已換成了日文，此外無論車站或車廂裏，觸目都是日文，播音機以及口頭的報告，入耳都是日語，但他們處心積慮的情形，還不只是從語文上表現出來，比如三等車上的設備都弄得非常整齊，而由朝鮮釜山直開北平的「興亞」和「大路」快車，雖在三等車上，亦有風扇設備，清潔和秩序，都在一列厲行的鐵律下被絕對的保持着。

東北人民的血淚凝結在土壤的下層，，高壓的管理在表面上固然得到了可驚的效果。即以瀋陽而論，繁華，整齊，馬路上熙來攘往的人羣和汽車，，崇高的洋房，都比從前進步多了。但大一點的公司和「會社」，則都是日人的，着制服帶角帽拖木屐的日本大學生，飄飄逸逸的日本少女，都成了瀋陽的奇異裝璜。

日本居留民在僞滿和華北都多得可驚！

瀋陽車站的建築，比北平的壯麗得多，還不祇是車站，他們在僞滿的各地都在大事建築，首府長春之可觀，從照片上可以見到的。請諸位放心，我們闊別已久的家鄉，並沒有荒蕪，敵人正在小心翼翼地替我們修整着，縱橫交錯的鐵路線，也都織成了網狀，只要我們能够「打回老家去」，則你會看到可驚的外貌！

敵人用我們同胞的膏血，繪成了美觀的外貌，惟其如此，東北的裏層，就更見窮困了。向足自做的大豆高粱，已被他們拿去向其他軸心國家交換了軍需品，地下的寶藏也被發掘去做了屠殺我們的武器。在暴力所造成的「法令」下，在「國事犯」的罪名下，我們農民辛苦耕種的食糧，不再能爲自己享用，「居留民」吃去了我們的稻和麥，我們自己則咀嚼着往日喂牲畜的雜糧！

…………

我的家鄉還不是瀋陽。

舊日「跑關東」的曾經流行過一句話：「東三省，餓沒腰」沒乃「沒頂」之謂，用來贊美東北的富足……

我的故鄉，那曾經是一個很殷實的市鎮，每當曙光還沒有劃破夜幕的寂靜，便會聽到轆轆滿載的大車聲，五套六套駕馭的大馬，拉着兩輪笨重的木車，滿載着柴草或糧食，由熟練的車影們的長桿鞭子上，飛出清脆激越的響聲，驅使着一個跟着一個的龐然大物，爬行在雪地上，發出格支格支的響音，以及車鈴聲，呼喝聲，馬嘶聲，狗吠聲，雞鳴聲，交織成功一曲農村拂曉的交響樂。在旭陽初升的時候，集場上，北方誠樸的農民歡悠開始了他們的交易，人們滿臉堆着笑容從市上回來，左手牽着孩子，右手提着酒肉，後面還跟着送米麵的夥計，或是送柴草的大車，主婦在院子裏迎接着，說明着是一種多麼安靜而和平的歲月啊！

這個市鎮雖然不大，但很重要，除了當地的產品以外，在火車未通的時候，便由大車把日用品一樣不少的運了來，以至於上海先施雙妹牌的雪花膏，和洗衣服的日光皂，以至於洋廣雜貨，以至於蘇杭出品，並且後來也修通了火車，設了大站，市面更形繁榮了，米糧堆積如山，從關裏來的老闆們，總是在古板的門面裏，堆着笑容，用煙茶迎送每個顧客，使人感到親切與和氣。想到那個時候，眞不禁令人神往啊……

壯年的爹爹媽媽鎮日價過得那麼高興，一個哥哥在縣城和省城讀書，自己在小學讀書，一個頂小的妹妹在家裏伴着母親，家裏有着由南街到北街的一列房子，父親的醫道，有着從城裏到鄉下的聲譽，自己家裏就住在房子當中的一所瓦房裏，餘者都租給一些和善的房客。房前有着一個小小的花圃和菜園，每當夏天就長滿了菜，一年到頭有着花。遠處的地戶和園戶時常送來一些農場上所產的蔬菜和水菓，自己吃不完，還可以送給房客

吃。寒假到了，哥哥回來了，給自己和妹妹買來玩具食物和小書。在月夜的晚上，大家團集在窗前聽爹媽談論一些家常或故事。冬天又會把不同的景象，帶給這個快樂的小家庭：外面灰色的天空中，飄落一片一片的雪花，滿地都變成了銀色世界。如果是在早晨，大玻璃窗上，會凝成各種不同的花紋：有的像山，有的像樹，有的像花，幾個小孩子鼓着勇氣從被窩裏爬出來以後，就用銅元或呵氣把花紋化開一塊，張望外面的雪景，和屋簷上的冰溜，樹枝上的掛霜，有時就在玻璃上寫起字來，或亂畫一陣。白天可以和許多小孩堆雪人，打雪仗，滾在雪地上。晚上，圍在火光熊熊的「蠍拉氣」（東北人稱洋鐵爐）旁，吃着媽媽一手調製的晚餐或火鍋。僱人雖只能做粗事，我們也得論輩份稱他叔叔，伯伯，或稱嬸嬸姨和大娘。

我將不知用甚麼言詞，來形容這小城的新年，大人和小孩，都忙得不可開交，高興得不知如何是好，來渡過這最快樂的二十天，（從小年到元宵）。吃，玩，歡笑，猜謎，對聯，餑餑，鞭爆，拜賀，賠禮，賓客，佔有了整個的一切。農民，商人，勞力者，軍隊所組織的「秧歌」「高蹺」或「龍燈」隊，伴着鼓樂聲穿過了全城的大街小巷，元宵節的燈火和花燈在作着比賽，自己也就是他們的熱心觀衆，整年不出門的大姑娘小媳婦們，這個時候也都花枝招展的從家裏解放出來，大批動員到街頭看東西。人們整年的勞作，在這時候，早把勞苦忘在九霄雲外，將整個身心融化在快樂裏……

曾幾何時，敵送的砲火在瀋陽響了。

鐵鳥到處飛着，隨意從空中投下些炸彈來，好像在新發現的大陸上投下佔領的旗幟一樣。

我們那甜蜜的家園裏，也曾落下那麼一個彈。這之後，一切寧靜，和平，安逸，和快樂的生活都粉碎了。代之而來的，是逃亡，不安，憂傷，迫害與侮辱。

一部份軍隊人民和土匪在深山裏豎起反抗的旗子。

父親，把這個艱苦的家庭連根拔起逃向關內來，三惡之中，不知又遭到多少迫害與憂傷，結果是沒有逃出敵人的魔掌。

十三年來，勝利在時間上是日見接近了，但哥哥與自由的影子在空間上是愈來愈遠了。

父親母親以六十高年悵然回到故國來，不知道他們的第二個兒子也將追隨自由的影子而遠去了。暫時的嗎！除非他們健在！

我們那一座美好的家園，完全不是舊日的容顏了。房子已經東倒西歪得不成樣子，葡萄花架也被拆毀而蓋了豬欄，父母千里還鄉，幾乎有無處播足之勢，幸有老親舊友，互相幫助，才算解決了一切問題，我在這種環境下見到父母，想起了童年情景，自然不勝辛酸，不勝今昔之感。

回家不久，剛好是端陽節，雖然在種種限制下，總要苦中做樂一次。米是親朋偷送的，早日私買的，和領到的「配給米」。過節前幾天全家在許可之下，飲了半斤酒，味道壞得很。五月節我吃粽子，即便沒有糯米，餡總是有的，承日本人的情，通令各戶，攜帶戶口冊，印章，「配給通帳」，到代理舖商去領賜。珍品哪！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領來每人八錢糖！過節吃粽子，連喝一次糖水都不够啊，但站隊已站得腰酸腿痛了，領豬肉的手續仍然這樣，配給數每人半斤，好在鄰居偷着殺了一口豬，分來十幾斤肉。

說到所謂「配給」，東北同胞着實可憐！

日寇把我們辛苦收穫的大豆高粱及其他一切農作物，蠻然清照地畝所應得的數量，用低價收買了去，然後運回國了，撿撿樂的撿拾樂了，給居留民吃的吃了，餘下的粗糧，才配給我們老百姓，够當然談不到。「配給」：大致是每十天領一次，每人一天半斤，糧，多為玉米面，玉米渣，高粱米，每回限領一種。如果稍為有些積蓄的，不够吃還可以高價私買一點來補充；私糧的來源多是農戶經年偷着留下來的一點。如果這種交易被發覺，要沒收存糧，沒收「配給通帳」，那麼以後如果沒有辦法的話，恐怕只有坐以待斃了。

近來統制得更厲害了，從前還能苟延殘喘的一些零食攤舖，賣煎餅豆腐的，現在已大多關了門。市面蕭條，百貨全無，完全不見從前的風度了。讓我們再到村莊裏去逛逛吧：這些村子已不是事變前的老村子，而是「

九一八」後，「新體制」下的產物：把東一家西一舍的自由田莊拚湊成功了大村，房舍都是新規劃的。厲行保甲制度，以便於防「匪」，更便於要糧，下鄉的道路，都修得可以使軍車行駛如飛了，以便於解決任何「事件」。自從歸村以後，有些距村較遠的耕地，因為耕種不便，多任其自然荒廢了。

如果村裏的親友請你吃飯或吃茶的話，則所喝的大都是糕米水，因為罈裏無酒也無茶，酒是被統制了，而吃的也仍然不會有甚麼好東西。這些生長在肥沃大地上的農民們，所能給你的印象，簡單說來，只有兩個字：「窮」和「苦」，不但吃的僅可活命，穿的更是襤褸不堪，因為「偽滿」既沒有堅固的棉布，而「配給」還特換彩，所有的舊衣服，都在補丁上落補丁的被殘嘴穿用着。

假如還稍為有些房產的話，則苛捐雜稅之多不必說。還要今天派勞工，明天派保險費，強迫的，有儲蓄派「國」性質。徵車，拉夫不勝其煩苦，所說「勞工」，在從前每家必出一名或兩名，沒有人，可以用錢替代，現在則更為嚴格了，按照「勞工法」，在「國兵」年齡內及「國兵」檢查落榜者，都有服役勞工的資格和義務。——那義務，就是叫你幹甚麼，你得幹甚麼；叫你上那兒去你得上那兒去。所以東北青年雖對「國兵」與勞工都視為畏途，但二者之中，現在須得擇取其一了。

倭寇在民國二十幾年替「滿州」擬訂了「國兵法」，將東北青年徵集訓練，很少漏網的，不論士農工商，除現在警察當兵外，即在職官員，以及貴戚顯官子弟，亦無法避免。當到達適齡年歲——十九歲時，由家人前往「自首」，等通知下來，去會理處檢查體格，由「叔侄」兩國長官監視。（「叔侄」是傀儡與日本的國際私稱），體格檢查及格，那就很有榮膺「國兵」的可能。所以從前有人為了逃避「國兵」，寧可絕食幾日，使身體衰弱，甚致招致種種等病，（被檢查出來，還要當場出醜），以求免役。

除了體格檢查以外，還有一道簡淺的考試，這在他們「國民高等學校」的學生，是應徵有餘的。（因為額數漸多，有提高資質的趨向）一切合格之後，於次年入營受訓，為期三年，大學生一年。

可憐的東北青年，在體格檢查及格以後，還要強作笑顏，大呼：「我檢查上了」數聲，以昭告其他民衆，並為自己「慶幸」。——在國兵錄取後，他們家裏可以享受到種種特權：檢查及格者，可以身佩特別標識，入伍以後，到處可得優越待遇，即使權限高強的警察，對他們也退避三舍，懷有戒心，這也是日寇「以華治華」的一種解法。——十餘年來，已經把東北各階層攪得一塌糊塗，無論軍警學生，無不沾染一些「武士道」精神，民主和道德，漸被忘却了。連學生也因為年級的不同，而欺壓下級學生，這都是十年來奴隸教育的惡果。小孩的腦子從一年級起，就開始被灌輸究竊的東西。——做奴隸的知識，態度，和精神，甚麼「日滿一體」「民族協合」「共存共榮」，加之所有刊物和報紙對「建國精神」的宣揚，加之到處和日本同祖同宗的「偽滿」「建國神社」，供奉着「友邦」的「天照大神」——這個神據稱為日本現在天皇的祖宗。不但日本的神子神孫被迷惑得昏頭昏腦，而更顯得日「滿」關係的不可分了。此外還有在會場以及學校集會席上必需宣讀而學生也必需能默誦的「回鑾訓民詔書」——傀儡溥儀去日本向天皇輸誠回來後，對東北同胞所作「上情下宣」的文章，替「友邦」征服東北人心的武器。

東北的學制，也照日本改過了，初小改為「國民學校」，高小改為「國民優級學校」，初高中改為「國民高等學校」（共四年），後者已經分為商農等科，造就普通人材，以實務教育為目的，備畢業後做事之用。「國高」畢業後，成績優良而獲得學校保薦者才有考取大學的資格。大學很少，分為師道，醫科，法科等，以養成所謂「高等技術人材」為目的。就中以「建國大學」為最有名，還有一間與北平新民學院相類的「大同學院」，日本學生也最多，日本學生之外，還有韓人和白俄，也即表現他們所說的「五族協合」，——五族者，即日，「滿」，鮮，俄，中是也。學校的功課簡單說來，即是：科學粗淺常識，史地等則歪曲事實以削弱民族意識，日文日語則特別精到——教員多為日人，直接以日語講授。十年[illegible]，使日語頗有凌乎國語之上的可能。並且日寇還正創造一種實用於東北的新文字，以日本字母寫「滿洲」音，姑名之為「協合語」吧！希圖藉以[illegible]

減我們的文字，完全將東北變成另一民族。

在僞滿，賣鴉片的「土膏店」倒不像華北那樣林立，並不是取消了，而是更進一步，改爲「配給」了。雖然同樣是「配給」，絕不像領米那麼困難。只要登了記，就大都很容易的可以領到，倘是不足，私買更容易，以削弱我們民族的健康。（所謂統制者，目的不在禁吸，而在營利，日本是很會圖利的。）這些，對我們，是多麼可怕而危險的政策呀！

三

「我在家裏住過了端陽節，端陽節之後，又住了好些日子，始終沒有把我要走的消息，告訴爹娘。結果我是說：「病好了，要回學校去」，我把父親給我的下學期的用費作爲旅費，將「購引券」（學生享有的廉價乘車券）上終點處塡「北京」的地方，塡上了「運城」——山西省同蒲鐵路的終點，中條山麓的另一個古城。

於是我拜別了父母，含着滿眶熱淚，懷着滿腔熱情，踏上征途，唯一明白我行蹤的人，那就是我留在文化飢荒地域，掙扎着自己命運的妹妹！

在車票所限的時間內，我中途在北平下車去會約定同行的甲同學，不料甲同學沒有來，而消息也不太清楚。不得已就在甲同學的姊丈家裏勾留數日，以待消息。幸而東主夫婦極有熱情，待客周摯，使我有賓至如歸之樂。在我剛到的當晚，有黃小姐者來訪主人，藉餞時大家一同做餃子吃，那時她還沒有來內地的意思，誰知其後當我輾轉途中，奔波顛沛的時候，她却已經回東北去過，已經轉到錦成的戀人，且已經轉變到了四川，這是後來甲同學告訴我的。

旋接甲同學來信，說因家庭阻礙，不能自便，恐須于七月中方能來平，我不得已把行期剔除了一大半，在車票允許的最後一天，獨身南下，此後的路子，在我都是新鮮的了。

「京漢」路的車，設備遠不如「京山」路，但車聲則比較安靜多了。車到石門市的時候，夜色濃深，上下客人很多，上來的各半是着黃土布的本地人，情調爲之一變，使我有了異鄉的感覺。

一夜之後，在楡次——近太原的一站，搭乘了同蒲路火車，在車站上吃了點東西，又坐上山西的窄軌車，車雖小，站雖小，「新秩序」依然存在着。車在慢慢的開動着，一灣環形的黃水和車道並行，而小山一般高的黃土層也歷歷在望，不時看到「穴居」的人，破洞而出。村莊外還站着手執舊式扎槍，身穿黃土布短褲褂，打着包頭的武士，不知他們是保甲呢？還是鄉勇？中國的民間武力在被敵人充分的利用了。

途中，在車站的名牌上看到兩個特別地名：一個是「史村」，一個是「雜關」，據車中人說，連倭鬼看到這名字，也覺得頭痛！

…………

又是夜裏，車到了我的第一目的地——運城，我將在這裏找到幫我渡河的一同學。下車後分爲兩排，列隊受敵僞憲警檢查，雖然沒發生甚麼麻煩，但在這第一線的地方，心中總不免有惴惴不安之感。

出站之後，滿眼漆黑，人地生疏，言語難懂，沒有燈，也沒有車，於是追隨着人流，流出了站，流過了馬路，向着一盞燈的所在流去，從燈那兒傳來一聲歡叫，原來是一個城門，停下來被查問一番，再跟人羣流進城去。

第二天很順利的就找到約定幫忙的乙同學，於是開始在這兒等待偷渡黃河的機會，因爲找不到比較合適的幫忙者，一住一個多月，仍是毫無頭緒。

等了又等，不得已又隨乙君去解縣城外的村莊裏匿居等候時機，當我們在運城城門下車，黝弱如也的受日兵盤問時，那守門的敵兵不知爲了甚麼，強說乙君沒有給他行禮而打乙君兩下耳光，憤怒之外，使我感到歉咎。乙君爲我受了侮辱，但我對他竟連一句感激的話都說不出來。

我們先到社東村裏把東西寄存起來，然後又揮汗步行二三十里，在傍晚時分，到薛家崖槃村乙君的親戚家去安身。東主家裏的人都老誠而熱情，我就在這裏吃着酸醃醋菜住了下來。

在這裏每天把時間消磨在一些舊書和舊小說裏。正在百無聊賴的時候，甲同學突然出我不意，隨着乙同學的太太來了，兩人相遇，都感到意外

的興趣，於是打破我一向的沉默，而大談起來。

但，沒有多久，大家又都沉默了，因爲仍然是在等，等過河的機會。兩人常常急得在院子裏直打轉，而恰巧這個時候，中條山附近又發生了一次小接觸，對過往行人的檢查更加嚴厲起來。乙君因爲一時沒有頭緒，也去河津辦理私事去了，於是把我們過河的事情，又暫擱在東磐村裏，這更急得我們兩個終日愁眉苦臉，繞室徘徊，或去院子裏和打麥場上兜圈子，（因爲面孔陌生，不敢常出去。）偶而也出莊走走，眼看中條山僅數里之隔，只是無法飛越，眞不免有「望山興嘆」之感了。

這當兒麥子大多熟了，於是「友邦」開始徵糧了。聽說每年都徵得很兒；在東磐村附近有一家，三口人，因爲繳不足應徵的糧食，都跳井殞命了。

本來過河的路子並不是絕對沒有，而是不可靠，後來感到不能再等，就也決定不再管他可不可靠了。有一天有人來說，一半天內有一些「情報員」之類飛過河，他可以代我們介紹一下，當晚由甲君的朋友到解縣城門外去會了會負責的人，回來之後說看那人還好。乙君雖還沒有回來，我們就這樣決定了，走！於是連夜整理行裝，準備明日首途，並給乙君留下了一點東西，作爲紀念。

夜來睡得很好。有時被雨聲驚醒，兩人互相擔心着，怕領路的人明天不肯啓行。早晨醒來的時候，聽聽，雨確是停了，於是趕忙盥洗，但，才弄停當，雨又淅淅瀝瀝的落起來了。正在抱怨天公不作美時，雨却又知趣的停了。才又趕快束裝就道，到介紹人家裏去和他們會齊。——他們：都是些來往的情報員們，替雙方傳遞些報章刊物之類，就便帶些體積小而值錢的東西，那就是「料子」，學名「海洛英」，純粹日本貨成色比其他東洋貨不同；都很好。在僞滿和華北流行之餘，現在過河的也就不少了。黃河攔住了敵兵，却沒有擋住這敵人的毒物。希望河防當局加以注視。

當我們兩個和一個送行客人和一頭驢子找到他們的時候，他們也正在忙着採辦貨物，充實行囊。負責送我們兩個過河的是一個姓李的，爲了這，他便左一次右一次向我們「暫借」了許多錢去，「情」不可却啊！當然年人一千多的過河費還得另外交付。（據說是給水手和這岸上的哨兵的）眼看着自由祖國光明的彼岸，僅有這一山一河之隔，我們也不再計較這些錢了。

一切齊備之後，他們又在街上「抓騾子，」隨即在細雨霏霏中動身出發，經過解縣大路的查問後，就一步高似一步向中條山上走去。我們一隊十餘人，除了我們和「情報員」之外，還有些穿便衣帶手槍的，他們只過山而不過河。因爲騾子不太敷用，所以得交換着地下走。走到山腰的時候，突然傳來亂槍和砲火的聲音，大家都嚇住了，以爲是遊擊隊和日本兵開火了。後來聽說是實習，於是休息一會，照舊前進。這時，雨時大時小時下時歇，山路泥濘，步行時，人滑得前仰後合。有時騎着騾子，在萬山叢中，繞着迴環曲折的小路，回頭可以望見山腳下相去愈遠的解縣，遠處可以望見許多帶雨的景色，縱使無何閒情逸致，也殊覺此境之不可多得。

在幾高寨——二十里嶺那兒，是日軍最前線的檢查哨。我們在快到之前，先休息了一下，然後再到檢查哨去登記受檢，以前聽說這是最難應付的一關，來往行人事先必需給他們帶點禮物，否則：留難，打個罵，或者搶們下山去擔水，所以我們也早就有了準備，——每人買了兩盒紙烟，情報員們還帶着西瓜。哨兵因爲我們是「新中國」帶有日本氣的大學生，還能說日語，居然很客氣，而且開了笑顏連紙烟都不好意思收了。我們懷着鬼胎謊稱是來「見學」的，如果在芮城趕到汽車，也許從那邊回去了，免得他們追究。於是在互道「山藥指拉」聲中，離開了二十里嶺。

下山不久，暮色即奄奄而到，又走了好久，才到一處敗垣廢墟充滿戰跡的陌南鎮。一般人家都散居到四外土窰裏去了，當夜就宿在那兒一家未關幕的「土窰店」裏。因爲同行者有些身份難以確定的人物，我們也借光被招待得很週到，而且免費。同時，這兒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已經通用法幣了。

過了一夜，第二天飯後，又由作東的地痞們弄來兩匹騾子，整裝上路打道東歸村，走了兩三個鐘頭，才到目的地，——一個「情報機關」，那種情調，如果不是親眼看見，就很難想像：山西式高口的四合瓦房，裏面

五三—二六四

昏昏沉沉的分裝着些廚房，床鋪，糧囤，間隔起來更黑暗的小間。來回走動的，又都是些身份難以確定的人物；說他們是莊稼人，又都橫眉怒目的帶着槍，說他們是土匪，又都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入戶地搖來幌去，我們就在這裏住了兩日，而且還招到一些困難。

和我們一起來的那些「情報員」們，因為在中途偶而看見了我們用新民學院學生證，到此以後，突然向我們威脅誘套問起口供來，懷疑我們是間諜，接着本地便衣警探又來麻煩了。

晚上，我們兩個擠在房角的一張床上等候這故事的發展。不久，從暗地裏進來一個人，本屋的其他「特務」就都拿出手槍來擁衛着他來開始向我們盤問了，我心裏倒挺坦然，並以對付日本兵那一套來對付他，他又看了我們的學生證，在他的小眼睛裏，我們似乎很有些來路，最後就不了了之的走了。我們知道，只要他們不再來，我們明天一早就離開這兒了。

第二天早晨同來而住在西關村的李等來找我們也去西關村，據說那兒是通城等地「憲兵隊」的「情報局」的「連絡署」，比這兒門頭大，住在那裏可以有把握，於是心裏對於昨天的糾纏才放鬆了些。

東西又是由一個農人給擔去的，西關村與東關村並不太遠，中間經過一個「地谷」——「地谷」這名詞是我即景生情想出來的，就是在平地上有棱有角窪下去的一大塊，有的裏面竟能失落一個村莊，現在走過的就是這樣的一個，並且比東關村還要大些，還有日軍駐紮着。日軍因為我們是來聯絡署的，他們也未多問，後來曾經尾隨過我一次，看我進了聯絡署，他們才悻悻而去。

所謂「聯絡署」也是情報機關，裏面全是中國人，範圍比東關村的大而整齊，人也因之開朗些。因為雨後河水暴漲，而船又據說都到上邊渡我方軍隊去了，不覺就又住了幾天。總之，這些黃河兩岸的「情報機關」以及「情報人員」究竟是屬於那一面的，在事實上是很難確定和劃分的，那完全是一種此時此地的特產物。

……………………

第三天晚上，說是可以渡河了。

於是我們將行李衣物都準備起來，等，等到將近半夜，仍是毫無消息，但我以為已無望，剛剛才解衣而睡，甲君卻把我們從夢中叫醒了說：「就動身了！」

匆忙趕到村口和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物會合，又到別一個村子去裝好「油包」——因為沒有船，才裝「油包」，是把乾草裝在油布口袋裏，再用木棍連綁起來，用以代船渡河。但綁了許久，看看時間來不及了，於是在天亮的時候，又各自走開，相約今晚再會，又白忙了一晚。

第四天晚上，據說油包被日軍通知扣留了，河又渡不成了，領路的李把我們安頓在莊外的一座土窰裏。弄完東西，出到窰外面，李遙指給我們看：前面在月夜下閃動着的一帶水光，便是黃河，連對岸的蘆葦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了，只是可望而不可即！但黃河雖然截住了我們，可也截住了敵人，還使我們稍覺安慰了。

第五天傍晚時分，天仍然是陰沉沉地，雨也時落時止，這一回大家計議定了：不論如何，必要過河！雨越來越大，路越來越滑，大家就在陰雨泥濘中，衝向河岸。

黃河橫在腳前了，油包總在身旁了，這回，該輪着旁人在我們兩個身上轉念頭了。先是另一種「有工作」的人看上了我們，怕我們是過河的「漢奸」，接着是滿臉瘡疤，帶路的何姓水手，不肯「輕易」的渡我們了，有此兩者為根據，那負責的李君開口了：「看樣子，得六千！」照付吧！不管錢在我們是怎樣的重要，而且明知道我們是在被欺弄中，可是一切都沒有商量的餘地了，除非不過河！

月亮不知在甚麼時候溜了出來，她的興緻是那麼的好，照耀得大地清朗如洗，連很遠的景物，也了然在望了。總算還好，在切盼之下，不久，那溜走的雲層，又珊珊地湧了回來。大家在整理就緒之後，就穿過草地，麥田，溪流，敵寇碉堡下的河岔，每個人都屏住氣息，赤着腳，前後散開，沿着河邊向前疾進，大朵的濃雲，像石棉似的將月亮遮起來掩護着我們，另外又在隙縫裏露下幾縷餘輝，使我們辨別出週遭的景物，閃避開荆棘，踏着柔軟的黃泥，集合在風陵渡旁的沙窩渡。

這時，一片黃水在靜靜的夜裏，衝過戰線，擦着對岸的黃土堤，擦着我們的脚邊，滾滾向下流着，水手在水邊將兩個油包用木棍綁起，大家則將身上衣服盡行脫下，東西則放在兩個油包當中的繩索上，只有我一個人還穿着一條藍短褲，隨大家下河把油包推在深處，放乎中流。我模糊的感覺到：這確是在渡黃河了！

雲層時稀時濃，油包時行時停，槳聲，水聲，心跳聲，亂成一團，使你着不安的情緒。偶而落下一陣小雨打在我久熱的身軀上，這小雨現在倒是我們所切望的了，因爲它旣可作爲我們的烟幕，又可遮去我們的槳聲，更可使兩岸的敵兵都避入洞裏，——我們正在穿過兩軍對壘的戰線呢！

走到淺的地方，大家得下水推着油包走，遇到有些動靜的時候，又要急速藏身水裏，以防雙方射擊。有幾次在下水的時候，那位麻面裴先生拉着我的手，而那位王君也靠緊在我身邊，他們以爲我在海邊住過，會游水，但我自己知道，在這黃河的急流裏，假如生了意外，我必定被他們兩位弄得同歸於盡的。

如此掙扎復掙扎，才到了對岸，我又下水去幫着水手把油包靠攏了岸，岸是靠近了，人都上去了，但緊張的一幕並沒有結束，而我個人所經歷的困苦，却還在後面。

四、

雖然上了岸，仍舊是兩軍對壘的地方。

不過，不會游水的人，祇須再拉着我的手或貼近我的身邊了。

大家在忙亂中撿着把東西解下來，搶着從油包裏把草抓出來拋掉。忙亂中有人把我那吞滿了水的手提皮箱和衣服塞給我，也有人脫穿上鞋子，我下意識內以爲趕路倒是需要穿鞋的，鞋內當然還要穿襪，旣然穿鞋穿襪，又豈能不洗脚呢！「黃河之水濁兮」，自己就到河邊洗脚穿鞋襪去了。但我自以爲還很機警的在注意他們的行動，以防有何意外。

是怎樣的一剎的啊，我才穿上一隻鞋子，再回頭看他們的時候，已經「無影踪了。而我，就被孤零零的遺落在這神秘莫測，危險四伏的地帶，假如是在白天，我還可以看清楚週遭的一切，假如是在平時，我還可以喊他們回來，但這時，爲了顧及大家的安全，只能咬緊牙關，將一切交給命運吧！

我首先提着我那沉重的箱子，和零亂的衣物，去爬那濕滑而坡度極高的防堤，但我幾次嘗試都失敗了，這時我背對着茫茫的黃河，面對着高高的防堤，籠罩着我的是沉沉的黑夜，在這不可見的黑夜中，正有着兩個敵對國家的哨兵，我想他們的眼睛該和槍口一樣，都睜得很圓的。

這時，我已將生命置之度外，倒反而變得泰然起來。於是我喘了一下，再提着東西，手脚並用，抓着土坡一步一步的好像探險者在冰山上行進一樣，終於爬上了防堤。

我把濕了的箱子和散亂的東西，收拾了一下，才又意識到這箱子還是我哥哥在幾年前送我的。

人當在生死線上掙扎的時候，其他觀念大都是模糊的，惟有集中一切生命的力量來尋找活路，我在這時才感到生命的力量，它像一團烈火，燃燒着，照耀着，鼓舞着，逐退一切恐慌，不安，和疲倦，支持着我的軀體，翻下防堤，繼續來往攀登在那些高高的黃土層上，爬完一層又一層，每隔不遠就有一個黑洞，洞裏想必有一個執槍衛國的勇士。但在這種情形下，則需要我費很多氣力去避開他們的。

深沉的夜靜得有些可怕，幸而從雲隙中有時露出幾點疏星來，閃着眼睛，好像在爲我焦急似的。

黃土層才上到一半，我身上雖僅穿了一條稀濕的短褲，已經走得我滿身是汗了，汗出得越多，我就更感到筋疲力盡，口乾舌燥了，我只得撲在地上，張大了嘴，吸取地上的濕氣，略以滋潤喉嚨，然後伸展四肢仰面着，把整個身體平放在鬆軟的黃土上，赤裸着身子，閉起眼睛，輕鬆得好像被天地孕育着一樣。當我感到冷的時候才又拖起了疲倦的身軀和沉重的衣包，用那刺滿了荊棘的雙脚一步一步向上移去。

我有時臥在黃土上休息一下體力，有時潛伏路側，屛住氣息，警惕着週遭的動靜，有時發現燈光，但不等我辨認清楚，就又不見了。有一次我

更跪伏在一塊麥田的邊緣上，躲過兩個不知在追尋甚麼行跡詭秘的人影，這樣風聲鶴唳的，疑疑復疑疑，跌仆復跌仆，已經弄得我滿身是傷，滿身是泥，可以說我好像走在鬼怪的世界裏，也可以說我自己像個鬼怪一樣，直到我發現了一條較大的山路時，才又增加了一點氣力。

為了怕被發現，我輕輕的擦過那土谷的一角，走上一段平坦的地區，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前面竟現出整齊的田隴，我意識到已經闖出危險地帶，生命又是我自己的了。這時雲開月明，滿天星斗，好像我一生中從未有過這麼一樣說不出的感覺！我想大聲叫喊，使人們知道我是如何的快樂，但是我沒有，我在一個土坡的陰影裏，借着月光，撿出一點未濕的衣物，擦乾身體，勉強穿了，生命有了，才又想到財產，一我收藏着點[illegible]的貨短褲，也居然還在，這更使我驚喜欲狂，增加無限氣力。[illegible]錦上添花，有更甚於此者？在褲袋裏又摸出幾枚乾棗，解渴上路。飄飄然如履仙境！

我已經踏上自由祖國的大路了。

……………………

天剛剛泛亮，我遇到一匹驢子和一個人「前者」對我是如何的有利啊！我失蹤後第一次看見的「寶貴自由生物」，三言兩語，一躍而上，乘騎前進，直奔寶雞。途中那個人告訴我說初見我時，以為是狼。原來這兒還有狼，我事前根本沒想到。

進城以後，經過許久訪問，才找到幾個同伴，他們見了我，都驚爲隔世人，他們又幫我去找甲君，遇到甲君時，雖沒有「淚灑滂沱」卻也情發乎中的握手歡慶一番，然後才入房互道一夜經過，原來他也被拋在後邊，不過因爲東西未濕，才追到他們一同藏在離岸不遠的一個村子裏，並曾兩度派人去找我，但始終未遇着──也許那嚇得我膽戰心驚的兩個黑影，就是他們了。

像昨夜那樣的奔波，如果是在家裏我早就病倒了，這時，雖也腹痛，發燒，下血，但在澡堂裏洗了一個澡，由修腳的人在我兩隻腳板上鉗出二十幾根刺之後，就又覺得一身輕快，毫無病容了。

後來我們從寶雞坐架子車去常家灣途中，又經過那些我夜半拚命的小路，我把那些路端詳了一下，不覺暗暗好笑。

到常家灣後，換乘自由祖國的火車，在車站上，我又感到寬博宏大與物無爭的大國風度，──人們隨便出入，果皮到處可丟，只要車子有窗戶，就不愁買不到東西吃。這種種自由，被剝奪了幾年，現在才又感到自己是自由的中國人了。

車是悶罐車，當夜到達華陰，車一進站，人羣已從窗門潮水般湧入，裏外亂成一團。第二天再上車，中午到達西安。

我因路費用的差不多了，在西安住了幾天，幾天當中，我曾去戰區學生登記處去一趟，聽說可以得到「路票」並可以分發學校的，去了之後，知道他們並不能給我甚麼援助，唯一的辦法，只有再往前走。於是我和銀樓做了一項小小交易，雙方都很慷慨，我才取得了些微保障。人在這時候，對於「冷」「暖」是特別敏感的。

從西安坐火車到寶雞，然後換汽車去廣元，路上又遇到幾個同病的戰區學生，大家就打成一片，在顛簸的旅程中，反而得到許多樂趣。

在廣元住在學生救濟會裏，大家合力進行找便車的事情，先後得到兩封介紹信，乃在第三日早晨渡過嘉陵江到對岸的檢查哨去等候便車，及至有一輛車過來了，去三台的，去成都的，都互道珍重告別而去，我目送他們的車子，駛進蒼茫的暮色中，漸漸連影子也看不見了。

此後我與一位騎兵校官和一位青年牧師結爲旅伴，當晚我們還曾到嘉陵江畔，對着朗月高山，一起誦過聖詩。……我並不信教，異地的旅程麼？流浪人的情調麼？……大豆高粱麼？二老爹娘麼？……我在長歌中尋求一點精神上的安慰。

一夜之後，又與廣元道別！

在高高的棉紗車上，載着一顆逐漸沉重起來的心，蜿蜒奔馳於萬山中的川陝公路上，駛向抗戰首府去，不知這懷念已久的目的地將何以教我？

……………………

幾天以後，我在重慶市郊的一個小鎮上下了車。此後，我去過沙坪壩的「學生救濟會」，兩路口的「戰區學生登記處」，黃桷埡山上的「戰區

學生寄宿舍，」他們對我都不能有甚麼幫助，而[illegible]而等候已久的戰區學生。

我並不怨尤，我知道自己對於抗戰沒有盡過一分力量，不過切要的問題，乃是我自己必需立即找到一條活路。於是我再到青木關的「戰區學生指導處」去。在未去之前，我恰巧在一個刊物上看到我哥哥的消息，從那段消息上，我知道他也在重慶，而且做了公務員。

我和他在六七年當中，僅有不到十天的時間，共同在海洛度過，我們兩人半推半騎架着一部腳踏車，把整天功夫消磨在沙灘上和海水裏。其後，我上了學，他也去追尋自由的工作去了。

在家裏還回東北以前，知道哥哥和新婚的嫂嫂到遙遠的自由祖國來了，但我無法知道他究竟在那裏，那消息給了我一個解答。

我從警察局問清他工作的地方，從他工作的地方問清他同事的住處，找了許久，才問到他們的家。沒有見過面的嫂嫂抱着新生的小姪兒[illegible]的迎我進去。我想：這小姪兒如果在祖父母身邊，恐怕整天捧在老手上，連老眼也要看花了。

[illegible]，他們要我先把東西搬來，安慰着我，談不完的話，談到深夜，我又到了家了。

這樣和哥哥，嫂嫂，姪兒暢快的渡過了一個月，一面繼續進行入學的事情，麻煩了許多熱情的朋友和長者，使我在遙遠的異鄉的抗戰的首府，又獲得了溫暖。

也因為這樣，才使我有心情靜靜的想一下，有時間領會到更偉大的意義，尤其幸運的，是我能在抗戰首府渡過三十二年的雙十佳節，——委員長就任國府主席和海陸空軍大元帥的日子，使我從燈火、遊行、爆竹、牌樓、標語之外，更看到千千萬萬人的歡愉底心，而往日一些細小瑣碎的煩苦，也就不足道了。

末尾，我還願以一個學生的身份，陳述幾句我從東北到重慶所得的觀感。那就是：「薄冰剛要履完，深淵只差一步，唯一把握勝利的秘訣，就是不要鬆懈了自己，自己！」

我現在早已離開重慶，又到了一個新的地方，……遙念未來的東北戰場，謹祝勝利早臨。

二十三年，十一月追記

成都坊巷古蹟考（續二）

李致剛

東西華門　二門皆明代蜀藩王城之東西二門，城未拆時，二門各有一洞門，形式與今所存之正門洞相同，東華門有石橋跨御河上，上覆橋亭，名「虹橋亭」。民初尚有成華兩縣示石碑「此處不准泊船」文字。今污水一線，不知昔日舊交通水道矣。

路公祠街　街舊名「子龍塘」，相傳：蜀漢趙順平侯雲之洗馬池在街內，成都人稱「池」為「塘」，遂以名其街。清同治初建川總督花縣駱秉璋專祠後，又以祠名街，子龍洗馬池乎駱祠之東北，清提督周達武曾有趙順平侯洗馬池記述其勝蹟；並揄揚駱秉璋生前功勳。

王家塘街　華陽國志「城北有龍埧池」。成都縣志「古龍埧池」，在縣署西約二百步，今名，「王家塘」，康熙初有湖廣麻城客民王姓數家聚族環湖築茅屋以居，因以為街名。

白家塘街　在城西北隅武擔山東端，更生漫誌：「武擔山舊有池，即古之「柳池」，冬夏不竭不盈。」按即今之白家塘。

中蓮池街　池在今城東南，南府街東，有池十餘畝，疑為唐代以前之河流舊址，（參閱拙著成都歷代城池考。）華陽新志「……昔時菱荷極盛，周圍植綠楊，春水漾漪，鳧鴨晴放，極似江南野塘，惜池近十餘年來，為附近民居侵占，無人過問，池水荒穢，無可流連矣。

五三一二六八

淪陷七年之上海景象

覺人

抗戰發生以後，上海首先陷敵，誰都知道這是我國的一塊綠洲，如今六七年來到處都充滿着黑暗，貪污，殘殺，詐欺，以及淫亂的罪行。使昔日的天堂變成了一個陰森的地獄。富豪鉅紳們歌舞宴樂幾無虛夕，却掩不住貧苦人民的呻吟，再加上敵偽自知敗亡的那種惴然不安的情緒，我們更有理由可以相信，這些現象決不能再久持下去。

作者於去年十月二十五日離滬，經蚌埠，界首，漯河，南陽，光化，巴東等地而至內地，覺得大後方空氣之自由溫暖，幾乎使我忘記了過去在淪陷區所受的一切苦楚和恥辱，同時想趁這個機會將東南淪陷區之形形色色作一簡略之介紹。

敵偽對於教育事業的管制較少，比如大學的課程，還是和戰前一樣。大學生人數奇多，許多大學生因爲原有校址被敵人徵作他用，所以現在還擠在一堆上課。不過學生的課外活動幾乎全在禁止之例，就是必要開一次級會，也必需報告偽「警察局」下面的「特高科」（按自敵偽正式進佔租界以後，爲求市政劃一起見，即將原有之捕房改稱警局。特高科之干涉範圍尤廣，這純粹是敵人的一個諜報機關，有生殺予奪之大權），由他們派人監督，會議始得進行。所以目前的大學生多半是到時候來上課，上完課就來當回去，爲防止被人注目起見，除了必要說的話以外，最好的辦法是不多開口。

至於中小學方面，情形就兩樣得多，日文一課是每個學生所必修，而且很多學校因爲學生人數太多之故，一天分上下午二次上課。上午來的是這一批學生，下午來的又是另一批學生，這樣可以使收入加倍。而教員的待遇却清苦得令人不能置信，往往在二三萬元一石的米價下，他們的月薪不過二三千元，所以他們不得不異想天開的向學生家長騙錢。比如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學生的成績扣緊，這樣一來，隨便那一個學生都可以有一二門不及格，他們就寫封信給家長，說貴子弟在某一功課方面成績太壞，必須補習，現在本校爲便利學生家長起見，決加開補習班，每課暫定收費若干元（這個數目並不一定，通常總在二三千元左右），實際上他們不會怎麼成功，主要的是現在沒有人可以在學雜費之外再納這末一筆補習費，一課不及格二千三千，二課，三課不及格的話，其數就太可觀了。而且現在學生上課祗上半天，差不多早上七點鐘進課堂，時間排得緊緊的，一直到十二點左右才可以回家，中間根本沒有什麼休息，連一點運動的時間都被剝奪了。他們之所謂補習班者，就利用上下午學生交替的一個時間裏加以教授，學生上了一上午的課再來補習，而教者也是一上午的辛勞，其收效之微，自可以想像得之了。關於這類事情，就連偽方市立的中學都不免，有很多家長投函報章質問，認爲教員待遇清苦，自應向校方請求調整，甚至向教育當局申訴，絕不能對學生欺騙。在輿論的餘威指責下，他們覺得這也不是一個辦法，索性一露猙獰，按時逐節以「酬師費」這種的名目公開向學生家長要錢。

在教育方面固然不堪設想，而學生方面也是一樣的不堪設想。記得就是記者離滬的時候，普通一個學生進中學所要繳的學雜各費，總要在六七千元左右，再加書籍文具，本來照這種情形，全上海的學生至少有一大半負擔不起，幸虧後來新聞報和申報發動了助學金運動，天天在報上替一般無錢可入的兒童呼籲，結果很獲得了一點同情，大家把錢交給報館，而無

錢入學的學生得向報館申請助學。經過一個考試，如果及格的話，全部學費均由報館代付，這末一來，無異救活了一大批貧寒子弟。

因此淪陷區這種畸形的教育，不但在本質上不健全，而且在兒童身心方面都不加注意，學生程度日趨低落，幾乎完全失去了教育上的意義。

人民的心理可說非常激奮，他們雖然對於祖國的消息很隔膜，但是他們對於抗戰勝利的信念依然非常堅定，而且愛國的情緒遠較後方人民為高。他們在敵人猙獰的面目下，偷偷地傳告許多勝利的消息，對於敵人的態度，尤其來得淡漠，雖然敵人也曾用盡手腕拉攏民心以增加他的力量，但其背面之所作所為，卻又十分卑鄙殘毒。而最奇特的一點，就是許多偽軍偽吏，除了極少數的已經泯沒天良的以外，差不多都在盼望政府早日解放淪陷區。無論在街頭巷尾，總很容易聽到這兩句話：

「你看什麼時候可以過來。」

「快了吧！決不超過明年夏天」。

這「過來」二字當然是指我們的政府回去，上海人民對戰爭的觀念，始終比後方樂觀，因為敵人的誇張和許多潰敗的跡象已經不能遮掩所致。

在宣傳方面，當然極盡荒謬，但是這些消息不但不引起人民的興趣，而且不敢相信，他們對於中美二國和國共二黨挑撥最凶。比如在衡陽攻陷之翌日，每條馬路每一根電桿都可以看到他那些自翻戰跡的標語：「湖廣熟，天下足，衡陽陷，××場」以及「擊滅美在華空軍勢力」等，然而這種宣傳絲毫不能加強人民對他的信仰。有許多對於他不利的消息，他自然輕描淡寫的忽略過去，反之如果有一個於我方不很有利的消息，那些報紙一定會大振厥詞的重加粉飾。

上海現在正鬧着比重慶更嚴重的煤荒，煤並不說是沒有，我們儘看到京滬，滬杭甬二路的煤車不斷的南下，不過這完全被統制作軍用而已。因為煤荒，首先受影響的是電，於是敵人限制用電，他們在報紙上勸說的詞句幾乎與我們所說的「一滴汽油一滴血」一樣的悱惻動人，而實際執行的辦法卻嚴厲異常。

通常規定每戶用電每月為二十五度，可是上海往往一戶之內就有七八家十來家不等，二十五度電力無論如何不夠用，於是房東惟有採取管制一法。比如每天晚上規定七時開燈，八時就關，這樣每天用一小時，二十五度電差不多半個月也就用完了，下半個月祇得以燭光來代替。因為超過規定用度以外，馬上就要遭受剪線的處分，厲行起來，就是有天大的人情都不能免，而且剪了線之後，永遠不許再接，所以許多人家偶不小心超過限額，惟一的辦法是賄賂抄電表人員請他少抄幾度。所以天一黑，上海寂靜了，店舖裏沒法做夜市，每條街上都像在過舊曆年似的，靜悄悄的找不出什麼行人，工廠也是一樣的受到限制，上半月開了工，下半月停工。

自來水的供應自然隨之匱乏，多少里弄都掘了一口口的井，他們認為上海將來會沒有一滴自來水。

上海的四[illegible]萬居民在生活上最感恐慌的是食糧和燃料。在作者離滬時止，那時的米價每石已高至二萬二千元，可是前半個月重慶中央日報有一條專訊說米價已漲到了七萬四千元，僅僅在二個月的時間裏，漲上了三倍有奇，那末其他各物之上漲自在意料之中。至於燃料方面，自從鬧煤荒以後，多半改燒木柴，現在上海無論大家小戶都有一大堆木柴堆存着。這些木柴現在也普遍適用於私人汽車，但是它的速率卻非常小。

對於日常需用的東西幾乎都有戶口的「配給」，如米，糖，麵粉，食油以至衣料等等，然而這些東西在數量上渺少得可憐，而且往往到了配給的時候因配給物品未到而延緩配給，即使可以配給到，多半也不會是什麼好的，像米吧，十有九次是些霉得發綠的。即使發下來是好的，米店裏也得替你換上壞的，再在升斗之間做點便宜，小民生活之在上海，實有不堪忍受者。

敵偽在上海一帶所辦的保甲制度可說非常嚴峻。每一個市民都要到「警察局」去捺一個指印，再由他們發給一張「市民證」，上面有着本人的照片，地址，姓名，年齡。這張東西無異是每個人的第二生命。至於保甲長的人選是在鄰近幾十戶中選出，許多新的「法令」就是藉他們傳之於全體市民，他們最主要的任務是維護一境之內的秩序，他如生育，死亡，遷移等項，都得隨時由他們報告。

五三—二七〇

其次要談「自警團」，所謂「自警團」者，與重慶馬路上的義勇警察沒有什麼二致，規定十九歲以上的男子必須服役。通常站在十字路口或是其他重要的地方，手中拿一條短棍，臂上一條布章，算是惟一的識別。他們惟一的任務，就是幫同維持緊急狀態時之秩序，假如在某一地區突然發生了什麼「恐怖事件」，出事地點之「自警團」員必須電告「警局」，「警局」馬上再將警鈴一按，整個上海的警鈴馬上可以響了起來，這種警鈴裝在每條馬路的電線桿上。全市所有的「自警團」員一聽到這種鈴聲，必須立刻站出來封鎖交通，祇要用一條隨便什麼繩子，橫繫於馬路兩邊。除了敵人的憲兵以及公職人員外，什麼人都不准走過。據說從出事到封鎖全部時間祇要三分鐘。這種封鎖，視情形而定。有的僅幾十分鐘解除，有的因為「事態嚴重」可以連封上一二個月不開放；不過像這種長期間的封鎖，僅限於出事的地區。

從去年夏天開始，盟機時常空襲京滬一帶，有時往日本轟炸，也必在上海過境。所以警報頻仍。敵偽對於空襲是最感頭痛的一回事，而且盟機每次去炸，目標終在楊樹浦，江灣，虹口以及滬浦一帶的軍事區域，這種地區平時連日本民衆都不常去。所以每次轟炸的結果，外面根本無從獲知，單憑落彈的方向來判斷吧了。但每次飛機一到上海，民衆們總是那末高興地望着，臉上露着愉快的笑容，從來不知躲避，他們深信自己人的飛機不會來炸自已人；可是敵人對於防空極端注意，尤其是敵僑，一聽到警報，竟會臉容失色的去躲藏起來，敵人所指定的「空襲避難所」是許多電影院和小菜場，然而從來沒有市民會在空襲的時候去「避難」。最近敵人想了一個很聰明的辦法，就是把敵僑疏散來住在市民一起，他也知道盟機不會去炸住民區。

談起敵僑生活的情形，有許多地方實在值得學習，他們無論男女都是非常儉樸，令人一望而知他們在過的生活是一種嚴肅的戰時生活，他們每人穿着軍部發給他們的草綠色的衣服，就連老婦女子也都如此，從來不講究一點奢華。他們吃的東西比一般所吃的決好不了多少，然而他們已經認為這種生活要比他們在國內來得寬裕多了。我時常留心許多日本人一到了較大的電影院或者什麼大的建築物，往往會拘束得手足無措起來，他們會非常虛心地接受一個侍者的引導。再反顧一下那些衣袖飄忽的公子哥兒們，談笑悠閒的那種儀態，實在令人感到無限唏噓。也難怪乎那些敵僑極端羨慕中國人的生活，他們不但隨時要服公役，而且說不定今天睡得穩穩的，明天一道抽徵的命令下來不由你不去，上海的民衆固然精神上很自由，至少可以比敵僑悠閒百倍。狂穿狂喝，這不會有人來干涉你，也決不會抽去當什麼兵。

相反的，上海的一般市民生活卻是極端失常，貧富之間的懸殊相差得令人不能置信。據敵人的統計，上海的人口有四百萬，但是乞丐的數目至少要佔全人口的五千分之一，因失業而淪為宵小流氓的更多得不可勝計，賣淫事業也是盛極一時，普通就是家境有錢的人家說，一天三餐，很可能是二頓薄粥，一頓乾飯。一天吃二餐粥的人家比比皆是。有的甚至連粥都不能維持。雖然如此，電影院，舞場總是客滿，黃金大戲院的票要早三天買定，因為麒麟童和金少山都在演唱，祇要是一個娛樂的地方，不管可以公開也好，不可以公開也好，儘有人來玩。一般下層市民多半群集一點資本，負販於京滬，滬杭以及江北崇明閘各地，以謀生活，這種在上海人稱為「跑單幫」，單幫不限於什麼人，甚至女的小的老的都可以，他們把上海的香煙，白糖之類東西往鄉下運，而將白米，土產運至上海，一轉手之間，獲利往往倍於本金，雖然這種生活太苦，但是祇要受得了這些苦，不怕露宿餐風，更不要什麼特長，就可以賺得一倍的錢，那怪一般市民之趨之若鶩了。

因此現在無論是什麼一類的交通工具，無論去什麼地方的車船，要想購到一張票，實在非常困難。就拿火車來說，市內大約有四五個「交通公社」發售火車票，比如明天早晨八時開始售票的話，你至少要在今天吃過晚飯就去排班，否則你永遠不能乘到車，尤其是煤荒以後，京滬二地間之直達車一天祇有二班，而滬杭車竟三天才有一班。車輛一半一半的減少，單幫客人非但不減，反而倍增，他們甚至帶着妻子兒女，反正只要有這股勁兒背得動二斗米，還不是同樣的賺到一份錢。他們為了買火車票，可以

帶着錶等在「交通公社」的門口，從早上到晚上，又從晚上到早上。在這種擁擠的情形之下，就發生了最嚴厲的「黑市」現象。通常這些黑市票都是車站上的職員勾通了票房內的人做，一個真正的旅客為了急務，就不得不付給他比票面還高上二三倍的價格，至少在錢的方面固然比人家出的多，但是你就用不到候上一晚二晚去吃那些無謂的苦。後來這種黑市現象竟越鬧越不像話起來。始由偽「華中鐵道公司」正式下令取締，嚴禁買賣黑市車票。並且規定購票時一定要憑本人的市民證，而且在已經購得到之車票背面抄同市民證之號碼，以防轉售。這樣一來，固然綱得絕無漏弊，但是「交通公社」的窗口每天祇賣出十來張票就回說賣完了，你願意出三倍價的話，你再把身份證的號碼告訴他，自有人可以替你弄得票。凡是「華鐵」（此為淪陷區內對「華中鐵道公司」之簡稱）命令頒下規定的幾點，他自然也負責弄得天衣無縫，即使碰到最兇的檢查，也決不能指出一點點的理由來說你這張票得諸黑價。

拿到了票，就得進站候車，如果你帶一二件行李，馬上有些人跑上來「檢查」，嘴裏在說檢查，手已很快的把你的東西打開，老於此道的人，總該馬上送鈔票過去，你根本不必顧忌在拿給他的時候怕被人看見，說得赤裸一點，一手拿鈔票給他，說一句：「小意思，幫幫忙，買包把題脚香烟」，這些「檢查員」自會好似沒有事似的去找別人檢查。而你呢，算是通過第一關。

要候車，就得要排隊，那時就有一班路局職員，以「帶錢檢查」的名義，問你要票，有一次我上杭州，親眼看到有一個旅客被他們敲詐的慘狀，首先是「檢查黑市」的人走到他的面前，他那時正在看旁的地方，實在沒有覺察到。

一下清脆的耳括，隨着說：「有沒有票，豬玀。」

「有，有，先生，不要打人」他簡直被這一掌摔昏了似的，他又緊張地從衣袋裏掏出票給他們，他們把目光都凶猛的盯在他的臉上，並不注意手中的票。

「市民證帶來沒有？快點」

他又匆匆的摸出市民證，交在他們的手裏。這隱藏着部份懷有的[illegible]」他們於是開始端詳於車票，市民證，以及他的臉容之間。這樣二分鐘，突然又是一個耳括。

「你這車票那裏來的？出多少錢買到的？說出來，否則關起來。」

「先生，這張票實在是麥特赫斯脫路交通公社排隊買到的，一點沒有黑市的嫌疑」

「什麼？」這好似引動了他們的肝火，立刻又是幾掌。

「我們這些人是什麼眼睛，票房裏的先生一天到晚忙得不堪，他那有工夫把你的市民證號碼寫得這樣工整，一定是你先弄得黑市，自已填上了的。」

「天啊！我可以人格担保，對天發誓，皇天后土……」他簡直想用盡一切沉痛的語句來辯護他的票確非得自黑市」。

「拍，拍，踢踏」他們的拳頭真像打一條瘋狗似的，否則我有生以來決沒有看到過人對人有過這末惡毒的手脚。

他終於呼喊着天了。

「先生，求求你們，要關就關，要辦就辦。」

旁邊的旅客惱了，激悟了，他們站出來對「稽查員」說好話，陪笑臉。還說：「他是個出門人，不懂……你們幫幫忙看。」

「三千只洋解決！」這句話想不到會毫不靦顏的出之於「帶錢檢查」之口。

事後，他挨了打，給了三千元。他才說出來：「我是杭州市政府的一個科長……。」科長，站上的敲詐不怕你是更大的官。

像這種事情一天終有幾起，有時候，他們走上來十幾個人，以此「莫須有」更無理由的理由把你一圍，圍到一個冷僻的地方，一頓毒打，帶走衣服錢財。所以住在淪陷區的人，誰都怕出門，他們無不痛切記得，報紙上也儘有這些人，受過決在痛罵。然而現在偽方不論大官小吏，差卒走犬，共同的目的是撈錢。他們這樣的做，不過是撈錢的一種「方式」，一種「手段」而已。什麼天塌下來的事，祇要不怎麼有礙於自己，終不加究問

五三—二七二

的。

有時候，什麼海關啊！緝私隊啊！對於旅客的檢查一樣的苛刻麻煩，祇要他認你替你錢出一件小東西說他是于違禁例，不但有權不讓你乘車，並且還要聲勢洶洶的送解某處，所以惟一的辦法還是陪笑臉，送鈔票，拍他的肩膀，先生同志不離口，再說自己是出門人，苦，錢不多，求他少一點，最後加一張鈔票，多說幾句要他幫忙的話，才可以把他們打發走。等你到了軋票的地方，如果你稍爲後了一點，他馬上會拒絕你說：「今天人太多了，你下一班走好了。」你又得塞鈔票，在這道關上塞起來起碼一百元，到了月台，至至少少還要受三四道的「檢查」——當然一樣用鈔票來打過門，才可以上車，而上了車之後，那些車警馬上跑上來說你的行李超過限帶重量，他一定拉你下去過磅，自然又得給錢。而到了站之後，又得依樣葫蘆的受無數道的檢查。至於「扒手」「小竊」之來光顧，實在不能防備了。

所以我常覺得，敵人對於我國同胞固然殘酷無情，而這批爲奸作惡的僞警，比起敵人來簡直有過之無不及，敵人並不敲詐小民，並不無緣無故的毒打一個人，而他們呢？要從沒有理由中找出理由，不惜施以拳打腳踢，最後是「幾千只洋解決」一句話來判定你的命運。比如作者這次由滬內來，在浦口車站上受到一個「三等關警」檢查到我的衣袋內有二瓶魚肝油丸，實在我是預備帶來送給一個朋友的，他硬說我是「漏稅」，罪在「走私」，一把拉到關署，幾個「關員」也明知我不見得拿二瓶魚肝油做生意。因爲我想想他們終也是喝過一點墨水的人，我彷彿吃虧了。

「這是甚麼？」他問

「魚肝油丸。」

「多少錢？甚麼地方買的？」

「集成藥房，一共七千六百元。」

「有發票嗎？」

我愕然，包裝都沒有了，那裏想到發票，我於是說：「用都用過了，這不是貨品」。

「你說不算嗎！走私。」他是這樣的硬逼我，我的行李已經上了車，而車子呢？最多十分鐘就要走。這時我的心情眞焦急得無可奈何。等了大約二分鐘，他先問我。「你看怎末辦。」

我一想：「補稅好了。」

「一萬二千只洋解決」。這簡直是像說夢話。

「那末你就充公好了，我丟了他不過七千元，補稅倒要二倍不是。」我這樣回答他。

「不行，沒這樣容易，算一萬只洋。」

這時候，沒有辦法，當然說好說歹，算是五千元錢，他給了我一張票，上面寫了五百元的稅額，他還落了四千五百元。後來上了車，看到他們用鐵棍鞭鞭，對上車的人亂打亂毆，他們用這種方式來維持秩序，那時正巧有幾個敵兵走過了，他們打得更其有勁，我發現這些敵兵的面容都有點憫然。所以將來淪陷區收復以後，這一批無良的狗徒，應該如何的加了嚴懲才對。這種現象，不僅大車站爲然，其他舟航碼頭又何嘗不如此，就連馬路上的「警察」他可以隨時對一個行人的行李「檢查」，其他什麼菜蔬，煤炭，貨品，祇要遇上一個，就是一次「檢查」。所以許多商人運貨，多半是講定一個價錢，找一個「警察」送，一路上的「檢查」，他自然可以先事開銷。逢到打架，爭吵，就是兩造訴到他的面前，他也會卸脫他的責任跑開去，因爲這種事情，徒然浪費他的光陰，又沒有鈔票到手。不儘可利用這些時間去「檢查」幾個行人。

現在再來談一個怪象。卽使你進立正，稍息都不曉得如何來法，儘可花上幾萬元錢去買一個警察來當當，雖則公家給你的月薪祇有八元錢（這是戰前一個普通警察待遇，到現在根本沒有增加，更沒有什麼津貼米貼之類的其他名目，所以自此點看來，敵僞彷彿縱容他們去敲詐，讓他利用這種權力）但是額外的收入，也許千倍之。那完全視自己敲詐的手腕是否毒辣以及機會是不是巧合而定了。

小吏既然可以買來當，大官又何嘗不能買，不怕你連阿拉伯字都認不得一個，也可以買一個稅局局長來當當。於是這個淪陷區的政權，就是

樣的賣官鬻爵，有了錢，可以買官做，做了官，可以有更多的錢。北站門口的一個「警察」有人替他算過，他每天祇要「檢査」一萬個旅客，每一個旅客給以二十元，一個月的收入是六百萬元。所以上海的市民，如果連一點賺錢的本領都沒有，活該餓死。

敵人潰敗的跡象，就可以自上海方面看出。他們每一個士兵的衣服上都縫滿補綻。最近以來，窮兇極惡，對於金屬搜括更是不遺餘力。比如馬路上所有的陰溝蓋，大小鐵門，電車鐵軌，甚至鐵絲鐵釘，無不在收羅之列。而且還要每戶每月獻鐵一斤。假如你有錢，隨便什麼價，祇要不太貴，他可以完全照價購進。市面上充斥着偽鈔，因為這些鈔票都在敵國印製的，他祇要把印鈔機多轉幾下，就可以換取物資，鈔票既然濫發，物價焉得不漲。

所以市民一拿到鈔票，總不想在家裏放，他們明知道今天好好的一元錢，到明天祇當八毛用。所以大家小戶都囤貨，上海物價之所以一天比一天漲。這也算是一個主因。不過很奇怪的，上海有一種不可公開而且非常神秘的交易，那就是在公債，花紗，證券，股票之外的法幣，黃金，美金的市場。當然在敵人方面也是極力取締，如果誰身上給他抄到，馬上要「殺頭」，然而終究有人敢販，終究有人要。

上海現在的投機事業依然非常猖狂，多少人想用盡心計在這裏面發財，結果總是失敗甚至自殺了。最明顯的是股票。不管你是什麼公司，什麼廠，只要規模很大，你的股票就等於一種商品，任人買賣。票面的價值，雖屬一定，但是市價遠在票面數倍以上，至於其漲跌則以時局以及該廠的內情為轉移。記得有一天突然從股票市場傳說一個消息，說是「德國向英美提出停戰二十四小時之要求」，一時之間，股票狂跌，等到這個消息得到正式的否認，立刻又回升起來，曾幾何時造成了多少富翁，又使多少富戶變成赤貧。這幾乎是上海一切黑暗，污濁的總根源。

敵人在淪陷區對於經濟上的一切統制，非常嚴厲。較大的公商企業，地產，以及公共事業均以「軍管理」之名義加以統制。工廠產銷之情形直接間接要受其節制。而一種臨時性的統制還不在其例。記得有一次敵人收購存紗，那時市價每包已可得五萬元，但敵人購進得非常痛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跑到紗戶家裏以每包數十元的價格強迫收買。還一次又有多少富戶跳樓，臥軌，瘋狂，甚至把大把大把的鈔票往馬路上丟。最近，我有一位同學，他家裏在龍華一帶有很多的地產，但是「皇軍」要擴展飛機場。一圈就圈了他三千畝，龍華一帶的地價本來每畝可以值到五萬左右，但是「皇軍徵用」的代價是三百元一畝。

現在上海人民生活之痛苦，就如上述。入秋以來，街頭不少小乞，他們往往乘人不備，把人家手裏的食物搶了跑，站在十多步外面吃給你看。即使被搶者趕上去打他，他也不逃，挨一陣打，肚子終可以得一飽，再一看那些酒樓茶肆無一虛席，令人興不勝浩歎之感。

本來敵人進侵上海以後，第一個腐化政策就是重開煙，賭，娼，後來偽方所組織的「青少年團」以長紅大棍把南市所有的煙館賭穴全部搗毀，偽方始正式下令禁止，現在即使還有，絕不敢公開了。

最後，要談上海青年的生活，他們在外表上固然頹頹廢廢，有許多甚至因為意志薄弱而甘習下流。大多數的青年終很機警，他們成天沒有事做，歌場舞廳不敢涉足。要看看什麼電影吧！也盡是些日本片，老是描寫他們的武士道，男子的英雄氣概，甚至近來也漸漸習做歐美，每以戀愛故事為穿插，但是做起來卻還不夠彩，至於國產片子及「滿洲」電影，多半是色情得厲害，毫無一點人情意識，他們不敢公開作什麼愛國的表示，他們一有機會可以脫離這種地獄生活，無不爭先恐後，他們沒有一個不想上大後方來。但是十之九為了家庭或短於經濟，他們是如何地盼望着祖國給他們以光明，給他們以援助。

我從明槍暗箭不蔽耳目的淪陷區來到了祖國的懷抱。我們身歷這些痛苦和教訓，雖然在這裏拉雜地寫上了這許多，但何能把淪陷區的一切罪惡完全暴露！

當此抗戰已將進入另一嶄新階段的時候，東南淪陷區又將第二次成為一個大戰場，我們想到這些繁華之都罹兵燹，以及數千萬同胞之飽受災殃。我們對於淪陷區的同胞不僅是要致最深的關切，而且應該更為本位努力，以配合軍事行動，早日解放淪陷區。使數千萬生靈翩然脫離苦海，正如今日西歐解放國家一樣的獲得自由的生存。

蒙自的辛酸回憶

周莘農

敵寇的炸彈，將我驅逐出了廣西的柳州，攜了家眷，長途跋涉，經由越南到達雲南的蒙自，這是民國二十七年冬初的事。

除掉了很少數的幾天較爲寒冷外，蒙自實在可說沒有冬季的，和暖的陽光和美麗的花草使人有一種「冬天裏的春天」的感覺，到過昆明的人都說昆明的天氣好，而蒙自氣候的舒適，實在還要超過昆明。我們在一起工作的有好幾個美國人，他們時常喜歡將蒙自的天氣和美國加利福尼亞的比較在一起，有一個說蒙自好似更好一些！

我在城的南門附近向一個本地一度顯赫而今沒落的紳士分租了他房屋樓上三大間，如果我記性不錯的話，那時的房屋租金每月祇繳國幣七元，雖然沒有電燈沒有自來水等設備，但四周的寧靜的氣氛，已足夠使人感到愉快，尤其是我，經過了廣西半年的奔波生涯後，多麼需要這麼安靜和寧恬的環境！

南門外有一個風光綺麗的湖，本地人都稱它是南湖，是附近唯一的風景綫。民國二十七年冬季逝去，民國二十八年的春天轉瞬即到，一切風物更是美麗了，柳綠桃紅，掩映如畫，四週長堤圍繞着南湖，芳草如茵，而小橋灣曲，花徑清幽，尤令人流連，我每天於工作完畢返家以前，往往在湖邊走一圈，這原是必經之路，在濃蔭的樹叢旁聆着鶯鳴，將整天的煩燥一洗而盡，但覺胸襟無限開敞，精神上的舒適寧靜，不能說不是漫天烽煙時代下的幸福生涯了。

縣城裏，約有幾千家住戶，人口約三萬左右。石子街道雖有些地方崎嶇不平，但一般而論，還算平坦，塵泥也少，人民都忠直淳樸，和善可親，逢到舊歷初一和月半兩天，附近鄉下的人民都帶土產百貨前來趕場，有些穿着很古怪服裝，婦女們頭上懸掛似錫似銀的一串串的裝飾物，配上了她們健康色的皮膚，到也另有一股雅麗的風度，這些夷人都在幾十里或幾百里外趕來的。

我所住的寓所隔壁開設了一家叫美生的菜館，專做外省來此人們的生意，每盆菜二毛錢，後來漲到四角，我到蒙自已將半年了，南門本來很冷靜的，現在却漸漸熱鬧起來，除「美生」外，另有一家菜館也開設了，書店，木器店也出現了，但是一般的說來蒙自城的南門還是屬於西靜的地區。

× × × ×

在這個寧靜的氣氛中住了快半年，因爲有不少中美的同事和由國外寄到不少的西洋雜誌報章可以閱讀，我們雖然住在這天南的邊緣，却並沒有和世界隔絕，國內的戰局和歐洲的緊張局面的變動，我們都能得到詳細的報導，當我正在享

受這寧靜生涯時，忽然天空中投下來了大批的殺人武器，衝破了這寧靜的氣氛，血染了那遍綠的城野，城的西方到處是火頭，熊熊地燃燒着，是火，是血，美麗的蒙自城，已在敵人毒手下變成了一幅火和血交織成的悽慘圖案

時間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十三日下午三時，因為缺乏飛機上用的滑油，那天下半停飛，我也就沒有工作了，離開了飛機場進城返家，催促岳母和妻子等從速準備，自己的飛機在頭上不斷的飛着，令人聽了，起了錯愕的恐懼

先是，在下午三時三十分，此間接到個舊車站長途電話，說個舊發現來歷不明的飛機三架，飛行甚高，並云鎮南關亦發現敵飛多架，此間旋即發空襲警報，在這寧靜環境過慣了的人們，初不知道轟炸是什麼一回事，有些人忽忙地扶老携幼向城外跑，有些人則鎮靜地站在自己門口看熱鬧；因此街道上的人更顯得紛亂擁擾。

我們都躲在附近南門外的一個防空室，才走近防空室，很沉重的聲音已漸漸由遠而近，當三時四十五分，我們才收到有敵機十五架向蒙自東北飛行的情報的時候，敵機即於此時已到達上空開始第一批的轟炸，第二批的敵機接着又來炸，我們這裏所有的祇是幾架陳舊的教練機，既無新銳的驅逐機，又乏高射砲，換言之，那時我們一些抵抗能力都沒有，簡直是束手待斃，但幸而敵人都是胆小如鼠的，他們不敢低飛，在高空的雲朵裏藏着，炸彈會落在一些平民的房屋上。

我們躲的防空室本來並不堅固的，加以炸彈又在附近爆發好幾個，巨大的爆炸聲震得耳聾，防空室內的木板震蕩得跳躍起來，大家是萬分的驚慌，小孩子的哭聲和炸彈聲拚在一起，妻原來就很胆小的，何況那時又懷孕在身，緊握着我的手，面色灰白。

五時左右，走出防空室，則景象全非，舉目四望，猶似隔世，地上是死屍，一棟棟的房屋都變成了一堆堆的瓦礫碎磚，被難者親屬的呼號聲在人叢中到處可聽到，妻那時忽嚷肚痛，我怕她小產，於是要岳母們伴着她先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坐一下，我一個人先到寓所去走一下，才到大門口，看見房東的老太太倒在血泊中，半個腦袋已裂開了，其狀甚慘，後來才知道，她起初和家人躲在廳堂的方桌下，後來聽了飛機漸漸近了，她發覺大門還沒有關，於是不顧一切跑出去關門，一顆子彈由敵機上的機關槍中射出而結果了她的暮年？兒媳們祇在桌下號泣，誰也不敢出來。

我帶了一顆悲憫的心從她屍體上跨過，他們房屋的一部份已炸塌，樓梯上為一扇倒下來的門所擋住，室內的東西翻了身，到處的厚厚的灰塵，好像一個十餘年沒有住過人的地方，我迅速地清理一下，先將塵灰和碎瓦掃除一下，已經覺得有些精疲力盡了，其餘的也着實無從清理起，乃忽忙的出去將家眷接回來。

× × × ×

到了晚上，城中好幾個地方還在燒，尤其是西門一帶，敵人那天確投下了不少的燒夷彈，火到處焚燒，火到處猖獗，俠戶的延燒下去，不知道還是沒救火的工具，抑是根本沒有誰去救火。車站，縣黨部，桂林街，西大街……眼望着都在火中毀滅。西門有一爿理髮廳，一家大小七口，全為火燒死，及至事後發掘出來已成類似焦木的七塊，這祇是整個

五三—二七六

慘劇中的一幕而已。空軍學校的李主任派了一個勤務兵來要我去，李主任面諭今天的轟炸結果應該告訴美國顧問，我黑暗中摸索到他們的住所，沿路但聞野犬狂吠，而腦裏縈迴着的却是一幕幕血和肉的憧影，幾個美國人受驚之餘，以言語隔膜，無從得到外面的消息，正在納悶，見我到來，極爲高興，他們告訴我當敵機來襲，他們有的逃到郊外，有的躲到附近的一個井內，因爲井內有一條鐵梯，看來在被炸中，認是安全的所在。

× × × ×

到了深夜，我躺在地板上沒有睡着，根本沒絲毫的睡意，而向着破屋頂，從破屋頂空漏中可以窺到天上的繁星，春夜的天空還是那麼地顯得可愛，一顆顆的星照着的那麼明亮，蒙自的平靜的空氣已被白天殘忍的炸彈所毀滅了，剩下來給我的印象只是一堆一堆的血，可怕的血跡深深地刻劃在我那恐怖的腦袋裏。

我們同一宅房屋內左廂房，是同事朱君所賃居，他們夫婦倆那天沒有來得及躲，因此朱太太也受了重傷，他們室內的地上也儘是血。

夜是那麼地深長，我們樓下正躺着一個屍首，我們左廂中在白天留下的血跡還沒有乾。深夜氣候轉變了，雨水在屋頂空隙中往下漏，房東的那頭小狗，最近這十幾天來每夜深晚在似叫似哭的不息的叫着，那晚更叫得特別的悽慘，我焦慮着妻子的將瀕遇小產的危險；我焦慮着以後的居處；我更焦慮以後空襲時的躲避去所，焦慮引起了我的恐懼，恐懼劃刻了可怕的血跡，血在我腦海裏游着！血在我的眼前浮着！

蒙自經過轟炸後，城中的居民幾乎逃避一空，街上的商店整天停業，白天在街上很少見到人影，仲春的陽光照射在殘破的斷牆上，令人起一種悽寂的感覺！在這寂靜得有似死城的環境中，不知那裏又傳來了一個可怕的消息說離此不遠地方有一股土匪，將乘此機會來洗劫蒙自城，若干年前蒙自城是經過一次大洗劫的，本地年老的長者談起了，大有談虎色變的神情，可怕的經驗，可怕的環境，再加上了這可怕的消息，簡直是風聲鶴唳，精神上受到了莫大威脅！

當轟炸之後的幾天，我們跟着老百姓一早卽離城向鄉下跑，跑得兩腿發酸後才得停下來，而且頭幾天究不知應該向那一個方向走才比較安全可靠些，誰都不敢說，我們第一天逃到與飛機場向背的方面跑去，那裏有一個小丘，本地人稱它曰軍山，那裏有一個小規模的動物園，內有狗熊，猴子，雉雞，刺蝟等；當天於太陽落山後始從南門進城。第三天逃至北門外，那裏有一個省政府辦的農場，主持者爲曾留日七載的顧君，是一位蘇州籍的農業專家，農場正在創辦伊始，還沒有什麼規模，午刻甚餓，卽購山芋果腹，歸途遇小雨，鄉下本無交通工具，自己又沒有帶傘，兩腿無力，無法走得快些，祇得聽憑雨淋，因爲大家都如此，到並不覺得有什麼苦惱。第四天，家中人照舊一早往北門外跑。我因工作關係祇得留校，上午十點鐘後，同事們都出城疏散，到下午四時再返，下午辦公時間是四時至七時，這是臨時應急的辦法。

天天如此跑，實在不勝其苦，何況妻有孕在身，更覺受累不淺，如果不跑，則以無防空設備，同時看見大家都走，靜留城中更覺得有些心惶，母親在上海來電促歸，父親則自

渝來電也要我們上他那兒去，這兩方面本都是我所最願去的地方，因為如此，可和分別多年的父母再行團聚，但我所顧慮的是：上海不易找工作，婚後再依靠母親很說不過去，何況母親又是如此的儉省，更覺得於心不忍，說到重慶，謀事較易，並且那裏又是全國政治的中心，能學到的比較多一些，但是因為種種原因，我決定留在雲南，父親來諭謂祇要我們一決定去渝，即可將飛機票的錢匯來，我婉辭了

正在這幾天紛亂中，外籍人事方面有了更動，在飛行訓練技術上負總責原為席格思氏 Frank Higgs 現在却更調為卡耐 Rotnay Carney 席氏則改任為昆明高級訓練班驅逐組助教，因此負行政上總責的李主任和他們兩個新舊接替的外籍顧問，多少總要詳細商談一下，尤其是關於此間教官的編制，飛機上滑油缺乏，修機廠設備的亟待充實；空襲情報網的急待改進，席格思次日即將飛昆明，所以李主任要他順便將此幾項當面向教育長周至柔及總顧問陳納德請示一下，蒙自原有三個翻譯員，一個在病，一個伴了炸傷的妻子上個舊去醫治了，剩下來的祇是我一人，中美人士的商談和瑣細的接洽，就得忙了我的嘴和腿，而將我的遷家逃難的工作也祇得暫時延擱了好幾天。

四月十九日清晨伴同丁家眷，隨帶了大小行李乘個碧石火車到雞街去，這是一條長約二百多里的輕便鐵道，車軌窄狹，行動緩慢，雞街是個舊和碧色寨中間的一個小站，十時半開的車到十二時始到達，車中擁擠得要命，其中不少是由蒙自向附近各縣逃難的，既到雞街，即到一個姓施的家去，這是由本地籍的同事預先接洽好的，平屋，泥地，且高低不平，窗極小，屋頂有一小天窗，室內光線暗淡，房東是一個賣米粉的小販，有母七旬，尚健在，其妻十二歲即嫁，生育四子，那時雖祇二十六歲，但外表看起來，却似快三十六七歲了。

雞街雖是一個小鎮，物價並不便宜，從蒙自轟炸後，這裏的人口突然增加了，租屋確非易事，但我們住的地方，環境不潔，蒼蠅很多，並且聽說此間風俗，房東不准房客在他們房屋中生產，他們認為這是不吉的，那時是四月杪，預計妻在八九月中即要臨盆了，到那時將如何辦，女僕沒法雇到，在這個小鄉鎮上更沒有醫藥的設備，一切都是問題，因此在雞街，我們才住了一天，在四月二十日下午又重返蒙自。

× × × ×

蒙自的寓所已為炸彈所毀壞，無家可歸，原不祇我們一家，因此要在蒙自另行租屋，着實非易，到了蒙自，我們暫住在朋友家裏擠一下，天氣漸漸地熱起來了，這究非久長之計，何況空襲，但那裏面積較大，被炸中的可能性小些。

四月二十五日正午離蒙自，先乘個碧石鐵路到碧石寨（一名碧色寨），同事諸葛熙王之翰等多人前來送行，到下午二時始開車，半小時後到達碧色寨，再購票上昆明，每張票七元七角七分，大批的行李另加錢，大車廂中人和行李堆在一起，如果有人攜帶牲口，也祇得擠在一起，乘客中尚有不少貧窮的安南人在他們污穢的衣服上，散佈出來令人作嘔的氣味，每當火車轉站時，便掀起一陣叫囂的聲音，上下貨物的搬運的聲音和小販們賣食物的叫喚，混雜在一起，及到火車離駛車站，這種混亂的聲音才漸漸地消沉下去。

仲春的風是溫暖的，且帶來了田野的清香，逐去了車中汚濁的氣氛，乘客們在談天，範圍是相當的廣，而四月十三日蒙自被炸的事體却是談天中的主題。

由於連日的疲頓，我坐在車廂中似睡似醒的躲在車板上，乘客們的談話，似乎聽見，似乎又沒有聽見，祗有二件關於上次轟炸的故事，確聽得怪清楚。

據說當四月十三日敵機襲蒙自時，其中有一批橫過了滇越鐵路，向芒村方面飛去，在經芒村車站附近時，有一個年青的女子便站在隔車站不遠的地方，從腋下掏出了她的白色手帕，舉在空中搖擺，接着敵機即向着這個方向投彈，當時躲在附近的人看見了，立時出來把她拿住，她爲敵機指示目標的事乃是眞憑實據，無庸申辯，她當然沒有話說，被架送到警察局去，後來有人說她是安南人，這漂亮的女間諜才祗二十餘歲，這一口；年來時常往來於上海，香港，河內……各地，人是相當的精幹，可是終於落網。

自經過這一次大轟炸後，天天有警報，弄得滿城風聲鶴唳，據說「四一三」的幾天後，某次火車由個舊開駛到達蒙自車站時，忽然警報又響起來了，火車正因爲警報，到了車站未停，一直向碧色寨那面駛去，乘客們希望車子停下，俾可向田野間逃命，但火車反加足馬力奔馳，那些亡魂失魄的膽小乘客紛紛由車上跳下，其中有了幾個因此而成殘廢，或遭死亡，這該說是血債的延續，抑是血債的餘波！

天色未晚，己到達阿迷，又名開遠，借宿在大東酒店，開遠車站有好幾家安南人開設咖啡店，內部設備雖很簡單，而店內傳出來的法國音樂，確很吸引了一些人，馬路上嚼檳榔的安南女子來去頻繁，其中有些能講很純粹的中國話，入晚街頭兩旁滿堆了水菓攤。

滇越鐵路上我來去共計六次，這一次是第三次，一切都摸熟了，感覺得很方便，第二天清晨，我們四時餘即起，整理行李，旋即吃早飯，我自己去找挑伕，最要緊的工作——在火車上爭佔座位——由大東酒店的茶役去担任，因爲滇越鐵路上的四等車根本無秩序可言，當我們走進車廂中，祗見座位上全爲各旅店的茶役所佔，佔據的方法是用一條很大的被單或蓆子遮蓋着座位的一部份，大東的茶房也早已自己劃定了勢力範圍。

經過了一陣紛亂，車廂內已擠滿了人，火車行駛單調的聲音，催人入眠，整整二天的旅程，令人疲頓不堪，我已好幾回從蒙自飛昆明，二天的路程，在二小時內到達了，此時更易想起飛機旅行的敏捷輕快了。

不少的山洞在面前駛過，在黑暗的隧道中，煤氣的侵入，幾乎使人窒息，四等車上有窗洞而無窗，煤氣襲擊，簡直無法躲避。好容易在下午五時半左右到達了昆明站。

過了兩天將家眷安置好；於是匆匆地重上征途，滇越鐵路上兩天的煤氣又將我吹到了蒙自，戰時的搬家談何容易，精疲力盡再加上了一身的債，是誰的賜與？

塔兒寺瞻禮

止戈

來到西北已兩個年頭，始終就沒有機緣去朝拜這慕名已久的青海塔兒寺。這次，偶然地得趕上了陰曆六月六的曬佛大典，使我瞻仰了這一代的黃教聖地之外，更難得的是從新建立了對這一向神祕的邊疆一個新的觀點；所遺憾的是對於佛教缺之研究；因之，放棄了好多可貴的宗教資料。這篇記述僅是一些遊覽性的片鴻斷爪而已。

行路難

七月份牌一天天的撕着，只差四頁就是陰曆六月初六了！可是已經接洽好的車子，還沒有開行的消息；雖然從蘭州至西寧僅二百二十六公里，而這段路面破差，普通汽車總是將一天路程分為兩天走，設若碰到雨水一沖，那麼一停半個月也不以為奇，根據着以上的那些，再看看那陰雨四佈的天空，簡直急壞了我們這一羣，其中最急的當然要算特地從西安趕去參觀的吳曉邦和宋凱沙二兄，假如去不成或是趕不上，那麼只有待諸明年了。

那幾天卻也忙壞了青省駐蘭辦事處的人員，纔回覆了那個詢問的電話，接着又要應酬這不時登門造訪的人；一句話，都是車子問題。

有人認為汽車這名字，在抗戰期間最為適用，因為它時常鬧大脾氣，賴磨，我們乘的這部專車又怎能例外，好容易決定今天開行了，可是左等右待已將近午還不見它的影子，今天已經初四了，萬一在蘭州再過一夜，那麼，乾脆等待明年再去。

還好，遲開的原因倒不是車子本身的五癆七傷發作，而是為了辦理行車手續延誤了時間。到河口站已近下午二時半。

河口是蘭新和蘭青二條路的交叉站，這裏距我們第一天路程的最終宿站享堂還有七十八公里，算時間還可於天黑前趕到；可是，據說前面路甚被雨沖陷，那一字長蛇陣似的大小車輛，懶洋洋地擠在公路的左邊，它們都預備就地打烊了，路旁那些天津館子乘機打着正在大賣鍋子兒生意，更好像警告我們：前路不通。

怎麼辦呢？我們和司機商量之下，還是決定開過去，那裏不能走就那裏打尖。

這段路面的確經不起雨水的洗禮，左滑右擺地車身準是那麼跳跳；幸虧司機技術純化，再加上全體多少次的鋪路和推拉，總算在天黑的剎那距享堂只二十公里。

也許是用力之後過於疲勞吧，在車子慢慢上坡時所特有的哼哼聲，整車的人都歪歪倒倒地進入夢鄉。

「下車，下車」不知誰這樣急促的呼叫着，這在半睡眠狀態的人聽來，簡直如臨大敵；猛睜眼一看，天是黑黝黝地連顆星都沒有，車身仔傾斜着不動，遠處亂嘈嘈地盡是人聲，到底怎麼回事呢？真是碰到了丈二金剛。

這時，遠處有電筒閃閃地近攏來，來人開口了：原來前面陷落了一輛公路局的客車，請我們幫忙推一下；而我們的司機這時也說話了：原來我們車子也就彼此一般；這一路上本已富有推車經驗再加上患難的老友，當然義不容辭全體出動協助。

好容易幫助人家車子出了險，這就該輪到他們協助時候了；意外地，在一陣馬達聲裏人家早就溜之大吉；這餘下的問題可就麻煩了，看看自己

五三一二八〇

車子需要四十人以上的力量始得有效，這空寂的荒野，那裏來如許的生力軍呢？

沉不住氣的朋友竟破口大罵那批不顧信義的一羣，這其實不是咒罵而好似一個及時的自我安慰而已。

幸虧司機是個熟路的，由他提議下，我們推派代表跟隨他摸索到附近駐軍求援去。

舊小說裏關於漆黑容間的形容詞是伸手不見五指，用之這時這地可謂恰當之至。青海境內的六月氣候已有涼意，再加上飢餓，可就更覺寒冷；呼呼的風聲，不時傳來了稀疏的狼嗥，甚有汗毛凜凜之感。

救兵終於十時左右請到了，大約有一連人光景；個個都是身高力壯，精神飽滿，這在看慣了他處所謂『壯丁』的我，不由暗地裏叫聲慚愧！

車子在一陣呼喝裏，一下子就被抬了出來；領隊的人不惟禮貌地拒絕了我們的金錢酬謝，而且更細心地將車上行李一件不還地點交清楚，然後整隊而去。

熱情，健康，紀律，這是青海軍隊給我第一個印象。

當晚宿於享堂。

孝子田

看慣了甘肅的黃土，特別會對青海境內那些茂盛整齊的林木感到愉快與新鮮；這當然顯了先天條件的優越，而當局者對於造林的苦心也不可抹殺的，車出享堂，夾道盡是些高聳的白楊，一排排整整齊齊的好像出操的士兵；當初這些地方又何嘗不是不毛之地呢？

第一次去青海的人，大約都會發覺公路旁邊，二種新奇的東西：一種是約五立方英尺體積的土坑名叫鹽池；每次雨後，泥土裏就天然滲透出鹽質來，再經過日光晒乾，就變成青鹽；這是甘肅和青海接壤處的農郎重要副業之一。再一種就是用石塊舖成的田畝，習於江南農田的人，對着這運動場似的東西，一定莫明其妙，其實這倒是一種因地制宜的特種旱田，為西北農村的一個特徵，它名叫石田，渾名為孝子田。

答以「父苦，子富，孫餓死也」，凡是知道石田的都會得出這句民諺；因為這裏土質富於鹼性，一下雨再經日光一晒，鹼性隨之由地蒸發，任何農作物都要成長不了；又因為這一帶是西北有名的旱地，假如天久不雨，那麼當然一切植物都要枯死；為了抵抗這「乾」與「鹼」的雙重天然侵襲，由是發明了這孝子田。

這是個石蛋和沙土交混的農田；事先須將黃土層挖深三四尺，然後填以新土細沙與石蛋，為了石蛋本身沒有鹼性，不怕雨水蒸發，同時縫隙多沙土鬆，農作物根鬚容易深入地下，雖經日光炙晒，也無所礙；一畝石田面積需用百餘人工始能築成，而使用年月僅短短的三十歲；過此壽命則沙土又形凝固，須重新予以翻造；所以創辦時期非常艱苦，此「父苦」之由來；承繼者坐享其成，故曰「子富」；壽命一過，重新翻造時，工程更大於初期，而生產量則減退，所以「孫餓死」。

孝子田為西北黃土層特殊產物；同時更說明了西北農村之艱苦狀況與西北農民之高度適應力，這較之江南水田的阡陌交錯，秧綠蛙鳴者，實不可同日語。

西寧一瞥

西寧城的面積並不很大，而街道卻十分整齊潔淨，馬路上鋪着碎石，兩旁砌以石溝，流水錚錚，大有漢口作風，整個氣氛非常和平而嚴肅。

我們住的是西寧唯一的餐旅社，也可以說是省府的招待所，建築式樣與設備，均富西北風味；一天三頓清真佳肴，習慣者可說是津津有味而得其所哉；然個人最感滿意的當是那蒸燉羊肚，脆而且香；可惜介作中不習羊肉者居多數，任何炒菜，在他們看來，盡是羊腥。

西寧城裏的市民，以漢族居多，回族次之，偶爾在街頭也可以看到佩飾丁當，紅綠滿身的藏女；商店規模以售藥材、綢緞、皮莊、飾子為最大。可是一到晚上九時左右，全市即呈寂靜，[illegible]秩序[illegible]，一般慣於大都市夜生活的人，[illegible]到[illegible]的特殊情調吧？

前年，這裏也曾遭受到敵機的轟炸，可是市容還是相當的整齊；路上

熙熙攘攘的竟是漢滿蒙回藏五族的人民，這無寧是一幅和平的象徵圖呢！最奇怪的是整個西寧城的大街小巷，我們碰不到一個武裝的士兵。這裏有個電廠，可惜一般亮度都嫌不够，現正籌備利用天賦的水力予以改革；近年來青省建設的努力，我們是由看諸報端而證諸事實了，我希望再度來青的一天，青海將以一個嶄新的姿態呈現。

宗教信仰，在青海是十分自由的；歸納起來約可分為伊斯蘭，喇嘛，和基督教三者；就中以基督教勢力為最弱，西寧市上有個規模宏大的基督教堂，可是整個青海省耶教徒僅有三百多人；這裏負責人關理耳先生為英皇家地理協會會員，他在青海從事傳教工作已三十餘年，平均每月僅吸收一個教徒，真可說是慘淡經營，關理耳先生過去曾在倫敦出版一書名為「被遺忘的提醒」Rusty Hinting，沒有中文譯本，承他不棄，將手邊僅有的一本借給我們看，書中完全敍述青藏見聞，插圖非常豐富，裏面有張破牆插圖，標題為「西藏與中國的交界處」，竟硬將中國與西藏分開，換句話，西藏將是誰屬呢？這完全暴露了他三十年來傳教的苦心。

初到西寧的人，萬料不到在這冷落的邊陲，竟隨時可以買到卡幾布，大砲台烟以及其他的真正英國貨；這些貨物既不是來自輪船，也不是載自飛機，而全是靠着一些專門徒步來往西藏與印度的商人，青海人名之為「藏貨」，而因之一切英國貨也統稱為「藏貨」。我為了好奇，特地托人介紹認識了一個藏客，據告：每次從西寧至加爾各答的來回時間，包括冰凍和暑熱的阻礙，約需整整的一年；路費的消耗則僅三百銀幣合法幣三萬多元；這些藏客完全以物易物地沿途作着買賣；這近乎原始的旅行生活，事實與想像都必是很苦的，然而這批什一追逐者却習以為常，當然囉，藏客們過的既是這種餐風飲露的生活，所以他們每個人都有着形線上共同的特徵：黑紅的皮膚，深凹的縐紋和結實的肌肉，這是漢化的藏胞和少數漢人組成的西寧商業界裏的一個特殊的集團。

六月氣候在西寧高原可算是最暖和的季節；城外的麒麟和湟川兩個公園，每天總是那麼熱鬧：雖然不願誇張地形容什麼遊人如鯽的一類詞句，而事實上還是一般公務員和平民的唯一消遣地：那一排排的白楊影子倒映在深綠的湖水裏，偶而間浮着幾朵白雲的穿梭，這些景色在西北真是不可多得，過去受盡「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那些詞句上恐怖的意識，頓時會被這明媚景一掃而光。

假如甘肅的「甘」正如一般人所謂係「乾」字的諧音的話，那麼青海的「青」將是會意了。

魯沙爾巡禮

魯沙爾鎮，俗稱塔兒寺，為黃教始祖宗喀巴誕生聖地；離西寧城約三十公里，寺建自明萬歷年間，每逢陰曆六月初六的浴佛節和正月十五的油燈會期，這時蒙古西藏的王公，千戶，平民，都傾家前來朝拜；這裏是中華民族的展覽會場；真正五族共和的一個角落。

我們於六月六日上午車抵塔兒寺；第一個觸目的是那金碧輝皇的金瓦寺，從老遠就覺着屋頂金瓦的耀眼閃鑠；第二個觸目的是那些花花綠綠混身掛滿珊瑚銀碗的藏女，和那紅布纏身的喇嘛。

青省府特為來塔兒寺觀光的人指定了一個招待所，距寺僅數十碼，畫棟雕樑，毯厚几淨，極富佛教色調；這裏好像是塔兒寺的下院，招待事務，全由喇嘛負責；他們都能說漢語，大約事先經過挑選的。我們在備受殷勤款待之餘，還臨時當了三天「委員」，這是藏胞稱呼與政府有關人員的慣用頭銜：將其由來，似係民國以來的治藏遺物，這稱呼可說包括並說明了整部西藏政治經營史呢。

目下因為是廟會，所以街道上反較冷清，攤頭來得冷落，從鎮上起一直到寺門口，將近半華里的路程，全是臨時營業的攤販，真可謂五花八門：顧客幾全部是蒙藏同胞，他們最喜歡茶磚，金銀首飾及綢布。

塔兒寺又稱大金瓦寺，寺門口有八個白色浮屠，這是清中葉年羹堯所砍殺的八個活佛的骨塔，這六個塔與目下跳神祭的內容甚有關係，據說當時年某西征至此，召見寺內所有活佛，問他們幾時才能圓寂，他們一算，答以尚需若干年，這位殺人將軍即命將這些答話活佛推出斬首；事後，喇嘛即建此塔以留紀念，而如今跳神祭裏的「斬鬼」一段，即係新年，以家

五三——八二

教儀式予以精神報復的一段新的穿插。

綠背塔前行數十步登石堦十餘級進入廟內，最先參觀的是茶廚，兩個有丈五直徑的銅製大鍋，鍋緣鐫刻藏文經典，鍋中貯的盡是茶磚，這是寺內喇嘛祭後每人可領到一碗的必需飲料，牆上掛着藏文帳幔，據云爲廚神，大約就是我們舊式家庭裏所供的灶君之類。

寺內院落甚多，在宗喀巴殿外放着光滑的木製拜板，不斷地有喇嘛們五體投地的禮拜者，到處可以聽到那轉經塔木軸轉動的聲響；他們的拜禮有如柔軟體操的摸地光形態，先掌合十至頂，隨後至鼻至胸，最後雙手朝地一撲，混身伏地叩一下頭，再行起立；轉經塔的形狀，如小孩玩的旋螺一般，上有藏文金字浮刻；每前推一轉，即等於念了一句經，喇嘛們吃的是酥油與羊肉，加上還不斷的作着摸地光運動，所以混身極富肌肉，尤以兩臂特別發達；我下意識地聯到塔兒寺倒是一個設備完全發養良好的體育專科學校呢。

喇嘛們集體誦經時有個大殿，而殿非常寬敞而光線則黯暗異常；除了拜墊之外，剛進去的人簡直什麼都看不見，外加觸鼻的酥油味道，不習慣的一定會噁心欲嘔；閉目稍頃，才隱約發現殿中滿掛着繡金佛像，供着大小無數的泥金菩薩；那些佛像上繡着的圖畫好似都有連貫性；也許正是黃教經典中的什麼故事；惜乃門外漢，對這些東西僅能欣賞其繡工的精緻罷了。

宗喀巴殿裏有個高約二丈的塔，底下埋着這黃教始祖的骨灰，據說這塔是純金鑄的，可是被披上了綾緞無法探悉；所謂塔兒寺命名之由來，也就指此。

一提到黃教，大家都會想起那著名的歡喜禪吧，這寺裏就有個專爲祈求生男育女的小殿，神龕裏供着八對比人高大的歡喜佛，各種形態都有，但是個個都相貌猙獰，使人望而生畏；黃教之有歡喜廟，與原始的Phallic崇拜有着仝樣意義的。

在大金瓦寺的對面，有個小寺；庭院裏有菩提樹，枝幹屈曲，葉綠蔭蔭，據說這是當年宗喀巴誕生時埋胎衣的地點，因而生了這神話的菩提樹；相傳這棵樹的葉子，都有着宗喀巴神像花紋；但是我摘了好多，除了發現虫食痕跡外，不過是個普通的網脈植物而已；失望之餘，乃問道於老喇嘛，據答無緣的人始終就看不見的，我當然在他看起來是屬於絕緣體了；我意識到我問話的愚蠢而他答的却十分聰明。

班禪、晒佛、跳神

縣府來了個通知，晒佛改爲初七日上午，跳神定下午。

塔兒寺的早晨是非常美麗的，晨曦映着金瓦反射寺門口那些進出着的紅衣赤足背水的阿康（註一）身上，儼然是一幅五彩的宗教電影畫面。

大屋頂不放着長約一丈的四個大銅喇叭，都呀都呀地正在指揮着全寺的作息，這裏沒有清磬木魚的靜的情調，然而強烈的色彩，粗壯的修行者，濃厚的酥油味，又是另一番的動的情趣；據一個有修養的喇嘛告訴我，黃教是從內修出發，所以無所謂葷素之別；反之，佛教密宗，即我們所常見的和尚之流，是從外修出發，所以形式上十分拘束，這說法根據如何，無從知道。

跳神祭禮，在我們看來，僅僅是奇風怪俗的欣賞而已，而在信仰者的心裏，那將是生平頂了不起的一回事。看吧：清早就有不少善男信女在寺裏寺外膜拜着；拜畢，脫了帽將頭向寺內任何東西，如牆如柱之類，碰上一下；這動作的愚蠢，任何人看了必定失笑，而碰頭者則覺無上光榮呢。

若干在神前下了願來自蒙藏的同胞，他們之來塔兒寺，既不走路，也不乘騎，那是叩「等身頭」來的，這叩頭法就是前面介紹過的那種摸地光的膜拜，他們一直從距離塔兒寺九百里甚至九千里的地方叩頭到這裏，換句話就是以自己的身體充作量地的尺碼；第一拜之後，用手將地一劃作爲第二拜的起點，以後的拜就以此類推；所以半途拜死的，傾家蕩產的，比比皆是；可是他們的樸誠無知的心田裏，並不以這非人道的等身頭爲可怕，而相反地感覺到這是凡人必需對神的尊敬；他們的最終目的是什麼呢？爲的是供獻若干禮物給塔兒寺同時祈求活佛用手在他們頭上摸一下，那就死也瞑目了。

今天我們遇到了一個壯年的叩等身頭者，渾身泥土，手臉上血肉交流，看樣子已奄奄一息；然而他還是那麼虔誠地，那麼掙扎地拜着又拜的直朝寺內滾。

曬佛大典終於在初七日上午七時舉行了。我們景仰已久的塔兒寺主政者的班禪活佛，也於今天被招出來了；那是一隊長的行列，嗩吶琴夾雜着悠揚的簫笙，紅衣高帽的喇嘛整齊地兩人一排，手持長香，口中喃喃地念着經，護衛着將近八十人扛着的一條捲好的佛幃，很像內地的舞龍燈；壓隊的一僧官，(註二十)手執戒杖，身披黃緞，兩肩襯着東西，又寬又大如京戲裏花臉者的胖襖，威嚴地引着一頂黃緞傘遮蓋下八人大轎抬着的年方七齡的班禪鑾駕，滑途叩頭禮拜的民衆，一起一伏地可謂滿山遍野，途爲之塞。

曬佛大典的法壇設在離寺約二里遙的一個山坡下，事先設好了一個禪臺的蓬帳，班禪就歇在裏頭；帳前席地坐着好幾百正在誦經的喇嘛，其聲低而宏，有如低音部大合唱；這時帳蓬對面的山上，掠開了兩頂大黃緞傘，接着五光十色的佛像軸幃放下山來，那綢緞波浪閃着日光，耀眼欲眩。

過去一般人傳說塔兒寺的這個佛像爲世界上最大的綾織物，所以此刻的我設法爬上山去看個究竟：這完全用剪綢貼成的佛像共七幀，每個軸幃係綾與綢的混合物，面積約三百平方丈，大可謂大，然而那些最大毛毯之傳說，則可推翻。

一些年輕的藏胞，多鑽進了佛幃下面，爬來爬去以求佛的保佑，而一些漢回頑童，也以另一種心理如法泡製，喇嘛並不加以干涉；因之舉一批一批的人爲波濤，有如錢塘潮，相當壯麗奇觀。

佛像晒了近二句鐘，喇嘛和班禪始終誦着經；最後由班禪發施法茶，有職位的喇嘛都雙手捧着滿施的茶水喝了一口，然後將掌上餘茶抹在頭上，一拍，其餘阿康則發施每人一些銅元；這時有些全身穿着彩綢的白馬，由一個喇嘛牽着繞會場一週，據告這是前任班禪的乘騎；整個祭禮至此完畢，笙樂與嗩吶交吹聲裏，佛幃捲起了，班禪法駕也就起程回寺。

這個年方七歲的班禪活佛頭戴黃緞長形喇嘛法冠，身披黃緞法袍，悠然地坐在轎子上，沿途受着百姓禮拜；他名貢補慈登，青海出生，爲第十四代班禪活佛；長得眉清目秀，樣子十分聰慧；這幼小年紀的他，已擁有萬千藏衆，而更怪的是還有成千成萬的人民爲求他那白嫩小手的一摸，而願傾家蕩產地不遠千里而來；我相信正當頑皮淘氣年齡的貢補慈登，假如我用一個能飛的飛機或能走的火車玩具，代替那恭見班禪時所當獻的「哈達」(註二十一)，他將是怎樣的歡喜呢？

班禪這幾天太忙了，整天地抬進抬出，此刻又被抬到大院末端的固定法座上，主持今天的跳神祭。

這是一幕富有古希臘劇場氣質的祭禮：

那是寺裏一個可容二千人的石板大庭院，兩旁走廊非常寬闊，除有合階在跳神時暫當臨時看台；班禪法座對面有個小房是跳神者裝著的化裝室，化裝室外盤坐着若干敲鼓打鈸的喇嘛。

假如可以古希臘劇場來比喻塔兒寺跳神的話，那麼這是一個四面看台中間低平的露天舞台；那些誦經打法器的喇嘛，正如古希臘劇裏的 Chorus 作用，演員是那戴着神鬼面具的喇嘛。

跳神之前，院子裏放着一個長方形的木盤，裏面臥着一個泥人，據說就是象徵年獸，然後放着一把刀。喇嘛們開始敲鼓打鈸了：門簾開處出了一位綠面裝，他進場之後，就很閑散，樣子很像舊戲裏的檢場人；在這個祭禮裏，他並無動作，僅僅招呼着雜務；隨着來了二名白臉家將，端出一張椅子放在場的一邊；然後向着化裝室作了一個揖，接着走出了六個孩兒面的小童和一個滿面春風的白胖胖的滿朝裝扮如主角之類的人；進場後，這位主角旋即放下了馬蹄袖，朝班禪法座正要作揖，却被這二名家將給攔了駕；同時招呼他到剛才那椅子上坐了下來，旁邊分立着這六個小孩兒的，據其意好像是請來的參觀者；此際鼓鈸聲大作，一拍一拍地打着，跑來非常之便，二個大黑牛頭神，好接着這些護了出來，雙手一擺一舉地繞場一週；然後出了二十甘紅、黃、綠、黑兩種顏色的似人似獸的怪物，由這大牛頭神領着又繞場一週，鼓鈸突然地加快，化裝室裏忽的飛跳出二個小鬼頭來，東奔西竄地翻了個筋斗，這時法器打得更急了，又跳出三個劊

子手打扮的小鹿頭，指手畫脚，身段靈活非常；盡在那長方形木盤旁邊繞圈子，最後跪在班禪面前作請示狀，起立後，就拾起盤沿的那把刀往盤中一斬，左手拿起那斬下的泥頭往高處一擲，鉢鼓乃更加響亮，全場那些鬼怪臉來個大集合，按着法器的節奏繞場三週，照着出來先後程序陸續進去，接着笙鑼聲起，送着班禪法駕出了院子，這聞名的跳神祭也就結束。

我爲了好奇，特地到化裝室裏去參觀[illegible]的面具，還是布質作成的，有大有小的各種鬼怪形貌的面具，除了後腦露出一部外，整個一部統統罩住，視線在面具的嘴部，這比之古希臘的悲劇時代的面具形態，當然較少藝術抑變成分，這裏用的面具另有一個共同的特徵：每個頭部都雕有或繪着無數小骷髏，而將兒寨的多戴髏蓋上，也少不了這些骷髏，用意何在，無從探悉。[illegible]

這兒還留有一批藝術雕塑，專事雕塑和繪畫；這些人技巧都不錯，所塑的[illegible]是[illegible]塑像，色彩應用上總是那單純的紅、綠、藍三種，塑型上也離不開那些[illegible]之流；不過，在逢隆[illegible]正月元宵，有個完全用酥油（即白酥油）雕塑的[illegible]像，據說是一種絕技；據說這個像的雕塑[illegible]此間[illegible]一年。

月夜對唱話『阿闌』（註四）

甘孜[illegible]沙[illegible]鎮和[illegible]之間，有座小山，在[illegible]，藏胞多駐紮那山上，[illegible]搭[illegible]帳篷，[illegible]縷縷炊烟，羊[illegible]，[illegible]牧[illegible]。[illegible]這是我們停留在孜西最後的一晚，[illegible]楊柳[illegible]波浪似的帳篷[illegible]在綠[illegible]中[illegible]起一[illegible]高的男女歌聲，隨着晚風振盪着每個年輕的人的心絃；[illegible]晚[illegible]小山上比往常熱鬧，東一堆人，西一堆[illegible]笑聲[illegible]在明日就要離開的[illegible]心情下，[illegible]特別想到[illegible]那山的可愛[illegible]我們的[illegible]了[illegible]山[illegible]投[illegible]奇[illegible]的眼光，[illegible]我們[illegible]歌聲[illegible]走進了一堆人圈裏去。

一個[illegible]的男[illegible]手持花帕[illegible]地在高唱着藏歌，看樣子已有[illegible]醉意，四週的人起勁地向他喝采；他邊歌邊舞地走向一個藏女身邊，將手帕遞給了這個秀麗的阿闌；她似乎有點羞意，然而終於接過了，也就唱了起來，用右袖口遮住了半個面孔，起先是背向衆人，隨後也就以簡單的舞姿轉到這人圈的中央，又將這手帕遞回起先給她的那個男人；彼此間就這麼地一唱一和；由一對而二對而三對，結果差不多所有男的都動自起來；我們被呆住了，藏語是不懂的，可是可以會意到這是藏民青年男女求愛的場合。

唱着，舞着，一對對地唱走了，舞走了；人逐漸在減少；突然間站在我隔壁的一個漢化藏民遞碗酒給我；我在隨緣之下，也只好依他們規矩呷了一口，這圈子裏的人都嚐過的白酒，同時也反遞給隔壁的鄰人，那是個十分美麗的阿闌呢。

「阿！這是一個原始的小小自由區」

「一邊走，[illegible]我們要請你們『唱和』」那漢化的藏民對我這麼說着，更用嘴嘟向那一批未來的阿闌。

同來的幾位，要我出馬唱給她們聽；這可真爲難了，唱什麼呢，義勇軍進行曲麼，不合這情調；英文情歌麼，她們更不懂，我當然忸怩着不肯唱，一半是洗不脫的教習慣；我只覺得這時這地的我們完全不調和；正在爲難間，我遞酒給她的那個阿闌很大方地高歌了，其聲高亢而富情感；由那漢化藏民一句句翻譯給我們聽：

你——
爲了公務，
不能多事逗留吧
可是，
一向自由慣了的我們
就只愛這歌[illegible]醉舞的月夜；
鐘[illegible]而[illegible]看那[illegible]山[illegible]。
瞧[illegible]晚[illegible]的[illegible]星[illegible]阿[illegible]提[illegible]
月光又是多麼地潔白；
你——

你給我一個，唱和，好麼？

這挑撥性的歌詞，這嫵媚的阿蘭，這誠懇的態度，這聖潔的月光，這另一世界的情調，偏偏碰到了被稱委員來自所謂文化之邦的我們；此時，大家都很感動，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約都被這突如其來的詩的問話呆住了，每顆心，這每顆都塞滿了都市虛偽習氣的心，這時都受了這聖潔，自由可愛的原始洗禮。

這位臨時翻譯給她傳來我們的答話，正如冷水澆在燒紅的鐵片上一樣，她瞪着圓圓的大眼看着我們；那表情不是含羞，更不是煩惱，而是失望和憤怒的交熾。

我默然地贈給她白天剛買來備為旅青紀念唯一的一顆銀戒子：這絕不是含有報酬意識，而是一種純潔的抱歉心理。

她們也就一哄而散，這洋化的縣民也跟着長歌而去，剩下的只有酒味和月光。

呵！這是個小小的原始自由國，這裏沒有虛偽和奸詐，整個氛圍是那麼地真，那麼地善，那麼地美。

晚會及其他

懷着悵戀的心情，我們於初八日離別了魯沙爾；當日下午參加省政府的一個晚會。

這個晚會主要的客人是國府立法委員艾沙先生和我們這團體中心吳曉邦兄；前者對邊疆各民族的文化有深切的了解與研究；後者更是國內的知名舞蹈專家；邊疆各民族大多數是遊牧生活，所以歌舞藝術幾是他們的文化的主幹；青省府在提倡和整理之餘，更進一步為了交流和探討今後邊疆文化起見，就召開了這麼一個晚會。

晚會舉行地點在省政府的大客廳；表演節目有艾沙先生的哈薩舞，動作嫻熟輕巧，真是名不虛傳；青省藝術研究會會長趙仲大先生的熊舞及王洛賓先生的打獵舞也都精采非常；末一個節目是吳曉邦兄的西洋舞蹈表演；據說可以看出了邊民的舞蹈創作是根據着打獵動作而予以簡化與節奏，整個是遊牧生活的寫實；創作的內容是很充實，而方法上則有待參照西洋舞蹈而予以改正之處甚多。

一般政治家，常常忽略甚至輕視了藝術部門，而青海主政者不惟沒有忽略而進一步地正在提倡，這是十分難得而賢明的政治措施。

我們在魯沙爾回西寧之後，參觀了青海的軍隊生活，在那裏我了解了為什麼西寧街頭遇不到一個武裝士兵的原因。這裏是青海軍隊的集中點，離城十餘里的一個從漢朝就是練兵所在的富有歷史性的兵營，一片平原築成了天然的大操場，整齊的兵舍，劇場，合作社，澡塘，農場，報館一切物質的精神的機構，在這區域裏一點也不缺。這裏的物質較城裏便宜，那麼士兵當然沒有進城的必要；最奇怪的是青海部隊可以整旅整師的放假，假期滿後絕缺不了一個人，這和目下千方萬法防止逃兵的情形對照一下，不能不認為是個奇跡。

參觀後，子香先生請我們在他公館際處裏吃了一頓在我是第一次嘗試的手抓羊肉佳肴；席間談到了班禪問題，這第十四代的班禪活佛的降生，同時發現在三個地方：青海，外蒙，和西藏；這個是不很簡單的現象；目下主持塔兒寺的班禪，固然來自青海，而他的寶座將來很可能發生動搖的，如今這幾乎被人遺忘了的邊疆，將來定是西北國防的最前線呢。其次談到正在修築的青藏公路，馬主席很有把握地說西寧至玉樹這一段，今年雙十節即可完成，目下這段確已試車成功了；將來這條路又是新闢的國際路線，假如能與川康路設法啣接，那麼青海的經濟狀況，當有另一番氣象；同時，馬主席更計劃着在五年之後，整個青海將沒有一個穿長袍的人，這並不是一種僅僅形式的改變，而是有着內容的配合；的確，中國穿長袍的士大夫級，斯斯文文的內容，拖拖曳曳的外表，造成了不事生產，鄙棄勞動的積習，因而萎靡不振；這種有着積極的內在所要求的外形的政變，實在有提倡和推擴的必要。

註一：小喇嘛的別稱

註二：班禪的老師

註三：藏人謁班禪時例須獻呈的一種綢質長約尺餘的布條

註四：藏女之年輕未出嫁者

孟買驚濤

——印錫隨軺錄之三

程志政

加孟征途

我們於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由加爾各答到印度首都新德里，在德里勾留四天，於二十九日又折回加爾各答，和我們同行的，有東南亞總部的亨達少校，是總部派來沿途擔任招待的。亨達少校在戰前原在倫敦經營商業，戰爭發生後，被徵入伍，他為人很有風趣，雖然沒有到過中國，却對中國很有好感，我們沿途說笑到解除了不少寂寞。

我們是三月三十日到加爾各答的，這次因為有了亨達少校同行，所以旅館方面，絲毫沒有發生一些困難，這次住在Grand旅館，和大東旅館一樣，都是軍人世界。四月一日我們去拜訪印度軍東部司令官梅因中將，他是直屬印度軍總司令奧欽勒克爵士的。軍部在一座花園裏，十分簡單樸素，梅因中將態度異常謙和，他說，他剛從印緬前線回來，前方作戰的中國部隊士氣旺盛，勝利是毫無疑問的，他利用大地圖用指揮杖指出作戰區域給我們看，我們聽了，也分外覺得興奮。約摸在那裏談了半小時，他又約我們一仝去攝影，當我們站在一起對着開麥拉的時候，他笑着道，為什麼中國人生得都較小呢？誠然，我們的中等身材，和他們身軀魁梧的軍官比較起來，真是小巫見大巫了！他和我們一共攝了兩張照，大家面部都充滿了愉快的神情。

四月四日我們原定到阿拉甘前線去觀戰，臨時因為飛機座位不够，我便沒有去，後來聽說那方面戰事很緊張，觀戰的人，隨着隊伍前進，離開敵人已很近了，並且還參預奪回一座隧道的小戰役，可惜這麼有意義的機會，我却未能同去。

八日，他們都回來了，下午六時四十五分，我們又乘火車赴孟買，還是在河拉車站上車，這次因為冷氣車包房擁擠，我們一部份人改坐頭等車，天氣本來不熱，坐頭等車也很舒服。同車的有荷爾上尉，他是蘇格蘭人，這次因為休假一天，特地趕到孟買來探望女友，一路閒談，很是相得，夜間我們入睡以後，又來了幾個軍官，清晨醒來一看，他們却又下車了，將到孟買時，又有一批軍官上來，近來車少人多，包房原來規定只坐四人的，却也不得不臨時變通，我們的小小包房裏，坐了八人，加之行李特別多，把一間房全擠滿了！

在國外旅行隨時隨地，可以看到「軍人第一」的現象，好旅館是軍人住的，好烟好酒是軍人享受的，頭等火車冷氣車也無不以軍人為主體，不但如此，並且民衆對於軍人，不期然而然的表示尊敬，認為軍人應該有特殊的待遇。同時軍人與軍人之間，也十分能够互敬互助，例如我們車廂裏雖然擠滿了人，但一看見軍人要上來，總是表示歡迎，騰出一角地方來安置他們。軍人對於人民，也謙和有禮，沒有絲毫傲慢的態度，他們所以能軍民合作，這些地方，很有關係。

旅舍掌故

四月十日下午二時四十五分到達孟買維多利亞車站。到站歡迎的有印度軍西部司令官奧爾本少將，卡門海爾少校，摩迪上尉，和中國領事館的負責人。摩迪上尉是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的學生，和我曾經一度同學，所以見面以後，分外親熱，他把我們送到印度最大的塔基馬爾旅館，方纔辭去。說起這個旅館，却也有一段掌故，在若干年以前，印度有一位富

麥，到孟買觀光，他走進孟買最為人所熟的一家格林旅館，卻被英國人拒絕了，原來這個旅館，是不招待印度人的。為了這個刺激，這位富豪立刻決定在格林旅館的附近，建築一所全印度最偉大最富麗的旅館，專門接待印度士紳。這所旅館，共有房一千餘間，外表採取印度有名的塔其馬霍爾皇陵圖案，用鋼骨水泥構成了一座現代的宮殿，裏面的佈置，可說是窮奢極侈，這座旅館落成以後，原來巍然聳峙的格林旅館便相形見絀了。現在格林旅館還在營業，可是凡是到孟買的人，大家都願住在塔其馬霍爾，格林旅館的營業，從此一落千丈，這位拒絕印度富豪來住的店東，真要後悔不置了，現在的塔其馬霍爾旅館，聽說已讓渡給英國人了。但是對於住客一視同仁，已不再有種族的歧視了！所謂「知恥近乎勇」，這正是一個好藥方！

我這次到孟買已是舊地重遊了，民國二十六年從上海到英國去，曾在孟買勾留一天，那時承蒙孟買大學校長招待，在孟買匆匆觀光一次，這次到了孟買，雖然一別七年，但是大體上還能依稀辨認。下午五時，蔣領事家棟假我們所住的旅館開了一個盛大的茶會，招待當地華僑，和我們相見，蔣領事臨時因病未到，由蔣夫人殷勤招待。那天一共到了男女來賓三十餘位，和我坐在一起的，有中國銀行的紀經理，外事局的李專員，他們都住在孟買很久，並且一家人全搬來了！茶會以後，我們忙着計劃在孟買的日程。

登陸演習

四月十一日，也就是我們到孟買的第二天，摩迪上尉清晨便來了，他說奧爾本司令（駐孟買警備司令）因要公到邦格羅去了，今天由他陪伴參觀聯合作戰訓練團，早餐匆匆吃完，隨着摩迪上尉乘車出發，汽車沿着海濱大道疾駛，這一段正是孟買的風景線，自從三十年歸國，三年沒有看見海了！這次看到煙波浩渺的印度洋，彷彿又覺得還在當年赴英途中，海面上的帆檣雲集，戰艦密佈，正和七年前沒有兩樣。然而這七年之中，人事滄桑，即有無窮的變幻，把這安閑恬靜的孟買，也披上了一襲戰衣，處處顯着緊張的情緒。

汽車行駛了半小時才離開了都市，郊外又是一番熱帶風光，柳樹斜橫，充滿了詩情畫意。不久我們到了一個漁村，漁民正把魚在日光下曬着，一陣魚腥氣，幾乎把我們呼吸也窒塞了！到了這裏，必須擺渡，訓練團早派了兩位軍官在渡口候着，汽車不能過河，到了對岸，另有汽車替換着，約摸又走了十公里，到了一座廣大的森林，車在一間辦公廳前停住，這幾間小小平房，便是聯合作戰訓練團主任發施號令的中樞。

團主任是[illegible]，看見我們到了，急忙出來握手歡迎，同時又抱歉的說，現在會議[illegible]，暫時不能奉陪，先派另一軍官領導參觀，他隨後就來。他那[illegible]的態度，眞是令人感動。我們先看了一處，衝鋒演習，在入[illegible]初入團的人往往對于海上作戰沒有經驗，必須教導他們[illegible]水等等基本技能，各種訓練方法，那軍官解釋很得明白，[illegible]細敘述了！後來我們又乘車到海濱參觀灘頭陣地訓練，那[illegible]請我們試驗最新發明的水陸兩棲汽車，這是步兵[illegible]的[illegible]武器，從海面可以直接上陸，行動異常敏捷，我們坐在裏面，由沙灘駛下海，忽然後面來了一個大浪，撞着汽車，水濺濕了我們半身，但是大家依然興[illegible]向前進，汽車一到海面，彷彿又是一只游艇了！在海面繞了一個圈[illegible]又復上岸，這時大家坐在沙灘上忙着把濕衣向着太陽晒，一會兒衣服乾了，又乘汽車到了另一處海灣，那裏有個臨時碼頭，由此登入汽艇，向着海面[illegible]港口，風浪漸大，小艇也特別顛動得利害，浪花四濺，[illegible]又濕了！不久[illegible]我們轉了一個大灣，看到對面有一處樹林，在我們前面，有四只登陸艇，正[illegible]樹林駛去，一會兒遠處傳來了[illegible]沙灘上升起了許多烟[illegible]，原來前面的小艇正在施放烟幕彈，掩護後面的幾隊登陸艇登岸，烟幕遮住了整個灘頭部隊便開始登陸，一隊英勇的戰士全付武裝，涉水而過，精神異常抖擻，突然間我們看到海灘上四處的地雷轟然爆發，四面槍聲密如聯珠，這一幕假想登陸戰這樣開始了！叢林裏的假想敵人竭力抵抗，進攻的部隊也奮勇的向着預定目標追擊，槍聲，砲聲，地雷聲烟幕彈聲，雜成一片，但見進攻部隊着瀹

前進，一會兒全都隱到叢林裏去了！雷諾司令官對我們講述此次演習的詳細情形，一切都是按着預定計劃做去的。我們的小艇，接着也靠了岸，因爲沒有碼頭，自雷諾司令官以次大家都要涉水而過穿着新皮鞋的人們，自然有些躊躇，但是誰也不能推辭，誰也不願失去這次「觀戰」的良機。到了岸上以後，再由雷諾司令官實地說明演習情形，那時時機時斷的槍聲，還未停歇，大家帶了興奮的情緒，在整個「戰場」繞了一週，等到我們視察完畢，原來的登陸部隊，已經在勝利之後「凱旋」了！這一幕逼真的演習，很有趣味，大家又問了許多有關的問題，也承雷諾司令官一一答復。當我們回到司令官辦公廳時，已經快下午三時了！大家不但衣履濕透，並且饑腸轆轆，在興奮以後，顯示得十分疲乏，雷諾司令官特地邀了我們到餐廳午餐，備致殷勤，至可感念。餐後又邀往參觀一座葡萄牙的古堡，這座古堡已有三百餘年的歷史，當初葡萄牙人征服了錫蘭島，差不多統治了百年之久，但那時西班牙人也時時和他們角逐爭霸，所以葡萄牙人對于海口也不得不特別防守，以杜偷襲。當我們踏入古堡的時候，看見古色斑爛的巨石斜橫盤錯的大樹，令人勾起了無限思古幽情，但想當年葡萄牙全盛時代跨海東征，何等威勢，現在呢？所有的屬地，差不多全都易手了，葡萄牙也僅處歐洲，一隅不振，只緬想往事，這座古堡給予我們不少的低徊。古堡裏面，有地道，有瞭望台，營盤設計得十分工巧。現在瞭望台由訓練團利用作爲假想敵艦，在此指揮登陸部隊作戰，卻也是別開生面的好方法。

孟城遊觀

我們到了孟買以後，第二天就在聯合作戰訓練團參觀了一整天，第三天是星期日，很想利用餘暇在孟買觀光市區，往晤友好。孟買市除了海港一帶以外並無特殊的風景古跡可觀，我們所住的塔基馬霍爾大旅社，也算是孟買名勝之一，在這旅館前面，有一個大石牌坊，是紀念英王喬治五世來印的，題曰「印度之門」，由某名建築師設計，很是莊嚴偉麗。在「印度之門」附近約摸一百碼地方，有一個很有名的「遊艇俱樂部」，這俱樂部已有幾百年的歷史，限制會員資格極嚴，不常的遊客一概不得入內，這次由亭達少校招待，於十二日在遊艇俱樂部午餐，我們獲得一個參觀內部的良機，那天同席的有旅華多年的李奇夫婦，警備司令部的格利却留中校夫婦，聖約翰救護隊納富爾登夫人，那裏的房屋已經相當古舊，英國人喜歡保守，所以對於這所房屋仍舊保持如昔，而整理得十分清潔，餐廳裏也擠得座無隙地。李奇夫婦從前在中華居住很久，所以能講中國話。夫人在美國紅十字會工作，態度十分大方，格利却留中校在上次歐戰時曾中毒氣，至今肺部未能復原，但身材魁梧，體力強健，所以還能繼續工作，夫人也在軍事機關服務，善於詞令，解除了大家的寂寞不少。餐後，我們到草坪散步，有一位國際新聞處的代表拿着攝影機代我們合攝了一張照，古老的遊艇俱樂部正是一幅理想的背景，這張照片是很值得珍貴的。

孟買的另一名勝是惠林登俱樂部，外事局李專員孝武，曾假座那裏邀宴聯絡參謀團全體同人，惠林登俱樂部和遊艇俱樂部風味，完全不同。上面說過，遊艇俱樂部是古色古香的典型英國建築，惠林登俱樂部却是一個十分摩登的高貴場所，裏面的佈置新穎摩登，後面的一片大廣場芳草如茵，一望碧綠，尤其值得留戀，孟買天氣和暖花木繁茂，惠林登俱樂部的蓮花齊放，更是如火如荼，把一座俱樂部點綴得格外生動宜人，李專員請我們去晚餐，俱樂部的夜景，尤其熱鬧因爲戰時限制消費，所以每餐祇能一菜，但每菜的份量、並無限制，所以大家吃了一道，又請增添，實際上所能節省的也極有限，李夫人雅善交際，我們喝了很多的酒，這一次敘會，大家都覺得很愉快，也是在孟買小駐期間很值得紀念的盛會。

四月廿三日孟買省省督約翰康維爾爵士來邀午宴。他的官邸，建築在海濱的一個突出地帶，房屋構造，按照別墅的格局，和加爾各答的省督府比，氣派雖然小得多，但省督是否另有府邸，却不得而知了。康維爾爵士對待客人，態度十分謙和，滿面笑容，他和我們略一週旋便邀客入餐廳就餐，那天到的，除了我們幾位以外還有印度中央政府的糧食部長和孟買省糧食分配總監奈特先生，餐後我們到客廳用咖啡，康維爾爵士和衆賓客一一暢談，絲毫沒有一些官架子，奈納先生和我們談了許多關於糧食管制的

話，據說辦理得很有成效，並且允許送給我們許多參考材料，印度中央政府的糧食部長是印度人，也是一個爵士，孟買省糧食供不應求，所以不得不請求中央接濟，同時也不得不厲行糧食管制。

市區裏可以遊覽的地方很少，比較可觀的是一個「懸空花園」，實際上這座花園並不懸在空間，祇是在一個高坡上面，從這裏俯瞰下去，全城在望，花園本身似乎有些懸空的意味。這園佔地不廣著名的鳥葬場就在裏面的一個角落裏，據聞鳥葬的時候，死者家屬把尸身送到那裏，不一會兒，羣鴉幽集，把尸身啄得干干淨淨，如果烏把尸身沒有吃完，死者家屬，必定感覺得十分不快，這也是一種奇怪風俗，為其他各地所罕見的。

爆炸經過

四月十四日，這是我們畢生所最可紀念的一天，也是孟買有史以來倒楣浩劫的空前紀念日。那天一早，摩迪上尉到旅館來了，按照預定的日程，我們今天上午是參觀商船自衛訓練班（D.E.M.S.）這是專門訓練商船海員如何運用武裝自衛的一個短期學校，我們隨着摩迪上尉到那裏，正是一個水明沙淨的海濱，班主任愛維萊爾海軍少校出來歡迎我們，一座口字式的房屋，裏面都是陳列着近代武器，為護航時所經常使用的。先參觀的是一間圓室，裏面安置着一座瞭望鏡，鏡旁便是高射機關槍，當訓練的時候，先把電燈熄滅，電影放映器開始翻出一架飛機來。在圓頂上面飛行，瞭望鏡隨着飛機移動，直到把飛機對準在鏡面的黃點裏，立即放射高射機關槍，這樣便可把飛機擊中，利用這種逼真的情景來訓練，對於學員們可以鼓起不少的興趣，班主任愛維萊爾少校也請我們大家試驗了一次，當飛機被對準的時候，右手扳動槍機，咯咯不斷的槍聲，彷彿把我們真個移在戰場上了。後來又參觀了其他新兵器，海員們正在拆裝大砲高射砲，由指導員詳細的講解着。

出了教室，到海濱去參觀實彈演習，天空一架飛機徐徐的正在飛行，後頭拖着的是一個大目標，當地面上的海員們把目標瞄準了以後，立即同時發射高射砲和機關砲，一片槍聲，震動得山鳴谷應，耳聾之聲，子彈的火光，向着天空密集的射去，目標徐徐的過去，槍砲聲也暫時停止，一會兒，飛機又曳着目標來了，又是一片震耳欲聾的槍砲聲，我們參觀了一會兒，又和愛維萊爾少校開談了許多有關訓練的問題，方纔告別。據說中國海員在那裏受訓的也不在少數。其他同盟國海員受訓的，總計餘國之多，已訓練的幾已萬人。

下午二時，我們按照日程，參觀孟買船塢碼頭。同行的除我們一行三人以外，還有海軍武官陳慶甲，享達少校，摩迪少校一共六人。我們先到港務處訪問巴瑟馬羅副處長，由他先把港埠的情形，大概的簡述了一遍，接着我們乘車駛進船塢，那時因為我們兩車的司機沒有領到通行證，巴瑟馬羅特地吩咐另換港務處的兩車前去，這件事雖然很小，但是後來大爆炸發生以後，港務處兩車不但全毀，而且司機也不知下落，我們兩位司機，卻因換車的緣故，得免於難，也可算得意外徼倖了。

我們先到亞歷山大碼頭參觀，這處正是七年前我到英國去所乘的拉傑浦特那輪船停泊的地方，現在因為客郵停止，所以碼頭上所停的，儘是貨船，自然碼頭也沒有那時的熱鬧，由此向左走，便是維多利亞碼頭，和修船的船塢，正在向維多利亞碼頭走的時候，遠遠看見一處，火光熊熊，我問巴瑟馬羅是不是倉庫火警，他說，是貨船失火，這在碼頭裏是常有的事，一會兒便可救熄的，我們自然也不在意。後來他又建議要到那裏去察看，我們雖然對於他的建議不感興趣，但也沒有理由可以反對他，於是一行七人，分乘兩車，那個貨船泊在一座浮碼頭上面，和岸成丁字形，距離起火的貨船，不到二百碼。

車停了，我們三個人先下車，隨後他們四人也來了。自然大家要站在碼頭的邊頭，看着火勢，這時火頭約有一丈多高，正由海員們在努力灌救。巴瑟馬羅副處長，告訴我，似乎有些爆炸的聲音，我正待要答話時，突然火光一閃，接着便是天崩地裂的一聲猛炸，我那時蹲在倉庫牆邊，有三分鐘昏黑不能見物，等到我雙目睜開可以看得清楚的時候，一幅悲慘的序幕已經揭開了！倉庫一部份震坍，磚瓦灰石不斷的落下來，一部份正在起火，海水受了極大的震動，大量的湧上了碼頭，那時我看到左右四週都被

五三一二九〇

水火包圍着，自忖這次是無法倖免了。滿身盡是泥污，軍帽也不見了眼鏡也失去了。慌忙間手握着一件東西，覺得熱得很利害，仔細一看，原來是一塊飛來熱鐵，離我蹲下的地點還不到一呎，我的軍褲也被灼破幾處，如果這塊熱鐵再飛近半呎，我的生命也就完了。正在慌亂的時候，看見一個印度人死在我的近旁，全體已爲海水所淹，另外一個印度人緊握了我的手臂，我竭力掙脫那位印度人的雙手，心想，情形已是萬分危急，這次爆炸雖然僥倖沒有死可是難保沒有第二次第三次的爆炸，必須要立卽設法走出，纔是辦法，其時水火來勢凶猛，我也無法再尋覓其他的同事了，急忙向着碼頭的外面飛奔，躍過鐵絲網，看見很多人正在奔逃，馬路上血跡斑斑，滿地盡是碎玻璃片，房屋震坍的也有，起火的也有，婦女們哭哭啼啼，抱着小孩子攜着包裹慌着走。街道上充滿着亂混，恐怖和緊張，我竭力朝着爆炸地點的相反方向急行，因爲如此便可減少再炸的危險，約摸十分鐘我已到了鐵路車站，想雇一輛汽車回旅館可是無論如何，也不能雇到，路上的行人看到我滿身泥污，面部盡是灰塵，都很訝異，也有問我碼頭的情形，也有問我一共炸死多少人的，我也無心置答，祇是急着找汽車後來無意中遇到一輛容馬車，立卽跳上去，吩咐他送我到旅館，任憑他要多少錢也不管了，馬車把我緩緩地拖離了危險地區，突然間訇然一聲，又是一次大爆炸，如果第二次爆炸接着第一次爆炸發生，我們必然全部犧牲，命不該絕，不幸中的大幸了。

海外遺恨

我回到旅館左手掌燙傷甚劇，起了許多水泡，向鏡子裏一望，滿面塵垢，自己也不認識自己了，耳朵裏鼻腔裏塞滿了泥灰，腦部受了劇震，痛得很利害，軍褲的左邊，燒焦了幾處，卽忙沐浴更衣，把一顆紛亂的心慢慢寧靜起來。不到一刻鐘，李達少校來了，滿面露喜，也是一身垢污，他一看我，大家淒喜交集，不禁抱了我互慶更生，後來過了些時，其餘同去的人們也陸續回到旅館，各人訴說他脫險的經過，恍如死而復生的傳奇故事。

可是引起我們焦慮的，却是海軍聯絡參謀曾萬里上校，他和我坐在一輛汽車裏，下車以後，他便站在和我相去三五步的地方，他始終沒有回來，一小時過去了，兩小時過去了，依然是音訊杳然。我們托了孟買警備司令部代覓他的下落，他們的回復是現在全體軍警忙於救火，死傷三四千人，正在救護，情形的混亂，達於極點，一時沒有方法可以找尋曾上校的下落。我們唯有默禱上蒼，使曾上校能平安歸來，直到夜深，還是沒有消息，大家的憂慮，也與時俱增。

四月十五日清早，不幸的消息果然傳來了，警備司令部已在維多利亞碼頭找到了曾上校的尸身，計後腦中了一個破片，背部也有一處傷痕，尸身已裝在救護車裏，我們要求把救護車停在中國領事館，好讓我們去看一看，警備部允許照辦，但是聲明尸體已經有些腐蝕，不能久停。我們趕忙走到領事館，門前正停了一輛救護車，曾上校的尸身上面蓋着白布，祇能看到他的腿部和一雙白帆布鞋，那時我心裏的悲楚，眞非楮墨所能形容，我和曾上校於二月間在重慶相識，三月一日一同乘機來印，被此朝夕相處，凡四十四天，他是英國海軍大學畢業，曾任海軍部許多重要職務，當八一三戰事發生後，他正在江陰軍艦上面工作，敵機轟炸，丟下了五六十個炸彈，如果有一個丟在船上，他就會殉職，可是這些炸彈，都投在江裏，所以他常說，生死有命，那次不死，可謂天佑我也，恭賀他，「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他爲人坦白誠懇，對於朋友，極能友愛，遇有請他幫助的地方，他無不竭誠相助。所以我們一行人都和他十分融洽，誰知幾小時以前還在一起的好朋友，現在便已和我永別呢？曾上校是國家有用的人才，不死在海面上，而死在這次無妄之災裏，可謂萬分悲慘了！

曾上校的家屬，遠在福建，大公子已入海軍學校讀書，父母夫人和其他的孩子住在一塊，他們伉儷情深，夫婦都能吟咏，唱和佳作，傳誦友好，以曾上校事親孝，遇友善，伉儷篤而上蒼竟不假以年，慘死異域，眞是人世間的一件憾事。我們也不忍多看這一幕悲劇了。救護車把曾上校的遺體移送到殯儀館，我們和英方交涉必須下午以海軍喪儀安葬，以慰幽魂而崇國體，這件事英方完全接受，下午二時，我們全體脫險的同仁，孟買藏

僑領袖，華僑小學童子軍，領事館全體職員，分乘汽車六輛，護送所里公墓，這時海軍一隊士兵已站在墓園的入口，曾上校的靈柩　由英國海軍高級官佐扶着緩緩走來，儀仗隊士兵立刻舉槍致敬，緊隨着靈柩的，是一位教士，他很熱心的來主持葬儀，一羣執紼的朋友們，依次排列前進，曾上校的墓穴，在所里公墓的中間，教士到了那裏祈禱了許久，然後徐徐把靈柩降入墓穴，儀仗隊向空中開了幾排槍，中外親友，依次行禮，在莊嚴肅穆的空氣裏完成了這次葬禮，曾上校泉下有知，也略可自慰了。（曾上校後來由政府追贈海軍少將）

自從四月十四日發生兩次大爆炸以後，孟買上空濃烟蔽天烈燄沖霄，連續不斷的小爆炸，不知凡幾，而且謠言四起，人心惶惶，炸死的人民，據官方公佈，一共二千多人，傷者更多，碼頭上的庫倉，損失不貲，孟買正感糧食恐慌，大批糧食被毀，尤其足以引起嚴重的後果，其時港內軍火船艦密集，萬一再拖延繼續，整個的孟買，還不知是要如何悲慘，後來據非正式調查，被沉的貨船，有十餘艘之多，有些軍火船，爲了避免爆炸，也有自動沉沒的。經過全體軍民的努力灌救，到了第三天才漸漸平靜下來，碼頭四週，已是一片碎瓦頹垣了。這次孟買有史以來未有的巨變，我們不先不後，趕巧由中國來參預，也可謂事有天定了。

曾上校死後。我們一行精神上都受了很大的打擊，巴黎馬副處長也受了重傷，我的手部淺傷甚劇，腦部受震隱隱作痛，已經沒有再可留戀的理由了，十八日下午一時，我們在烟霧瀰漫之中，匆匆的離開了驚濤駭浪的孟買。

（完）

旅黔雜綴

柴驍陸

銅鼓

研究金石，收藏彝器，平常人都覺得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惟有銅鼓，好像倒是一件雅俗共賞的東西，各地博物館，圖書館都有陳列，記得上海市博物館也有四個。前數年老友无齋游桂林返滬，談起銅鼓，據說：「在廣西，托人向苗家買，大約三十圓錢，便可以買一個，但要緩圖之，因爲這是他們傳家之寶，性命是靠不到的。」我當時聽了，頗爲神往。貴陽市上骨董店，也有出賣的，可是價值也隨着求價飛漲，不敢問津。至於銅鼓的式樣，是圓圓的，像個坐墩，直徑二三尺不等，下底是空的，周身有細花紋，配成圖案，甚爲精緻，圖案中有鷺鷥，蟾蜍以及各種的花紋，也有做立體的蟾蜍附着在邊緣上的，兩邊有耳，可以穿上帶子，套在頸上，或用兩個人抬着，且行且敲，也有側掛在空中，當鑼敲的，敲時另有一人在鼓後面潑水，聲音便更加響亮了。歸到銅鼓的考據，却有許多說法，一說是巫咸銅鼓，一說是管仲銅鼓，一說是伏波銅鼓，一說是諸葛銅鼓。現在略談一談：

巫咸銅鼓　傳說有巫咸造銅鼓的話，陳衡山（矩）遂說：「古來少有考據題詠者，蔣純爾始納銅鼓圖十四，入西清古鑑，視宣和御府之圖譜，錞于又十九殆過之。朱檢討彝尊號稱博雅，尙不能定爲何代物，故誤以銅鼓爲折腰錞于，未足以爲定論：迨後詩人題詠，或指爲伏波所鑄，檢後漢書，伏波征交趾，於駱越得銅鼓，則非伏波所鑄也。或以爲武侯征南，留鎮蠻夷者，紙官蜀二十餘年，所見所得漢銅器不下數十百宗，多有款識年號，何以此鼓始無，非武侯所造明矣。比以赤局會議，聚此爲問，總督任公志清謂：世本有巫咸造銅鼓語，考尙書稱「巫咸乂王家」，巫咸爲殷之良臣，必爲巫咸所造無疑：中宗朝距高宗朝不遠，必高宗代鬼方，攜入軍中，既克之後，留以鎮南方者；故紅巖刻石中有揖我畏）古藺威）等語。嗟乎！三千餘載疑案至今始明，豈非物之顯晦，各有其時耶？」

巫咸是良臣，良臣便必定會造銅鼓，而銅鼓又必定是高宗代鬼方時帶來的；這種說法，似乎傳會太過了。

管仲銅鼓　有人以爲銅鼓是管仲所造，因爲齊桓公九合諸侯，那時南夷都不敢不服從，這是管仲派人游說，並且多造玩好之物的結果。銅鼓呢？也是玩好的一種，管子：

「使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裘，多其資糧，財用足之，使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遊於四方，觀之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

便是他的根據，書上只說「玩好」，安見得銅鼓也在其內？這也不能令人深信。

五三一二九一

貴州安順苗夷喪祭習俗

陳國鈞

安順各種苗民篤信鬼神，有病向不服藥，惟延巫覡逐鬼，故病重者無不什九致死。關於喪祭之事各苗族間互有異同，苗民亦往往以喪祭之異同，以爲判別宗族之標準，如喪祭有別，雖屬同姓，亦不認同宗。

人甫死，家中人即在旁號哭，諸子女頭包白紙，身穿素衣，爲死者開吊，遠近親戚咸臨，家中請鬼師行「開路」禮，殮屍原用竹席，近年已多仿漢人改用棺木，行「開路」禮之次日，大部即須安葬，葬法不一，有效法漢人之棺葬者，有保持原來之横葬者，亦有青苗之「掛屍」葬者，（葬後）更有死不逢辰，曝屍山上而不埋者，各種苗民凡因痨傷，瘋癲，坐月（即難產之謂）等病而死者，均須火葬，俗名曰「過灰」即在死後抬往遠處山坡，將屍置於柴堆之上舉行焚化。苗民尤畏懼痳瘋病症，如死者爛鼻缺耳，遍身潰爛者，必斷爲痳瘋病，深恐傳佈他人，故將燒剩之骨灰，用一新沙鍋熬習之，事畢，其家人遷自闔家，若爲其他兇病（痨傷，坐月）而死者，經「過灰」後其家人將骨灰放入一木盒內，另擇坟地安葬之。

苗民皆重視死者，凡葬後三年內，在祭祀前數日，家人須備酒餞往祭，俗語謂之「新坟三年不過社」；至清明日亦須往坟前掃墓，遇其他節令，對死者亦多行祭祀，滿了三年後家人必爲「做大齋」（俗稱「打嘎」）一次，宰牛祭鬼，禮節極爲隆重。

苗民中無一定之居喪制度，死者既葬即除去喪服亦有做漢制，須滿百日，或週年，或三年，始制滿除服，但此僅流行於少數之仲家中。

以上所述，皆爲安順各種苗民在喪祭時之相同處，至於辦喪事時之一切儀式小節各族間互有不同，茲特分述於下：

（一）花苗之喪事—人死後，在辦喪事者，將屍横停於堂屋正中有時因房屋狹窄，不得不移於屋外，辦喪事者則建立一草亭，將屍體横停於亭內。花苗中屍體不放在門板上，多以竹席代門板，席下竪擱架田所用之耙、兩頭向下，離地面約三四寸，其所以用席及耙以代板之用意有三：一因生時務農，仍望死後在陰間亦能用耙業農，二因花苗房屋大多編竹爲牆，大門亦係竹製，根本無木板可用，三因花苗房屋多矮小雖有木板爲門，板過於矮小不敷放置屍體之用。人死後，家人先爲之沐浴更衣，待剃頭梳髮後，即將屍體横停屋中，當日即裝殮，昔時屍體全部裹以被單，外包以竹席，絲毫不露於外；始至近年少數富家已改用棺木，且有預置壽木於家中者，但多數棺木皆由城內或場壩上現購，其價約需二十元至八十元；棺木抬至家時，即將屍體盛入。棺底先鋪以竈灰，以灰紙包填塞空處，並填成枕頭。若爲富家，棺中常加放各種新衣被，旋即入殮。至晚用黑漆或鍛灰水將棺塗黑。此時家人即擇定開吊與安葬日期，大都在死後之四五日內，請寨內年輕人，紛往通知遠近各寨之親友。在喪事未了以前，同寨中各人均自動前來襄助；有一「總管」，餘人皆派有職務。各家婦女至少須至喪家號哭一次，以表示同情之哀慟，晚間往弔者尤多，各人圍坐堂屋內，名曰「坐夜」，凡有好事者往唱「孝歌」，以示悲傷，主人則以烟茶招待。抬木停放屋中時，家人每餐進飯之前，先須獻敬死者，由一長者在棺側木櫈上獻以白飯與菜湯各一碗，呼死者之名，請其來食，同時家中婦女在旁號哭，約經數分鐘，衆人始各進飯。開弔，花苗名「開堂」，普通親友爲一升米與一壺酒，至親除米酒外，加送一塊二斤重之豬肉，數發爆竹，並須一套鼓樂手（共四人，打鼓一人，吹喇叭二人，打鐃鈸一人），女婿與母舅，除上述外，又須加送豬頭一個，此謂之曰「雙禮」。祭時，棺材前設一靈位，點燃香燭，孝子俯伏於地，女眷號哭不止，來弔者，由招待者導入，（至靈前向死者行禮），帶來之鼓手在門外吹奏。祭禮交與「總管人」，當場呼名獻與死者。祭畢，喪家招待衆客，甚爲簡單，並不備往常盛席僅以清菜白飯饗客，一切桌椅陳設，多不周全，弔客宿所，由總管人商借

棄中隣家暫住。至開路之日，殺牛多頭，客乃得中肉食。在開堂日之夜間

喪家延請鬼師「開路」，聽衆不出聲，惟嗩吶聲則終夜不得間斷。所謂「開路」，即指死者赴陰間所經之途徑；舉行「開路」時，須備大鼓一，六笙一，一人吹笙，一人以短棍按六笙之節奏以擊鼓。棺前設一小桌，上置香燭，並以豬肉，酒，茶三種以祭死者，桌下伏一雄雞鬼師正襟危坐於桌前小櫈上，雙手弄竹卦，口中唸唸有詞，所唸者為「開路全文」，該文無抄本，苗民中惟鬼師能熟記，皆由師口傳，代代相因，成為苗民中之重要經典。該「開路全文」共分三段，第一段為述創造天地之始祖第二段述天地間之爭執第三段叮囑死者如何前往陰間投生。全文原為苗語，茲將苗人原譯，不加修飾錄之如後：

第一段：「陸亞造天地，天地造得寬，造送那個住，造送凡人住，天地造得寬，生九個太陽，晒得泥巴硬，石頭晒得黃，白天在家，晚間做活路，陸亞想一想，上天去砍個大樹做弓做箭。」

第二段：「做了弓箭射太陽，把太陽射剩下二個。天黑十三天，陸亞無法。陸亞請牛喊太陽菩薩。請牛喊，牛不來，請馬喊，馬也不來，又請老虎喊，又不來。陸亞不得不請雞。半夜雞啼叫。雞叫幾大聲，天就有些亮。陸亞叫雞喊，雞散起翅膀喊。太陽就出，天就高。太陽送個木梳給雞戴，雞不會戴，翻轉戴。送兩個[illegible]丹掉在雞下巴，太陽說要拿雞做媒。雞叫太陽出，白天雞叫吃。晌午，天就抬高。雨撒下，泥巴變軟，不久變便。上天放個老仙人來祭地，會到凡人一個老太。老仙人說，你是人，還是鬼？老太不會答應。老仙人拿劍打死老太。老太命還好，有九個兒子，打九個牛，做九天齋事，燒沉香火，求天堂主，天堂主地下辦九天大齋事，又放人來察事，放追兵收地下，收又不見一個人上去。天堂主又放姑娘仙人來地府，査得地下有個八先生，死一人，救活一人。天堂主就認請地下八先生去辦大齋事。天堂主上天堂時，追兵由半邊下來，下來死了多少人到上天救不到，死了多少人不知，死到八先生屋頭。上了天堂門口，八先生跳起即望見，望見屋頭在天堂門，馬上跪下來，他醫不好病，就死。八先生就氣，醫不好那個死，那個去，去到十三天，地下十三年，八先生醫不到，將藥掉開，老鴉拾到一顆惡藥，黑狗又得了一顆靈藥，還有一顆老太婆拿「不死醫得好，該死醫不好。」

第三段：「天地唸送你帶了，心去了，這會拿送你一個雞，指你的路。下雨躲在雞的翅膀。天晴躲在雞尾巴。雞走一步，你走一步。走到大門邊，大門神要留他，他同門神講，病來你不擋，三十夜公雞恭敬你，病災不當死才來。走出大門一條路，大路光滴滴。走到前頭去，有一座土地。土地要留他，他同土地講，六月六豬頭雄雞恭敬你，敬恭你，你不保佑我，放病災來收。他同土地講，土地才放他路去。前頭有條路，走得夜明朗。雄雞走得緊，你跟雄雞走，雄雞引你過垻子。垻子過後有三叉路，上面一條，不叫走，下面不要走，要走中間那一條，揀到老祖公的路走。前頭有條路，雄雞引路要過前頭一大關。大關一過去，過一大黑沖，有個大黑井。豬去要去喝，公去要去喝，你去你要喝。喝水用手捧，不消跪起吃，跪起一吃，怕你變牛變馬。把水吃了一一，都還陰涼。擦家私雄雞走在前，你跟在後。把大黑沖過了，前頭有個關關。把關關過去，去到虎垻垻，前頭有個沖，一個大樹林，雄雞引進大樹林，雀鳥叫，過大樹林有兩顆樹，有一水井。老祖公，老祖公，也在躲陰涼。吃晌午，歇個氣，過了大樹林，前頭有大關關，老虎關。你怕老虎，拿個瘋狗送你，將老虎嘴封起。雄雞走在前，你跨在雄雞走。大路明朗朗，爬在大關關，老是高，你慢慢爬關關，望見天堂大田垻，無比寬。大田垻中間一棟橋。過橋張眼望，就有天堂黃水河。打個拐棒送你，右手拿起過河，過河掉拐棒，雞在前，跟着雞走。對門望見九步大高階。雞撒一撒，你走一步。雞撒九撒，你走九步，走上大階張眼望，前頭大路明朗朗，進到閻王。進到閻王喊門，三道門，門是金門，是雞門，金鎖雞鎖鎖起。左手開雞鎖，右手開金鎖。一扇開，進了一道又一道。門是金門，金鎖雞鎖鎖起。左手開雞鎖，右手開金鎖，金鎖就打開。進去二道還有一道。這一道門是金門是雞門，金鎖雞鎖鎖起。左手開雞鎖，右手開金鎖。一扇開，進去三道，三對大狗守門。拿一根骨頭丟去，兩狗搶骨頭，雞引路對直閻王主。去到閻王主，閻王主問他，你為什麼要來：病災收我來，糧也歸一，米也歸一，來到閻王主，另

外岈深才轉來。公雞引去找爺奶，打鑼打鼓不消走，要住吹六笙，打鼓齒去找爺奶，引你起場起路，在得好，在得穩，你同爺奶在，你要轉生，你同閻王領票，要娶要夫，要妻要衣祿領，要大房大屋，要兒要女，要牛要馬，要買田買地，要官要富，要坐石牆，要糧場，要一百二十樣，樣式齊齊，要要同閻王主作揖，要辭九曉，才是出閻王城。閻王城有一座土地，拿錢買香，拿米買紙，燒香燒紙，敬土地。問土地要他指小路，轉過江過海，去到江海等大等妻。來了，等得好，你不要，穿得將就，揹兒揹女，揹，揹米。順手拖他坐一船，坐船過來有一小路，有個坍垻。過壩墻後有兩岔路，夫要妻分路，分路要商量，不過要延岩日十參。恐怕不能過夫妻。分路後，各人要過花橋，過橋生得好，長成登君子。」

鬼師唸畢開路全文，即將桌下之雄雞用手捏死，放置棺旁，將來送山安葬時，此雞亦須埋入墓穴中。開路後，復宰小豬一隻，以祭死者。祭畢，已及夜半，又以大鐵鍋煮豬肉宵夜，以饗衆客，名曰「消夜」。次日為發喪日又須「打牛」以送死者，俗名曰「開場」。先在寨外廣場上，豎一草亭，將棺槨停於亭內，旁置大鼓一，六笙二，及哨吶數具。送喪時，族衆吹奏六笙哨吶，並擊大鼓不息。吹六笙者，繞亭舞蹈，鼓之音節必與跳舞步法相和。鬼師在亭前念經，孝子衆中繞亭三轉，將牛索交與鬼師。鬼師接牛索後，口呼死者之名，仍交還孝子，以便牽出宰殺。宰時，孝子將牛刀舞揚於牛背。連呼：「不準旁人奪我父之牛」，直至宰畢乃止！以示死者至陰間。仍得耕種之意。此外亦有女婿牽牛來「打」者，惟喪家必與之論定價值，須得打後給執，蓋花苗俗，凡婿家以牛來祭，喪家仍須給以牛價之半，此謂之「包牛脚」。「打牛」亦有其他親友，宰雞備酒飯，請來做獻者，送來時皆由鬼師轉獻於死者。「打牛」既竟，祭獻亦告結束，喪家即用大鐵鍋煮牛肉，以牛頭牛蹄等肉饗客。午後為「發喪」，用長約丈餘之橡皮樹，劈之為二，去皮，削平後，以烙炭畫紋於上，兩端縛以短木為肘板，長木之前端用刀刻成馬頭形，後端刻成馬尾形，此木架花苗語呼為 Nan，即漢語之「馬」，將棺材或篾席捨置於上，以示死者騎馬至陰間之意。

棺材綑畢後，材頂須放大雄雞一隻（擇羽毛豐潤善啼者為宜），抬棺者四人至十六人，出門時鞭炮大作。棺須由稻草火堆上抬過，一人在最前高舉火把引導，孝子隨其後，至路口孝子須跪拜，棺後為婦女，舉哀以送，一部分親友亦隨從而來。至葬處，掘土為井，以石板鋪於井中，孝子躍入少許即出，鬼師殺雞視覺後，始將棺材或篾席橫放井內，開路時所捏死之雞，亦一併放入，井上蓋以石板，上積土為坟。葬事畢，即歸家聚食。至第三日客散，各攜牛肉四五串而歸。

（二）青苗之喪事——人臨死未絕氣前，先由其子侄背負至堂屋中坐下，待其氣絕。既終，不設屍床。其家人咸環立屍旁號哭，並為死者沐浴換衣，剃頭梳髮，以青布蒙覆頭部，身上裹一新棉被，屍體外復裹以篾席用草繩將屍體緊縛於臨時作成之木架（如梯子然），使之懸掛於堂屋中樑之兩側；如係男屍則在左側，如係女屍則在右側，此名之曰「騎馬」。舊時青苗不用棺，僅用篾席，今則多用棺殮矣。棺至家時，將樑上所懸屍體，去其篾席，孝子跪於棺旁，衆人抱屍放入棺內。棺中放置柴灰紙包與被褥等，填塞空處。事畢，將棺蓋覆上。喪家擇定開弔與發喪日期後，請寨中人通報各親友。

開弔日（亦名開堂），各親友咸往弔祭，普通各送錢紙一綑，燭一封，但內親除送紙燭外，須加送豬肉四五斤。女婿所送豬肉須數十斤，並雇送吹鼓手一堂（與上述花苗同）助喪。青苗在祭弔時之情形，概與花苗相同。當晚，喪家亦請鬼師「開路」衆人齊坐諦聽，情形亦與花苗相似，惟不稱「開路全文」，而名曰「盤古文」，以示其古。該文亦分三段，第一第二兩段，鬼師用漢語唸誦，第三段則用苗語。茲將青苗之原譯，錄之於後：

第一段「洪武開黔剿北征南，先有老君，後有土地，土地老爺開天之際，安天下治人民，伏羲姊妹治下人，天大天皇，他大人皇，陰大閻王，亡人歸終，送上老皇出，提在閻皇殿領人生，領兒領女領個四周全，領錢領米領個大富貴，領兒領女領個七男八女，領錢領米兩個吃不了用不盡。」

第二段：「你領得男身有一百二十歲老壽元，領得女身有一百十歲，領得男身還世請到案門土地送子娘娘，送你套龍袍馬掛拖鞋紗襪，送你穿衣戴頂做狀元做官做府，那家領得女身，還世請到案門土地送子娘娘你吃不了穿不愁。」

第三段：「是那一個同你治天，那一個同你治地，治天天亮，治地地乾淨。是那個把你掃天，女媧娘娘幫你掃天，女媧娘娘幫你治雲，是那一個撒樹秧，龍王秀才撒樹秧，孟獲家住天星管天下，是那個幫你治日月，孟獲幫你治日月，白天做天亮，夜間做天黑，是那個幫你治月數，孟獲幫你治月數，十二個月做一年，一年三百六十天，是那個住天上管天下，孟獲家住天上管天下，孟獲爭得管天下，客家住不得，客家要來同孟獲家講話先下戰書，孟獲家有七兄弟，七個女人，還是不怕。那家有神丹？孟獲家有龍丹，七弟兄塔七道水。那家有毒藥？孟獲家有毒藥，山全在大江大海，客家大人滾起腳爛腳，小人滾起腰爛腰，孟獲家的龍丹，囚的是毒藥，客家收拾人馬回，那家計策好。客家能寶針線，寶綢緞，孟獲不在家，姑娘拿龍丹與客家，假的掉回去，客家又調人馬來與孟獲家打，孟獲窕姑娘，兵敗而逃，逃至客家地，將馬捆在脊，馬餓馬叫脊，將羊捆在鼓，羊餓羊打鼓。孟獲哄客家，做七天七夜齋事不得空，孟獲就不分日夜逃七天七夜，逃到那裏？逃到揚州兩縣。是那個幫你撒樹秧？是龍王秀才幫你撒樹秧，那個要你的氣力？是孟獲匠人要氣力。匠人問孟獲氣力做那樣，折樹來建房子，孟獲能住，死人亦能住，一年到頭要過年，過年豬過年，姑娘又有衣穿，穿好找不到玩處玩，問爹問媽我們有吃有穿，找不到大廠，花，孟獲說過了這三天我才去立個花廠，送你跳花，這個信給百姓聽到，正月初三就來跳花，跳這三天歸一，各人轉各人地方回家來吃啊。孩子吃的是銀水你媽吃的是金水，你是個男身，是九個月生，得個女身，是八個月生，你媽生你三個月，你望燈光媽歡喜，你媽夠不夠，你爹望你望不夠，你媽怕不得乳送你吃長大，你爹怕不得飯送你吃一張子。兒子長大至十二，長成個大人現在望子養身一輩子，這時長成二十歲，要替他討親事，二十歲就見面，得三十要開親，得六十為案中講話做事，得七十歸話講得明，斷事斷得清，八十不管事，得九十閻王老爺拘遊了。不得我要拿刀砍你。是那個幫你做雞蛋，雞吃石頭變雞蛋，雞吃白米做雞兒，一天下一個，二天下二個，三天下三個，三四下十二個，七天替你一毛，十七二十一有雞兒，三個做怪蛋，還有十個，一個老鷹拖一個鴿子吃，一個野貓拖，還存有七個，一個帶去送親家，一個帶去送姨妹妹，又去三個，還有四個，一個送弟兄，一個送案門本家，一個送地方上，還存一個，同死人開路，雞在陰間有房子大，太陽來了躲在雞翅膀，下雨躲井上，大的人看不見，小的人不曉得，閻王大路在中間，雞在前你在後，雞上香台，你上香台，人家叫你不要受香，受香投不到生，雞下香台，你下香台，閻王大路在中間，雞在前，你跟我，你提雞上來花橋，你提雞上花廠，不跟你到花廠，雞上花廠來到廠上花廠，閻王大路在中間，雞在前，你在後，去在大塘螞蟻有狗大，叫你不要怕，閻王大路在中間，雞在前，你跟雞走，去到大青領，有老鴉你不要怕，閻王大路寬又寬，雞在前，你跟雞走，走至大冰地冷，下雪下箱你行鞋襪不冷，走到……遇着閻王老爺，你陽間吃白米飯好碗，是那個領你到這地，他說在陽間天荒地亂找不到吃，要來陰間來吃碗飯，信口夢生，閻王又問是那個指你到這地方來，他說有個老者到那地去，他已去了，請閻王開門讓我進陰間，去到十二殿，碰到那十殿老祖公，是老祖公住處也是你的住處，去到一年十二月，騎走大路在中間，雞在前陰岸雞來領你去到大蟒路上不要不要怕，是從前的老祖公閻王大路在中間，雞在前你隨後，這個你要吃迷魂水不要拿嘴吃不要手來捧，嘴吃變牛手捧變馬，你要彎腰拍水吃，你才變到人身，雞上黃牛頭，你上黃牛頭，黃牛張嘴向高岩你不要怕，雞下黃牛頭，你下黃牛頭，年頭十二頭開春，青蛙叫不要怕，生來沒犁頭，死來沒耙埋，這回走七月，鬼兵大騎跟到大騎走，你要記得吃得得吃，你要得用得用，老師各樣教歸一，忘記陽間種種事，弟兄親戚都不知，夢也想不到，夢也望不見投胎陽間管天下。」

鬼師唸完「察古文」後，亦如花苗鬼師將一雄雞捏死以送死者，此時六笙嗩吶等樂聲大作，衆客仍須排坐棠中不得散聽並讀書默者唱「孝歌」。歌詞大都敘述孤獨淒涼之情況，歌調悲慘，唱時常有引起自身哀痛，而

撫淚低泣，或竟有因之而號淘大哭者。旁聽之人亦莫不下同情之淚。下為青苗喪事中常唱之「孝歌」，將其譯為漢語，錄之於後：

「一更一點上神堂，想起親生我的娘，我娘吃茶吃飯無滋味，一晚難睡到天光，親生父母恩難報，吃齋拜神報爹娘。二更二點上神堂，想起親生我的娘，我娘房中生下我，一盆血水無衣裳，兒得生來娘却死，才隔閻王紙一張，親生父母恩難報，吃齋拜神報爹娘。三更三點上神堂，想起親生我的娘，我娘撫我三五歲，訂下親事配鸞鴦，好酒好肉別人吃，一生罪孽我娘當，親生父母恩難報，吃齋拜神報爹娘。四更四點上神堂，想起親生我的娘，我娘撫我十八歲，殺豬擺酒接妻房，接得妻來說妻好，惹得夫來說夫强，夫妻說甚夫妻好，把我娘丟在冷空房，親生父母恩難報，吃齋拜神報爹娘。五更五點上神堂，想起親生我的娘，我娘老來歸陰去，睡在棺材起不來，三天不吃陽間飯，四天走到望鄉台，望鄉台上望一望，望見兒女哭哀哀，大的哭得肝腸斷，小的哭得眼不開，閻王不放我歸來。」

「開堂」之次日為「發喪」，棺木抬出前之裝紮情形，與上述花苗相似，棺上放一死者孫子之揹衫與一大公雞，抬棺者共八人至十六人出殯時，孝子在棺前，過路口或橋上時須跪拜，孝子前為媳婦，手端飯菜各一碗，媳婦之前為女兒，手執一火把引路，女兒前為母舅，或提弓執箭或手舞大刀，俗謂之「開路」，意謂黔地由彼等所開闢，當初毒蛇猛獸迫人，彼等卽以弓刀克服之。母舅之前為吹鼓手；其他家屬及衆親友等隨從棺後，行至寨前大路口時，女兒與媳婦卽不再前進，棄火把飯碗等於地，與送喪女眷同歸，至於山上埋兒及堆坟等情形，亦與上述花苗相彷，惟青苗最信神師，安葬與否悉聽鬼師之言，鬼師如云日期不吉，卽不行葬禮，須依古法，將屍身裹以蓆席，並縛於上述之木架上，連架高掛於寨旁之荒山岩石上，此名曰「炕骨」，又名曰「掛屍」，久之屍體多為鳥獸食去，蓆中卽一無所有。富有者經百日後仍取下安葬，但貧窮者仍棄之不葬。按青苗之喪俗，埋葬之後，又須鬼師擇日舉行「接回家」之儀式。屆期，近處親友畢集，家人偕鬼師至坟前，並攜帶香燭雞及五碗菜肴，抵坟時，由鬼師打卦祝獻死者，並呼「你家人要接你回家去」，等語，呼畢卽回，將入寨門時，孝子已於門傍跪迎，鼓手亦吹奏樂器歡迎，家中婦女亦哭而迎接，堂屋中設一祭桌，上立草紮之稻草人（長大如人）身穿死者生時之衣服，桌上又供四碗糕菓為祭品，另須一牛或一豬獻祭（死者為男，用牛祭，如女，則用豬祭。）在點燃香燭之後，家人由外用繩索牽一牛或一豬入門，由鬼師引繩至稻草人之手中，且呼：「你家用牛（或豬）祭你，衆客也都來敬你了！」於是門外鳴放爆竹，六笙嗩吶等樂聲亦大作，衆親友順序至前行禮，孝子跪于桌旁回禮，禮畢，將牛或豬牽至屋外屠宰，牛頭或豬頭供于草人前，餘用鐵鍋煮熟，分給親友食之，食畢散去，至翌日，家人將草人送至寨外路口，以火焚之。

（三）仲家之喪事——死人將絕氣時，其子女須將其緊扎，並用手巾蘸死者之口涎水，藏之于箱櫃中。既死，卽為死者沐浴剃頭及穿衣（衣不能有扣）箭鞋（鞋不能用皮底）屍體須停于堂屋中，躺于木板上，兒媳各以被單一條蓋屍身，死人原睡床鋪之草蓆，則焚之于屋外，大門上黏貼一張白紙表示家有喪事，家人又須在門口燃放鐵砲（卽火藥砲），以召隣近親友，孝子親往各家跪拜，且言：「我家老人在陰間保佑各位發官發貴」之語，家中一面請鬼師擇定入殮開弔及發喪之日期，一面又請寨中助喪者通報路遠之親友。仲家在喪期中頗多禁忌，在停屍處不能使貓狗等經過，否則太為不吉，又在喪期中全家不得食肉不茹葷，只可食魚蝦等物，此謂之「吃素」。大殮前家中須製成孝服，孝子所穿為白色長衣，腰束草繩，背披黃麻，頭包以白紙，足穿草鞋孝女媳亦以頭包白布，背披黃麻等為孝服。入殮時，凡與死者生肖相沖犯者均須迴避，不得在場。棺底平鋪綿紙，屍體移入棺後用綿紙比定其是否放得正中，不可左傾右斜，在屍體兩傍空處用白紙與白紙包灰壓塞，不使抬棺時屍身動搖。經鬼師唸過「開殮咒」及門外鳴放爆竹後，乃揭棺蓋，在棺前設一牌位，及菜油燈一盞，棺上仍用被單一條蓋覆之。至開弔日，寨中親友已代喪家組成助喪者之名單，稱曰「執事」，在喪期中大小諸事，全賴衆執事，代為照料。當日遠近親友咸臨，孝子迎拜入門，來弔者各備一雞為祭品，其他弔禮視親友關係之疏密而異，女婿則須送豬、羊、糖食、香燭等物，來祭時，所穿孝服與衆

文化局調撥文[illegible]書

子祖彷，衆客向靈前行禮時，孝子須倒拜，祭竟，家人以便飯饗客，助喪之執事引客住宿中各家住宿。第二日，喪家請鬼師舉行「開路」儀式（不拘日夜，惟須在「打牛」與「發喪」前），屆時，棺前設一祭桌，上供祭品，桌下伏一雄鷄鬼師立桌前，左手弄「竹卦」，右手搖小鈴，口中用漢語唸「開路文」，該文有手抄本流傳，在有鬼師之仲家寨中，偶可得睹抄本，其內容近似當地漢人道士之經文，仲家素仿漢人文化，唯恐不及，該「開路文」亦借漢人之手虛撰，不免已失其眞，且該文之原文甚長，茲不錄。鬼師唸完「開路文」，視死者死日之吉凶而定，桌下之鷄或殺或放，若死時爲吉日，即將鷄放去，若不吉，則將鷄殺後淋血於棺上。「開路」後，將棺材抬至屋外停放，準備「打牛」以祭死者。當家人牽水牛一條至棺材邊時，銅鼓、嗩吶六笙等聲大作，衆親友齊集屋外觀望，仲家謂此曰「做戛山」，死者子女及媳婿等晚輩均隨鬼師繞牛行數次，每人撒米一把至牛嘴後，即開始宰牛，由死者之女婿持三尺長之巨刀，（名曰「砍牛刀」）向牛肩猛砍至斃，此時旁人不可趨前蹌位，否則親友中認爲不吉，必羣起而詆之，如不服，必至被打或驅逐。女婿將牛砍倒後割牛頭祭於棺前，銅鼓嗩吶及六笙等樂聲仍不絕，鬼師在棺前向死者祝贊後，即告結束。家人設席並備大碗米酒以款客，稱爲「飲老人酒」（衆客不食「打牛」之肉，宴罷後攜往場壩出賣），且飲且歌，歌聲同起同止，或數人一調，或數十人一調，常飲至酩酊大醉時，而有打罵相殺之事發生。仲家「發喪」之時，大概於「打牛」之後。此時棺材已在屋外，棺上之裝飾情形，與他苗同。抬上山時，門上貼鬼師所送「神符」一道，鳴放爆竹出寨，死者之媳婦背負一竹簍，中盛飯糰，撐傘在寨門口跪迎，棺材抬過時隨棺而行，孝子與晚輩行於棺前，涕泣不能仰，孝子手執哭喪棒，逢橋、溝及路口時均須跪拜，孝子前有一老者引路，提竹一根，途中散發錢紙，謂之「散路錢」。親友送葬者均隨棺後，（生肖與死者犯冲者不可送葬）每人各執一枝或二枝香。至墳山，將棺停放墳邊，孝子擲哭喪棒於棺前，送葬者亦將香插於棺前，衆人向死者跪拜後即歸至家略事休息。衆客乃紛紛散去。仲家最重風水，不惜重金購買墳地，仲家之風水先生多由鬼師兼任。其中亦有頗具聲望，連當地漢人亦常有前往請教者。吾人調查之際，曾搜得一首風水先生所唱之詩歌，而爲一般仲家所迷惑者，茲錄之於後：

「自古流傳到如今，傳與陰陽仔細尋，富貴皆由山水出，貧賤只因地害人，若是葬得眞山水，何愁富貴萬萬春，橫山橫水橫人葬，因此兒孫受飢貧。」

喪家既請風水先生察得墳地後即擇日命石工破土開井，請鬼師至墳山唸「破土咒」，及「開山咒」，開時鬼師又唸「跳井咒」，即放一鷄跳入墳井中，若跳出時鷄啼，此墳葬後必利子孫，鷄若不啼須另覓墳地，棺材未入土前，鬼師焚化錢紙於井中，並唸「化錢咒」，材入土及向墳時，鬼師又須唸「踹棺咒」「下擴叫魂咒」及「掩蓋咒」，既葬，以一新傘蓋於墳頂上。一年後，延請鬼師設靈床於家中，以竹製翁仲，穿着死者生前之衣服，設於床上，謂之「鬼床」，擊銅鼓並吹嗩吶六笙等樂器，鄰近親友咸集，在喪家寨中住一二日，喪家殺牛屠豬以款待之，互相歡笑，謂之「陪靈」，祭畢，將翁仲舁至墳地焚之。仲家古昔之俗，在葬後三年，必須舉火焚死者之棺，以瓦缶或沙盆，檢骨灰以埋葬，甚類於今之火葬。若遇家道不利時，仲家亦必屢掘屢埋，每有至三四次者。近因仲家多已濡染漢習，一次葬後，即不復遷動矣。